

學

書

堂

日

記

吳衍慈
敬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727B

學壽堂日記卷七

徐紹楨撰

七月切一己巳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周舜弼問 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 貧與富交 強則伎 弱則求 人惟中無所養 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 故不能自安於貧 而有慕乎彼之富 此心一動 物欲行焉 故雖可己而不己 孟子所謂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 蓋有不可勝窮之私 由是以失其本心 而忌嫉伎害生焉 否則諂曲以求之 而不自知其卑污淺陋之甚也 子路之志 不牽乎外物之誘 夫子稱之 欲以進其德 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 至有終身誦之之蔽 不然 簞瓢陋巷之樂 當與顏子同之 日用工夫 信乎不可遽已也 朱子答曰 是如是 楨謂此蓋子路喜不伎不求之詩 常誦之 而有緼袍不恥之事 故孔子稱之 集注以爲孔子引詩以美子路者非也 孔子固言是猶不足以爲臧 而教子路矣 子路終身誦之 亦非求學便止於是 亦不必爲惜其不能充此而上之也

七月初二庚午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朱子答葉仁父書云 他諭已悉 但平生所聞 人有此身 便有所以爲人之理 與生俱生 乃天之所付 非人力所能爲也 所以凡爲人者 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 不可昏棄 若乃身外之事 榮

悴休戚 卽當一切聽天所爲 而無容心焉 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 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此是終身立脚地位 不可分寸移易 孔孟所說極是分明 區區早從師友 卽幸見得此理 故嘗以此自勉 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 亦不欲爲朋友求知 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 不得其所 則嘗言之 然亦絕無而僅有也 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 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危之久者 故前此累承諭及 皆非區區所欲聞 而以方有詭僞之禁 故不欲盡其言 亦賢者當默曉也 而今所諭 雖若小異於前 似終未悉鄙意 故不得已而索言之 幸試思之 中夜以興痛自省察 或能奮然一躍 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 不亦快哉 不亦快哉 楨謂朱子所言 人有此身 便有所以爲人之理 與生俱生 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爲 誠哉是言也 然天之所付 究爲何物乎 則道是也 人之得之 有大有小 大之足以爲堯舜 小之則愚夫愚婦未嘗不可自給 其不能自給者 失其道也 失其道者 道日蔽而日喪 并幾希之存而楛亡之 則禽獸矣 明明人也 而謂之禽獸 世或疑之 然其人豈無靈魂 道失後所餘之氣 必爲禽獸 此其理亦可無疑也 朱子教人講明爲人之理而謹守之 誠能講而明焉 則聖賢矣 得其時則可爲堯舜 不得其時亦可爲孔孟 此則視其際遇所遭 朱子所謂非人力所能爲也 然以余視之 則孔孟爲

百世師 亦過乎堯舜之爲天子矣 不得輕此而重彼也 楨年未弱冠 喪父失教 天之付與者 誠不知其何存 顧自念無父之人 不敢與人爭勝 一切惟聽諸天 而無容心 年十九入行政官之幕 助其治民 所遇行政官 雖不盡卓然循良之選 而誠無一貪暴之徒 其求友也 則采余之虛聲 而委幣焉 余聽其自至 擇其可而受之 如朱子之言也 其以爲不可而不受者亦有之矣 而擇其肥瘠之地以爲去就 則未嘗有焉 二十年中 無一日作閑居賦 所以平生未嘗皇皇焉求知於人 更未嘗一萌患得患失之心也 謹舉平生入幕所遇行政官 記於後 亦所以誌知遇之感也

楨當己卯秋 先君見背 無立錫之地 從姊丈朱香溪師 習刑名之學 吾師方在廣西臬暑幕府 主者爲崧鎮青廉訪 一見余卽加青目 命助其老友冉秋巖治書記 未嘗不如其腹中所欲言也 次年有龔亮臣刺史 權知懷遠縣事 聘入其幕中 治刑名錢穀 崧爲龔言 我本不能相舍 以州縣治民事尤要 願汝得好友 助成循良政也 龔任滿 代者爲席子研 故余在桂林時詩友 誼不得不助之 未三月 席聞訃丁母憂 昭平縣署令馬疇甫 寓書相邀 抵昭平 未半年 馬有去任之信 時吾鄉人潘作卿太守 權知思恩府事 召余往 已許之 而李伯鵬大令來昭平 又留兩月 始買舟行 逾年 本任劉蔗泉太守 自京來 思恩固煙瘴地 不能奉母往 余亟思歸 劉固留

不得已小住爲佳 舉余表弟潘貴農相代 余歸次平南縣 其縣令江鏡河適無幕友 苦留余助之 余遂奉母拏家相從 平南去蒼梧一葦可航 蒼梧令顏義宣 與江唱和因識余 及江期滿 遂邀余赴蒼梧 時代平南者爲曾遠如 卽向年代席子研著懷遠者也 以余兩次均先應他人之約 舉爲憾事 余亦惘惘焉 而無如之何也 余抵蒼梧後 劉蕉泉太守移任梧州府 仍兼入其幕 劉輒取余所著四書質疑 孝經質疑 三國志質疑 呈諸大府 謂余履蹈粹然 生平所學 最服膺高郵王文簡公引之 嘉定錢少詹事大昕 蓋其時余方治考据之學也 劉去而鄉人何葆之太守來 葆之爲小宋制府之長公子 與余世代相好 益相得 無相尤也 劉交卸後 爲張香濤制軍調赴粵東 有朱仲甫太守叩之曰 曩在制府文案 見公文牘 非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不能爲也 人公幕者誰乎 劉以余對 朱卽託爲介紹 俟彼得缺偕往 後朱署廣東肇慶府事 余遂自西而東 時光緒戊子年也 及朱期滿 其鄉人莊心嘉司馬署揭陽縣 託朱邀余 莊及瓜期 則潮陽劉子瞻大令 以昔年在桂林同事刑名之舊 來請赴潮襄助 劉未卸事 莊又署高要縣事 非踐舊約不可 比到高要 則王雪丞太守亦以府幕來聘 遂日與周旋於府縣之間 嗣是文達齋太守 魏秋坪太令 繼任府縣 均相延聘 至光緒甲午 中廣東鄉試舉人 乃離肇慶 計偕入都會試 比旋粵則曾伯魯太守虛梧

州府幕相待久矣 乙未秋乃來梧州 而游子大方伯 解廣東巡撫之任 開藩桂林 以禮來聘 曾亦爲之勸駕 遂奉母詣桂林 楨生母余太夫人卸裝甫十日 乃病卒於桂藩署內 此余終天之憾所不言忍者也 逾年游予告歸里 而張光宇方伯 李勤恪公 相繼開藩于此 後勤恪升任江西巡撫 余乃從之至贛 此後所歷則皆仕宦之途 不在幕府之列矣

七月初三辛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呂子約問 乾知太始 程子云乾當始物 乾以易知 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 似不以此知字爲知 崇及極高明之意 常字如何形容 朱子答 乾便是物之太始 故以常字言之 最爲密切 楨謂自來無訓知爲當者 似不如訓爲得 呂覽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 高注知猶得也 乾得太始之道 乾始物之道以易而得之 未嘗不密切也

七月初四壬申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胡大時問 學者曰 樂記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五峯有曰 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 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 謂靜必有動 然其動末有不感於物 所謂性之欲者 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 若以爲人欲 則性中無此 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 昧天性而歸於凡愚

何也 大時答曰 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 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 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 曰知 曰察 曰昧 其辨了然矣 今既不察乎此 而反其語而言 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 失其旨矣 學者又曰 曰知 曰察 曰昧 其辨固了然 但鄙意猶有未安者 感物而動爾 樂記亦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 通與節之說 今五峯乃云然 是不以感物而動爲得也 更望垂誨 大時答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格知至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於物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觀其下文明白如此 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 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 亦有何好 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 以主張之乎 湘山詩云 聖人感物靜 所發無不正 衆人感物動 動與物欲競 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朱子答曰 五峯云味天性感物而動 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 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 答者乃責以反其語而失其旨 問者又疑樂記本 感物而動 初無賢愚之別 與五峯語意不同 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如此 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 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 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 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 安得不謂之粗橫無理乎

今且無論其他 而但以胡氏之書言之 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 頃大時與廣仲書常論之矣 不知今當以文定爲是乎 五峯爲是乎 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 但衆人昧天性 故其動也流 賢人知天性 故其動也節 聖人盡天性 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 槓攷樂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 有淫泆作亂之事 是故強者脅弱 衆者暴寡 知者詐愚 勇者苦怯 疾病不養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 以上皆樂記原文 卽胡大時所謂觀其下文明白如此者也 特大時答學者 不明說全出樂記 又改物至知知四字爲格物知至 以迎合朱子誤解格物致知之心 遂以朱子亦不復省其所從來 而反斥其不言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 亦可笑矣 觀樂記物至而人化物之言 極其流弊至於大亂 則感於物實非佳事 五峯以感物而動者爲凡愚 直指其昧天性 蓋實不知有天性矣 惟君子尙知有天性 故雖不能無物感 而能察天性而節之 聖人則甫有所感 遂與天性通焉 殆不知有物也 五峯所解殊不誤也 朱子謂聖人盡天性 賢人知天性 衆人昧天性 未嘗不與五峰之說相同 獨以爲感物

而動 聖愚所同 不能忘物 未免失之

七月初五癸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康炳道書云 所論學者之失 由其但以致知爲事 遂至陷溺 此於今日之弊 誠若近之

然恐所謂致知者 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 卽與今日討論制度 較計權術者 意思工夫迥

然不同 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 豈復有陷溺耶 正坐論事而不求理 遂致生此病痛耳 楨謂朱子

教人格物致知 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致乎其極 於是學者無不先從

事於格物致知 久而覺其難成 以書舉問者多矣 蓋大學原以格物爲第一步工夫 如朱子之說

則必先窮盡天下事物之理 得毋有如班固所稱白首而後能言 終以自蔽者乎 大凡事物上本來道

理 有精有粗 亦有不成道理者 若使一一至於吾心 獨不慮其有如樂記所云物至而人化之患乎

竊以爲有程朱之卓識定力 解格爲至 反可因物至而助其窮理之功 無程朱之卓識定力 則感

物而動 或竟至窮人欲而滅天理 豈不危乎殆哉

七月初六甲戌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 燕居獨處之時 物有來感 理所當應 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 則此不動處便

非正理 楨謂獨處時物有來感 正是性之欲耳 此心不動 卽是以不動應之 不得議其非也 以不動爲非正理 將以開門揖盜爲正當防禦乎 朱子又云 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 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 今之所謂存心者 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其得失之端 於此可見 楨謂能存心則盡心之功得矣 以窮天下之理 亦無不得 勝於以物至爲窮理之學者也 朱子願謂存心者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豈知外其理則心早放失 云何能存 其說皆非也

七月初七乙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孟子告子篇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楨謂孟子之言 可於五霸上增一句曰 三王者堯舜之罪人也 蓋堯舜選舉揖讓之風 自三王而改爲世及之禮 遂啓征誅之局 不得不歸其罪於夏商周也

李守約與朱子書云 孟子口之於味章 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 自口之嗜味 以致四體之嗜安逸 形氣之性 君子有弗性焉 自仁之於父子 以至聖人之於天道 道義之性 君子性之 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 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朱子答曰 看得儘好 楨謂李守約以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 道義之性則君子性之 此說甚合 余二月日記 曾有論氣質直可謂之氣質 不必混乎性之名

蓋人之有此氣質 己在天賦之後 故君子弗以爲性 而歸之於命 人之形體所稟授之貧富貴賤 各有命焉 非可強求 而世人以爲是可憑我之力而得之也 於是不惜擲其固有之道義之性以易之 卒之仁義禮智悉爲刼奪而亡 而富貴貧賤亦復無所加 且有所損焉 又何必矣

七月初八丙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鄭子上與朱子書云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 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 然性命各有二 自其理而言之 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 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 自其氣而言之 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 亦謂之命 而人物受是氣於天 亦謂之性 朱子答曰 氣不可謂之性命 但性命因此而立耳 故論天地之性 則專指理言 論氣質之性 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非以氣爲性命也 楨謂朱子不以氣爲性命是也 余昨日對於李守約之說 亦可與此參觀

七月初九丁丑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劉季章問 未可與權 集注之末有云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 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某竊謂天下之事 只有一箇理 所重在此 則其理不外乎此 當嫂溺之時 只合援之以手 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 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 今云有辨 開此一線路 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

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楨謂嫂溺必援，天下之正理也。有持男女授受不親之禮而不援之者，是豺狼也。以授受不親之禮，與援溺之道相衡，則援溺重而授受不親爲輕。既權而得其輕重，則重者爲合於經，輕者爲失其常。此無可疑者。朱子以爲權不可常而經可常，然則天下事凡有輕重必待權而後知者，皆不可爲訓。使在堯舜之世，人人皆能知道，固無所用其權。三代以下則不易言矣。此權字不過遇事假以決其輕重，其重者爲合於經，不合者則爲不經。一決之後，權卽退處於無事。孟子趙注：權者反經而善也。蓋謂其所權之事反諸經而善，非以反經而善爲權之名詞也。後人有不合於正經者，亦託權之名，以濟其奸，則非矣。後漢馮衍勸更始將軍廉丹不附新室，其詞有曰：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章懷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不附新室，誠事之合義者，此則不可與託名濟奸者同年而語。特當時用權字，多以爲違反經義，故馮衍亦自以爲逆而功耳。

七月初十戊寅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路德章書云：示諭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

不脩也 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 可以苟活 無害於義 彼中距臨安不遠 豈不能一爲參選計 而長此羈旅乎 此則未論義理 而只以利害計之 亦未得爲是也 大抵是日前爲學 只是讀史傳 說世變 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 向外意多 而未嘗反躬內省 以究義理之歸 故其身心放縱 念慮粗淺 於自己分上 無毫髮得力處 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 而自家受病 比之它人 尤更重害 此又姿稟不美 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 今日正當痛白循省 向裏消磨 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 若不怨天 卽是尤人 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 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 此亦尤人之論 區區所以苦口相告 正爲不忍相棄耳 若已相棄 便可相忘於江湖 何至如此怛怛 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邪 只今可且捺下身心 除了許多閑說話 多方擘畫 去參了部 授一本等合入差遣 歸來討一歇泊處 將論語孟子正文 端坐熟讀 口誦心惟 雖已曉得文義 亦須逐字忖過 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懣怨毒之氣 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 不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 向見伯恭說 少時性氣粗暴 嫌飲食不如意 便敢打破家事 後因久病 只將一冊論語 早晚閑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 遂終身無暴怒 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 德章從學之久 不應不聞 如何全不學得些子 是可謂不善學矣 楨謂今

日學者大抵亦向外意多 未嘗反躬自省 以究義理之歸 惟知苟簡自恕 若不怨天 卽是尤人 吾甚願持朱子此書遍教之 以爲洗滌心肝五臟之藥水也

七月十一己卯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徐居甫問 寓一日訪蕃叟先生 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 陳先生云 人須是知得始得 若不知得 就事上做得些小 濟得甚事 寓以爲此說甚然 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 寓對言 心統性情 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 心最難盡 惟是知得性 方能盡得心 能盡其心者 以知其性故也 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 如君之仁 父之慈 子之孝 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 皆有箇根原來 歷處 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 無一節之不極 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 無所蔽惑 斯爲盡其心矣 陳先生以爲不然 乃言甚事不從心生 只要盡得此心 凡所存主 凡所動作起居 使合於理 便是盡得此心 此心既盡 則自能知性 如耳之聽正聲 目之視正色 手足舉動合禮 皆是性 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 耳目手足只是形 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 方是性 陳先生曰 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 正以此耳 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 某之用意不同 恐難猝合 寓所聞如此 未得其精 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 盡上一箇者字 下應一箇也字 不知語脈當如何

說 寓之所對 不畔尊旨否 朱子答 此段論得甚好 但恐下稍不長進 則反見彼說爲是耳 今
日正好著力也 楨謂朱子此答 依違兩可 以亦知其前者之說尙有可疑耶 楨意此章蓋言盡其心
者則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 文意本極明白 下文存其心 養其性 則申明上節之義 言人能
盡其心 則心不放而可以存 性亦可以養 乃所以事天也 若如徐居甫說 知得性方能盡得心
然則下文亦是養其性方能存其心耶 全將孟子原文倒置立論 竊未敢從也
七月十二庚辰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張敬之問 以善服人 則有心於求勝 故人得以勝之 以善養人 則至誠樂與 而人自心悅誠服

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朱子答曰 以善服人惟恐人之進於善也 如張華之對晉帝 恐吳
人更立令主 則江南不可取之類 是也 以善養人者 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 若湯之事葛 遺之
牛羊 使人往爲之耕之類 是也 楨少年著四書質疑 嘗疑孟子此章以善服人之善字有誤 否則
以善服人尙有不服 何也 今就原文細思之 以善服人者 蓋有所爲而爲之 故孟子言未有能服
人者也 如萬章篇記舜事 天下之士悅之而不足以解憂 是誠無所爲而爲者矣 以善養之 則如
天之以雨露養禾苗 聽其潛滋暗長而不自覺 若揠苗助長 則苗必稿 揠苗助長 猶欲以善服人

也 張敬之說雖未瑩澈 亦尙近之 朱子謂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 則類於權謀術數之談矣 惟解以養人爲惟恐人之不入於善則是也

七月十三辛巳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張敬之問 頃蒙見教云 往者同安因聞鐘聲 遂悟收心之法 顯父不揆 驗之信然 朱子答曰 當時所說聞鐘聲者 本意不謂如此 但言人心出入無時 鐘之一聲未息 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積謂如朱子之說 一聞鐘聲而心已動 心動則特有收之之法 使勿變 張敬之所聞遂悟收心之法之言 亦未嘗誤 但隔了一層意思耳 杜工甫詩云 欲覺聞晨鐘 令人發深省 此意亦殊可思 余曩在桂林 因聞鐘聲 曾有詩云 聲聲撞到深潭曲 願乞安禪制毒龍 餘不能記 後在粵寓河之南距海幢寺不遠 每晨必聞百八鐘聲 其時爲民國七年 軍閥握政權 大有民不聊生之勢 余總覺鐘聲中含有悽慘之意 有時或似雜有鎗炮之聲 朱子所謂屢變者 余已屢試之矣

七月十四壬午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徐居甫問 向者五峯言 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 同體而異用 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 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 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 人欲乃自欺之情 不順自然 卽是私僞 不是天理 卽

是人欲 二者面目自別 發於人心自不同 常驗之舉動間 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 胸中自是無乖忤 學者雖不常會如此 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 此心不存便不如此 須是讀書講義理 常令此心不間斷 則天理常存矣 若有放慢時節 任人欲發去 則胸中自是急迫恟率 自是不公不正 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 胸中自是有愧 赧然自不可掩 如何要在天理中見得人欲 人欲中見得天理 二者迥然判別 恐說不同不可 亦恐無同行之理 若曰心本爲利 卻假以行 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 如此說同行猶可 今下天理人欲字 似少分別 未審是然否 朱子答曰 頃與欽夫商量 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 同體異用者非 請更詳之 楨謂天理人欲萬無並立之理 有天理則必無人欲 人欲至則天理亡 然古人亦有假仁義以行人欲者 久假而不歸 則人欲亦去而天理可存 朱子謂同行異情 當卽此意 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假之者卽是同行異情也

七月十五癸未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黃仁卿書 示諭食貧之狀 深爲歎息 從官兩世 清貧如此 益見家法之有傳 足使貪濁知所愧矣 所恨自困涸轍 不能少致濡沫之助 但有欺恨耳 楨亦家世清貧 自太高祖以刑名之

學游粵督幕 至清末六世矣 皆始游幕而後入官 游幕之時 尙可自給 入官之後 則無不貧
先君子遠府君 曾任廣西慶遠府知府 荐升道員 卒之日家無一錢 未仕前爲入幕之賓 積修脯
建一屋於番禺城北丹桂里 同治癸酉乞假回里 將入都 以此屋典於沈梅生氏 才二千四百兩耳
歷數十年 無計取贖 民國十年 紹楨旋粵 沈之孫謂曰 此屋屢經修葺 依時價有萬二千元
可贖回 余以此爲先君所遺 能贖回改爲祠堂 以祀先人 且余同胞九昆弟 子息甚繁 得此爲
之書塾亦甚善 然卒無力辦此也 民國初年 粵中修番禺縣志 有黃君質撰先君傳略一帙付志局
今志書尙未成 謹將此傳略記錄於此

傳略曰 徐灝字子遠 自號靈洲山人 生而有文在手曰朱 故又字伯朱 先世爲錢塘望族 明天
啓間 翰林院侍講時泰 典試順天 金忠節鉉領解 若孟文節章明 史閣部可法 皆所得士 論
者以比王深寧之得文信國焉 居恒與鄒守益左光斗相師友 入祀鄉賢祠 著有自怡堂文集 事物
彙始 明名臣事蹟 明詩選諸書行世 其贈君憲成 博學多藏書 四方學者號曰書庫 慷慨好義
有閩賈避兵託重金 去三年返 廬已燬 出金於宅後井中歸之 人誦其隱德 其事至見諸贈敕
焉 時泰生五子 次尙義 諸生 明亡逃禪白社 預知死日 五尙信 清康熙間與族弟潮同舉於

鄉 時有雙鳳齊飛之目 尙義生士鍾 守父志 隱居終其身 士鍾生世瀛 承父祖高行 亦不仕
以爲古有幕官無幕友 官以供職 友則出所學代人行其職 亦可有益于世 遂治刑名之學 游
幕四方 有紀游詩草 灝高祖廷發卽世瀛子 初以刑名游幕來粵 有可圃詩存 蔣相國攸銛序而
之刊 曾祖之壘 事母以孝聞 游幕留粵三十年 遂占籍番禺 祖秉均 世其名法學 事繼母至
孝 親滌踰器 父繼銘 府學廩生 姚文禧公文田督學見其文 以爲宿儒 拔置第一 及進謁
甫弱冠也 生平治三禮及文選 事繼母誠孝 撫兄孤如己出 途遇死人買棺揜之 人曰子有所未
及者正多矣 曰諾吾心及之矣 時方佐郡幕 乃自倡捐重貲 勸同郡僚吏各視力相助得鉅款 施
樽逾萬具 至身後所施猶未罄也 番禺陳澧銘其墓 以爲優於文而不遇於時 豐於德而不永於年
而造物者獨報以賢子焉 灝生有異稟 十歲而孤 哀毀過成人 母王年甫三十六 家貧子幼
愴慟甚 灝早達事理 凡所以能慰母心者無不至 親戚故舊交口譽之 時弟濬甫五歲 日則就傅
夜則課弟 自是以爲常 及濬長學成 未嘗從他師焉 十八歲佐南海縣幕 敏斷過於老吏 由
是迭佐名郡大邑 咸豐丁巳 避兵橫沙 周廉訪起濱 命駕村廬聘之出 遂襄臬事 勞文毅公崇
光 由桂移節入境 首訪之 延入幕府 時兩粵軍事倥傯 灝以一身兼佐督撫幕 克復各郡縣

用灑策爲多 文毅嘗曰 君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也 時朝議捐百貨釐金 以濟軍 晏副憲端書實銜使命 當事議捐者及米穀 灑力爭之曰 廣東民食 仰給他境 而民戶甲東南 苟捐米穀 商賈不前 是朽鄰粟而餒粵民也 爲東南根本計 爲粵民生計計 爲國家元氣計 皆不可 卒如灑議奏立案 論者以爲利國福民其功不在平賊下 八九年間 粵中大吏 自勞文毅後 如黃中丞贊湯 晏副憲端書 劉爵帥長佑 毛制府鴻賓 節相瑞麟 先後受疆寄 兩行省之大政事 兩節府之大議 莫不資以擘畫焉 同治乙丑 桂撫張中丞凱嵩 駐軍南寧 使其甥曹刺史賣書迎灑曰 幕府求才 夜不成寐 灑乃詣軍中 中丞喜迎握手曰 君至賊不足平也 灑之久在粵幕也 期於平賊終隱 累以贊畫功常薦擢 皆力辭 僅以太常寺博士加治中銜 蓋欲藉清秩示無官志 至是將校日相接 不能久居揖客禮 強薦之 乃改同知 加知府銜 留廣西 張中丞嘗密約某提督會師 恐謀洩 乃以灑往 攜一僕如行賈 摩賊壘 與邏者笑談而過 旣戰賊潰 歸大營 中丞身迎之曰 眞膽略遂如是乎 賊定隨節至會垣 提調軍需善後局兼營務處 軍興以前 州縣解勘重囚 有積閣二三十年者 牽制文法 爲部吏所持 老吏名幕 咸謝不敏 以爲非灑不能了之 奏委清理積案 灑日赴臬臬鞠囚 夜歸舍則草牘 悉奏結之 凡三百餘起 署柳州府通判 逾

年 復委署陸川縣知縣 時已以功擢知府 吳撫軍昌壽至 曰龐士元豈可屈以百里 因留以自助
旋署慶遠府知府 時同治辛未壬申間也 郡經兵燹 民物凋敝 游蕩日多 灑以經術緣飾吏事
百廢具舉 復書院 厚膏火 聚生徒講肄 戒郡邑教官會課 勿虛應故事 俾諸生日相接 與
之講道德 勵躬行 士習翕然而化 苗民頑梗 奪田廬 掠牲畜 唯力是視 殺人則以牛馬償
灑徧設義塾 收其子弟 擇良士訓之 遂革其俗 郡有問款 向爲郡守所取 視爲常人 灑以之
資遣游勇 使勿得留境內 募能墾官荒者給牛籽 有田貧不能耕者借助之 選耆紳董其事 不假
手胥役 常親出近郊巡視獎勵 有古太守勸農遺風焉 於是詞訟日減 劫掠亦日稀 農耕於野賈
藏於市 行旅出於途 郡號大治 節日生日郡僚舊有餽獻 歲數千金 悉罷之 士官襲職 亦獻
金而取盈於其民 嚴革之 南丹土知州莫雲梯者 通鄰寇 假兵賣糧而坐利其殺越 賊黨旣衆
乃潛蓄異謀 坐大一方 橫視鄰服 守土者恐一發不可服制也 皆隱忍之 灑曰發之速其禍猶小
遲則無及矣 檄召至郡 解散其黨而抵之法 宜山縣總役張明 故劇賊 黨數百 依之殺掠淫
擄 初猶有控訴者 官憚其黨衆不敢問 明愈挾持縣尹 訟者反得罪 乃無敢復言者 稔惡蓋十
餘年矣 明妻虐婢 婢走依鄰樵者母 乞暫得救死 明遽入鄰家 縛繫其母 肆擄掠 樵者歸

力不能救 則抱母代受創 明去 解毋懸 則斃矣 犇郡靡擊鼓 使問所訟 則張明也 乃捕至郡 鞫其積惡狀 立置之法 時久陰雨 是日雷電晦冥 忽烈日晴霽 觀者如堵牆云 既受代奏委廣西全省水陸營務處 兼撫署總文案 歷涂撫軍宗瀛 倪撫軍文蔚 楊撫軍重雅皆深器之 馮提督子材 討叛將李楊材出關 欲得灝爲之佐 撫軍以兵樞責重 無可代者 不許 及李楊材就獲 以營務處策畫功 薦擢道員 光緒五年己卯七月卒 年七十 灝之領營務處也 以知府總全省水陸軍事 而諸軍將領有至提鎮道府者 既歿繼者難其才 乃以布政使領之 而羣司道襄其事焉 灝少日好爲詩古文詞 弱冠後精學經訓 子史百氏 博涉多通 以小學爲治經根柢 尤致力 先著說文部首攷 象形文釋 晚成說文注箋二十九卷 又撰通介堂經說三十七卷 同邑張維屏撰松心十錄 稱其博采通人 亦自下己意 五經紛綸并大春 說經鏗鏗楊子行 蓋兼而有之云 又以魏晉六朝所傳清商三調 及唐人燕樂 皆俗樂耳 燕樂所用律呂 可以考見古法 宮商角羽四均各有清濁 故譜分高下 亦猶律呂之分陰陽也 從來沈存中蔡季通姜堯章張叔夏諸人 皆未悟及此 凌氏廷堪燕樂記攷源 亦多所刺謬 撰樂律攷二卷發明之 其尤爲難能者 仲呂復生黃鐘之法 自漢以來 經師通儒 窮神竭慮 所不能得者 灝則以餘分之中數 求而得之 又辨

十六字譜之勾字 實徂賓清濁均上尺二字 譜字上作勺尺作入 寫者誤合爲勾 此又諸家之書載之而不能識者 洵所謂空前絕學者矣 其論諸方乘術 謂三乘方以上 有數無形 同時鄒伯奇趙齊嬰皆疑之 布算製器 多方求之 而其形卒不可得 灝乃作書反覆詳辨之 鄒趙皆折服 其跋周髀算經 謂地圓黃極二義 西人矜爲創獲者 周髀已早言之 後世里差及地平經緯差 周髀皆有其法 今測日躔軌迹 測南北直綫 至若四分術 割圓八綫 以及歲差之理 太陽高兩心差之實測 皆出於周髀 從來談象家皆無能出其範圍云 其論地球月體 及諸曜隨天左行 海潮隨月諸說 皆引中國學說證之 其時西方科學未入中土 雖有一二譯述 猶皆疑似 而灝之所言 已有爲今日科學家所未及者 其爲學覃思博辨 戛戛獨造多類此 上所論述 今在通介堂文集中文集凡二卷 非考據有用之學不輕作也 同治初 灝嘗自撰所爲詩得六卷 題曰靈洲山人詩錄 南海譚整序之 論經師能詩者舉顧炎武 阮文達相况 而以孫季逵爲不及 以爲具萬夫之稟 通四部之全 儒林文苑 各分一席 近人樊布政增祥題辭 亦歷舉有清詩家以爲罕可比匹 當廣西清理積獄後 蘇撫軍鳳文 憫僚吏之不讀律 而名法家之無其人也 乃屬灝脩名法指掌圖四卷 此外又有九數比例若干卷 算學提綱若干卷 蠶桑譜二卷 洞淵餘錄二卷 擬雲閣詞二卷 凡生

平著述盈百卷 而政書幕牘不與焉 其所交游 如張維屏 黃培芳 曾釗 陳其錕 徐榮 譚瑩
溫訓 許其光 李長榮 鄭棻 蕭諫 皆一時通人名士 而與陳澧爲總角昆弟交 尤相善 徐
氏之以刑名佐時也 始於世灝 爲康熙初年 五傳而及灝 灝之昆弟子姪若孫 蓋數十人 皆世
其學 其累世才俊 科舉仕宦 牧守監司以至開府 無一人不通刑名 曾爲幕客者 世學至垂三
百年 爲不可及矣 而徐氏以孝友世其家者亦三百年 家乘有傳以來 至於灝凡九世 皆以孝友
著 有事實 灝之事母教弟也 早稱道於鄉里 撫從兄之孤 延師課讀 長教以名法 使自立
女擇壻遺嫁 先於己女 胞弟溶歿 撫溶子飲食教誨起居出入 使悉從己子 曰當如吾兄弟之相
友愛也 旣長爲之娶妻納資出仕 當避亂橫沙時 途見從叔母 攜數女 泣道左 時寇勢方張
雖所親不能相顧也 灝冒艱險挈之鄉間 縮食以授之 聞者以爲難 嘗教家人曰 壽可學而能也
凡不壽之相 若詭薄之行 險仄之事者 不以徼幸 如置物然 必穩定不墮碎 則壽者事矣
其子紹楨 因以學壽名其堂 刻家著曰學壽堂叢書 以志父訓 居恆榮榮自處 不隨時媵姁 文
字儀節 至於服飾器用 皆不求時尚 然亦不矯人以所不能爲 故自號通介 久居幕府 以風節
自懷 當官則罄所入治官事 卒之日家無一錢 撫軍以官帑助治喪 所有惟書數千卷 名字畫百

餘軸而已 妻劉事姑至孝 子九皆庶出 紹植紹樞紹楡皆以刑名佐幕 樾四川巡警道 紹楨甲午

舉人 江蘇蘇松鎮總兵 署江北提督 陸軍第九鎮統制 民軍起義 舉江浙聯軍總司令 攻下南

京 授勳二位上將銜陸軍中將 紹枚以名法游幕 紹樸早卒 榮江蘇特用道 署湖南永順府知府

以學務農政傳旨嘉獎 紹桓癸卯舉人 廣西直隸州知州 女十

七月十六甲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吳宜之書 承書知己爲入都計 今想已到矣 但熹身在閑遠 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 若

能如此 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 當先爲圖得矣 兼生平爲學 只學固窮守道一事 朋友所以遠來

相問 亦正爲此 今若曲徇宜之之意 相爲經營 則是生師之間 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 豈相

尋問學之本義耶 又朱子答趙甫書云 吾人當此境界 只有固窮兩字 是著力處 如其不然 卽

墮坑落壑 無有是處矣 尤是文士巧於言語 爲人所說 易入邪徑 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

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 蓋絕無而僅有之爲貴也 又朱子答楊簡卿書云 辱書知己遂書考 又得

史君薦剡 尤以爲喜 但所諭趙帥書 在吾友妙年 何遽汲汲如此 向使前舉未登科 不成如今

亦要舉狀關陞也 平生不敢爲此 故亦不以此施之於人 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 故亦不欲作此等

書 反復思之 無以應命 但有一言爲贈 冀賢者抗志高明 有以自拔於流俗 乃所望耳 非伯
雖實相愛 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又余國秀上朱子書云 古人多處貧困 然而泰然不以累其心
不知何道 今值窮困 若一切不問 則理勢不容己 若欲辦集 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 朱子答
云 窮須是忍 忍到熟處 自無感感之念矣 韓退之盛山詩序 悅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 文辭
淺事 苟能玩而樂之 尙可以忘仕進之窮通 況吾日誦聖賢之言 探索高遠如此 而臨事全不得
力 此亦足見其玩之未深矣 以上四書 皆朱子拒絕門人干求之事 其答書一以固窮守道爲勗
望其有以自拔於流俗 誠君子愛人以德之言也 特記之于此 以爲吾之子孫戒

七月十七乙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爲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
槓按盡心首章云存其心養其性 此言養心 蓋心非有以養不能存 心不能存 則性亦無以養
治心之功 當先於治性 心有體質而性無體質 非操持此心 則性亦放失 故能養心始能養性也
是日爲伍于瀚作愚廬記云 孔門弟子 以柴愚參魯並稱 參之魯 後乃傳孔子之學 柴之愚 則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啓塾不殺 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 未嘗見齒 避難而行 不徑不

資 皆仁者之至行 雖急遽苟且而不去其仁 對微物細行而不失其性 蓋愚之至實仁之至 後之學者不能愚必不能仁也 孔子嘗言宓武子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 其愚不可及 蓋邦有道若無所用其知 邦無道則多難殷憂 世之君子 方且以其知避艱險 保妻子 營厚祿 知愈多而事愈不可爲 此孔子所以歎宓武子之愚 爲不可及也 余友伍君子瀚 築室香港之濱 名之曰愚廬 走書告余 俾爲之序 余答而叩之曰 君將效古之隱者 韜光匿迹於海濱 不復問人境之事耶 是則天下知者之所爲 而不得謂之愚也 君乃還報曰 吾向嘗奔走於國民之事業 曰商戰 曰學務 曰選舉 曰行政 亦且一一竭其心力 與裨闔萬變者鬪 而吾輒多所損失 人皆笑吾之愚 而吾亦自笑之 然未嘗悔焉 不改其愚 久之事定 人又有誇吾之知者 吾以爲皆前此之愚所獲之效而已 余聞之乃曰 君誠今日之甯武子也 甯武子當亂世 其君無道失國 卒用其愚以濟其君 而保其身 君之前事 誠有濟於時 能用愚 是誠聖人之徒也 今日之時 視春秋爲尤亂 吾粵之亂 邪說流行 則更不可終日 愚乎愚乎 非今日討邪說之利器乎 願君更出其愚以助天討 則仁者之功成 而愚之盛德大業 可與魯並垂於無窮矣

七月十八丙戌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朱子答吳玘書云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 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 學者誠能虛心靜慮 而徐以求之日 用躬行之實 則其規模之廣大 曲折之詳細 固當有以得之 燕閒靜一之中 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然其所以求之者 不難於求而難於養 故程夫子之言曰 學莫先於致知 然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 以君之材 於吾之學 頃刻可盡 但須相從林 下一二十年 使塵慮銷散 胸中豁然無一事 乃可相授 正爲此也 楨謂康節言相從一二十年使 塵慮銷散 蓋謂銷除物欲之難 吾心本如明鏡 一爲物欲所蔽 則不能有所見矣 如何使之銷除 則以敬爲拂塵之具可也 其言吾之學頃刻可盡 正如山居之人 開門見山 望之甚近 苟不登 臨 終不得至耳 朱子難於求而難於養之言 亦是此意 學者勉爲其難可也

七月十九丁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陳安卿問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嘗因是而推 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 則革命之事 亦爲之否乎 武王處文王之地 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 竊恐此處皆繫乎天 不由乎人 使天 果欲有爲 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 果未欲有爲 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 如衡 之平 彼此一無所偏 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 初何容心 預安排指擬於其間 文王武王易地則

皆然 不審是否 張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爲君 當日天命絕則爲獨夫 天命絕否 視之人情而已
不審一夫之心未解 還得爲天命未絕否 抑許大公天下之命 豈偏在一夫上 到此則聖人用權
之地 惟幾微精義者乃可以決之 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朱子答曰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 若
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 斂然終守臣節 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 然此等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
食肉不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也 楨謂此卽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文
王三分有二之時 紂之爲獨夫久矣 紂非獨夫 天下不致失其三之二也 然紂之天命未絕 天亦
不能不使文王待其絕 所謂人定亦能勝天也 迨武王伐紂 則紂之天命已絕 是天定勝人之時矣
至陳安卿以順權應之 朱子亦有未可與權之說 則似未瑩 竊以爲權者權其事之輕重也 未可
伐時 固無所謂權 旣伐之 則順乎天而應乎人 世方稱爲仁者之師 尙安可責其權之未合哉
當時夷齊固有以暴易暴之言 然夷齊之志 三代以下之有天下者 皆所不取 故其歌曰 黃農虞
夏 忽焉沒兮 我適安歸矣 其志實欲行堯舜之道也 復何恤於武王哉 此又當作別論耳
七月二十日戊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紀曉嵐如是我聞謂吳惠叔言 有疫死還魂者 在冥司遇其故人 檻襪荷校 相見悲喜 不覺握手

太息曰 君一生富貴 竟不能帶至此耶 其人蹙然曰 富貴皆可帶至此 但人 不肯帶耳 生前有功德者 至此何嘗不富貴耶 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 李南澗曰善哉斯言 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楨謂孔子不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乎 固未言富貴皆空也 釋氏言富貴皆空 指其生前 不復計其死後 此言可以帶來 足勸人生前不可不立功德 有功德之人 死後依然富貴 是卽帶來者也

七月二十一日己丑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乙酉冬夜 余與周夫人讀論語 隨意論之 周夫人頗有心得 非俗師所能解者 偶指子謂子夏曰 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問曰 此小人儒與小人哉樊須也之小人得毋同 余曰此所見甚是 若如宋儒所指之貪利無恥小人 則不得目之爲儒 且不必與君子儒並稱矣

七月二十二日庚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紀曉嵐灤陽續錄云 乩仙多僞託古人 然亦時有小驗 溫鐵山前輩嘗遇扶乩者 問壽幾何 乩判曰甲子年華有二秋 以爲當六十二 後二年卒 乃知二秋爲二年 蓋靈鬼時亦能前知也 又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 乩判曰不知 問仙人豈有所不知 判曰仙人可知 公則不可知 修短有數

常人盡其所稟而已 若封疆重鎮 操生殺予奪之權 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 壽可以增 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 壽亦可以減 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 何況於吾 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 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 然則年命之事 公當自問 不必問吾也 此言乃鑿然中理 恐所遇竟真仙矣 楨少年時先君嘗教余學壽 此中實有至理 讀此益信

七月二十三日辛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是日下午一時 乘津浦路特別快車赴南京 車中惟閱紀曉嵐筆記 然震蕩不能執筆作書

七月二十四日壬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八度

是日下午二時半車抵浦口 有清鄉局諸君照料行李 卽一同入城 沈茅兩君在交通旅館設宴 夜

卽宿於此 偶讀論語述而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 集注脩脯也 十脔爲束 古者

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 同具此理 故聖人之於人 無不欲其入於善

但不知求學 則無往教之禮 故苟以禮來 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楨謂集注之說固是 然有未盡也

禮檀弓曰 古之大夫 束修之間不出竟 蓋士大夫仕優則學 往來訪問 恆有束脩之禮 今吾

粵於友朋之久別以食物自往餽之者 謂之手訊 亦束脩以上之意也 未嘗無誨者 言必有忠言以

告之 不作無益之往來耳 固不獨從學執贊者也

七月二十五日癸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述而篇 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朱子集注謂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 何晏集解則謂不圖作韶樂至於此 此齊 邢昺疏云 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 陳舜之後 韶樂存焉 故孔子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國爲樂之至於斯 美之甚也 楨謂此爲孔子贊美韶樂 朱注通矣 何晏解此爲齊 似涉牽強 然朱注亦有未盡也 韶之所以美 蓋以形容揖讓之盛 與征誅之世 功成作樂 表揚武功者 迥不相同 孔子祖述堯舜 故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矣

七月二十六日甲午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莊子駢拇篇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楨謂此所稱三代 指夏商周而言 其以身殉天下之聖人 則指當時之君主 莊子蓋深惡夏商周之制非復堯舜之舊 其言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卽禮樂記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七月二十七日乙未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是日旋滬 下午一時開車 十時抵站 到辣斐德路寓所 已十一時矣 車中閱四書集注 論語先

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注詆其不能安受天命 非也 此蓋言子貢不受君主之任命爲官長 乃

從事貨殖耳 上節言回也其庶乎屢空 回亦不受命而自安其貧者也

七月二十八日丙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九度

論語公冶長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楨按加上

也 言我不欲人之居我上 吾亦欲無居人之上 極平等之謂也 子貢本不受君主之任命而從事貨

殖之人 宜乎不事王侯 高尚其志矣 此亦未始非贊成無政府主義者

七月二十九日丁酉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八十度

論語微子篇 子路從而後 遇丈人 以杖荷蓀 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 四體不勤 五穀

不分 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 殺鷄爲黍而食之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

曰 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見其二子焉 (此五字原本在而食之之後 今從某說移在

此) 子路曰 不仕無義 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此章丈人止子路宿之後 必有問答之詞 子路行以告夫子 傳經者刪之 蓋必有觸當時專制之忌諱耳 觀子路所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必丈人所主張者無政府之制 與孔子之祖述堯舜不同 故子路辨之 以爲不仕無義之君主 則誠然矣 而世之人不能無長幼之分 有長幼則必有長幼之節 君臣猶長幼也 今欲潔其身而去此君臣之一倫 毋乃不可乎 君子之仕 欲行其義而已 正唯道之不行 我夫子乃欲易此無道之天下 爲有道之天下也

孟子告子篇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 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 無城廓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飧 無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 去人倫 無君子 如之何其可也 此言貉道無城廓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飧 無百官有司 是真無政府之制 其云去人倫 是皆無君臣之倫 無君子 則無百官有司也 論語子路告丈人不可廢君臣之義 以爲亂大倫 亦此意 至云二十取一而足 或者孟子因白圭二十取一之說 而姑爲是言 未必卽是貉道 蓋旣無政府 則二十取一猶爲多也

七月三十日戊戌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孟子滕文公篇 聖王不作 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 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 孟子此言謂楊氏爲我是無

君 蓋卽無政府之說也 周之末季 世界受家天下專制之流毒 有志之士 無不欲易而爲有道之

天下 其所主之政體有兩派 一爲君治派 卽堯舜之選賢與能 爲孔子所祖述者 墨子亦是君治

派 但藉手圖治則不同耳 一爲無君派 卽無政府黨 釋迦老子及論語中孔子所遇諸隱者 如荷

篠之丈人 楊朱之徒 皆是也 但其藉手圖治又各不同 如釋迦老子皆主無我 而楊朱則主爲我

是耳 楊子所著書 今世已無傳 惟列子有楊朱篇 可略見梗概 然亦真僞參半 楊朱篇載其言

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舍國而隱耕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 一體偏枯 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

下 不與也 悉天下奉一身 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

去子體之一毛 以濟一世 汝爲之乎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

應 禽子出語孟孫揚 孟孫揚曰 子不達夫子之心 吾請言之 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 若爲之乎

曰爲之 孟孫揚曰有斷若一節 得一國 子爲之乎 禽子默然有間 孟孫揚曰 一毛微於肌膚

肌膚微於一節 者矣 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 積肌膚以成一節 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 奈

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 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 則子言當矣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 則吾言當矣 孟孫揚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此卽楊朱爲我之說也 楊子不損一毫以利天下 然亦不欲悉天下以奉一身 故其言可盈天下 若祇知奉一身而不能利天下 則盜賊之不如矣 何足勸人哉 楊朱又曰 身非我有也 既生不得不全之 物非我有也 既有不得不去之 (去之資以爲養性也) 身固生之主 物亦養之主 雖全生身 不可有其身 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 有其物 有其身 是橫利天下之身 橫利天下之物 其唯聖人乎 公天下之身 公天下之物 其唯聖人矣 此之謂至至者也 據此章之說 則所謂爲我者 但全我之生 以其既生 不得不全之 若物則除我所資以養性者 悉在所去 後人以其爲我之故 以爲無所不取 楊朱篇輒舉鄭子產之兄祭孫朝好酒 積麴成封 望門百步 糟漿之氣 送於人鼻 雖水火兵刃交於首弗知也 又舉子產之弟公孫穆好色 比房數十 以晝足夜 鄉有處子 必賄而招之 媒而挑之 弗獲而後已 又舉衛端木叔 藉其先資 牆屋臺榭 園囿池沼 飲食車服 聲樂嬪御 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 耳所欲聽 目所欲視 口所欲嘗 雖殊方偏國 非齊土之所產育者 無不致之 凡此所言縱情

聃欲 豈聞道者所樂譚哉 竊疑楊朱篇所載 蓋後世人所加入 必非楊朱之意也

抑楊朱雖全生而未嘗暫久生 孟孫揚以其不斷久生 又有速亡愈於久生 踐鋒刃入湯火爲得志之問 楊子則曰既生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欲 以俟於死 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 以放於盡 無不廢 無不任 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可知楊朱之爲我 並生死而聽其自然 更何駢欲縱情之有哉 大抵楊朱平生 實持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而不能并無我之身 有我之身 必思所以養之 思養之而不知爲我之道 則人人爭所養 從此多事矣 故其言曰 生民之不得休息 爲四事故 一爲壽 二爲名 三爲位 四爲貨 有此四者 畏鬼 畏人 畏威 畏刑 此謂之遁人也 (遁欺也) 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 (此言制我命者在外在人可活我亦可殺我) 不逆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 不貪富何羨貨 此之謂順民也 天下無對 制命在內 (此言制我命者在內在我 外物不能如何也)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 情欲失半 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 (此言人爲衣食計 於是有君臣之道 若我能自給 則此道息矣) 周諺有之曰 田父可坐殺 (殺治也 言田父可坐以自治 不須政府爲我治之也) 晨出夜入 自其性之恆 啜菽茹荼 自以味之極 此晨出夜入四語 卽言田父自治 猶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均無政府之說也

學壽堂日記卷八

八月初一己亥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孟子萬章篇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焉 湯三使往聘之 旣而幡然改曰 與我處曠
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故就湯而說之 以伐夏救民 然則湯之伐夏救民 從伊尹之說也 伊尹
欲使湯爲堯舜之君 與孔子之祖述堯舜正同 其耕於有莘之野之時 尙是桀之天下 何云樂堯舜
之道 蓋樂者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之意 (此白虎通解樂字之語) 樂堯舜之道 教以堯舜之道
蕩滌斯民之邪惡而反正之也 質言之 則在有莘之野 謀革命之事 欲變當時之政 爲堯舜之政
耳 然在野爲之成功難 勸湯爲之成功易 故勸湯伐夏也 其後湯放桀而歸於亳 三千諸侯大會
湯退再拜 從諸侯之位 湯曰此天子者 有道者可以處之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
道者理之 唯有道者紀之 唯有道者宜久處之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 莫敢卽位 然後湯卽天子之

位 此段見周書般祝篇 至是湯以征誅而有天下 初尙不敢自爲之 而必待三千諸侯之讓 感者
其亦伊尹之教歟 惜其後不能學堯舜舉賢自代 而傳之其子 此則雖伊尹亦不能辭其責耳

八月初二庚子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五度

昨夕赴友人宴 十時始歸 得睡僅三時 起時甚倦 不欲觀書 惟思論語載子路曾皙公西華侍坐

孔子問以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蓋欲與論爲邦之道也 而曾皙以暮春浴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爲對 蓋以爲時不可爲 浩然有歸隱之志 與當時楚狂沮溺荷蓀丈人未嘗不同 昨過南京 無少

江招游後湖 放一葉小舟 入於荷花深處 頓生歸隱之念 然余之後湖藏書樓 已燬於辛亥革命

之舉 今春且以貧不得食 盡舉燼餘之地而賣之 更安得歸隱乎 且天下將大亂 何地可容我輩

歌者 只可有一日過一日 聽其同歸於盡而已 忽存此觀念 亦殊可笑也

八月初三辛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昨有友人發一言論 頗爲人所不諒 偶爲余言之 余曉之曰 吾人辦事 不可有求諒於人之心

一存此心 則事事縛束 無可設施矣 胸膈間物 不能掬以示人 又誰能曲爲相諒者 惟吾輩

心 吾行吾道 足以對天地無愧 斯亦可矣 求諒奚爲 詩拍舟 不諒人只 毛傳諒信也 孟子

曰有諸己之謂信 己有信則人必信我 己無信 亦先求諸己而已 不必求諸人也
八月初四壬寅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老子曰 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故大制不割 余向爲述其義曰
樸者木之未斲者也 若斲而爲器 則樸散而不可復矣 有天下者之官人 亦猶之斲樸以爲器耳
若以道治天下 則天下皆樸矣 未嘗爲器而器自全也 是所謂大制不割者也 論語曰君子不器
蓋亦此意

八月初五癸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孟子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 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 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讞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辭也 於今爲
烈 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之取於民也 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 斯君子受之 敢問何說也
此章於今爲烈數句 朱子疑爲衍字 余按其文義 當讀作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 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讞 是不待教而
誅者也 乃接云如之何其受之 曰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 然後又讀今之諸侯之

取於民也 猶禦也 蓋孟子引康誥殺越人于貨之言 以爲此類皆不待教而誅者 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又引申其義再問曰 向者殷之受夏 周之受殷 與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初何異焉 顧旣不辭而
悍然爲之 習非成是 至於今日 則尤猛烈矣 今之諸侯之取於民 何一非禦乎 今之君子 乃
猶有以其禮際之善而受之者 此又何說也 略移數文 不必增減一字 而意義顯然

八月初六甲辰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 丘何爲是栖栖者歟 無乃爲佞乎 佞以口給悅人之謂 猶戰國時說士之所
爲也 微生畝見孔子周流列國 以此譏之 蓋當時已不能無說士之習矣 以悲天憫人救世不暇之
孔子 而微生畝願視同說士 亦可歎矣 近世之政客 不知視說士又何如

晨起擬通電各省勸其息爭罷戰電曰 昔楚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武之七德 以敗
鄭爲不武 君子許之 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不以兵車 孔子且許其仁 可知服人者尙德
不尙力也 自有史以來 未有窮兵黷武而不敗亡者 老子曰兵疆則折 豈不誠然乎哉 我中華民

國肇造十有五載 幾於無歲無戰爭之事 老弱之民 轉於溝壑 其壯者則山林嘯聚 蓋藏皆盡

羣盜如毛 全國幾無乾淨之土矣 有識者譬諸五代 實已過之 諸公志切匡時 各抱悲天憫人之

願 問其所以必出於一戰之理 則南軍之言曰 推倒帝國主義也 回視民國 固由推倒帝制而成 行政或有非道 謂之帝國則不可也 且帝國主義之真諦 實外國侵略主義之代名詞 欲救國者 當拒外襲而不在內亂也 北軍之言曰 討伐赤化 聞江南曾有蒞粵之人 亦未見所謂共產之真形 細考雙方之言論 殆如俗之跳茅山者 鑼鼓喧闐 胡天胡帝 竟無人得見鬼神 由此觀之 則 滿天風雲 皆由學說政見之歧異而已 何不各推賢能 商榷評判 留贖起之雄才 爲他日對外之 用 而以饑秦之口舌 定國內之紛爭 先令各軍就現狀停兵罷戰 此後一切建設大計 善後良圖 均由雙方會議協定 爲一勞永逸之圖 從此戡干戈而銷兵氣 庶民生可遂 民權可張 民國可 建成萬年不拔之基 經此一戰之後 轉可永久無戰 豈非諸公之美談乎 楨今年伏處津門 所見 元老名流 無不以息爭罷戰爲望 百姓則疾首蹙額而相告者 不可勝數也 頃來海上 蘇浙各方 人士 奔走呼籲 更復不可終日 若大難之將至 痛不忍言 竊以爲聖人時然後言 此其時矣 事亦急矣 未及招邀朋黨 敢先自發此電 吾知各元老名流 必有起而哀乞罷兵者 吾亦將執筆 而從其後 更有所建白也 諸公其從吾之言乎 天下蒼生之福 有不改其阻兵安忍之度者 天必 討之 以楨之衰朽 亦未嘗不可執干戈 爲國民之後盾 三戶亡秦 信不虛也 垂涕而道 幸諸

公垂察 是日爲陽歷九月十二日 次日始譯發

八月初七乙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孟子齊人伐燕勝之 宣王以取與勿取問於孟子 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 運者轉徙也 晉燕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而簞食壺漿以迎之 若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 則亦轉徙而之他而已 下此一運字 殆有移山倒海之勢 讀之令人悚然 而齊宣王聞之 不知驚心動魄 卒取燕而爲諸侯所伐 豈不顛哉

孟子此章集注采范氏曰 孟子事齊梁之君 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蓋治民不法堯舜 則是爲暴 行師不法湯武 則是爲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楨謂此說誠是 然孟子之稱湯武 亦徒欲警告時君而已 湯武之師 世稱仁者 而血流漂杵 見於武成 孟子雖嘗辨之 亦但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已 不能證武成之僞作也 然則行師稱湯武 亦不得已者也

八月初八丙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古人君子之稱 或以之比君卿大夫之在位者 亦有稱人之有道德者 未有如孟子盡心篇所稱 君子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 此之君子則在聖人之上 直與天地合其德矣 此節首章論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以霸者與王者相比 霸者之功 但能使其民歡娛 王者則能令其民浩浩然有自得之樂 雖殺之而不怨也 利之而不庸也 日遷於善而不覺也 此其功德已與霸者迥然不同 然雖殺之不怨 而不能去殺 雖利之不庸 而不能不因其利而利之 雖日遷善 而猶不能無教 此又與君子之過化存神大不侔矣 舊注皆以君子與王者合論 似乎過化存神亦即王者之功 君子爲聖人之通稱 與王者無大分別 似亦有誤

八月初九丁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盡心篇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楨謂此如子謂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同意 蓋言禹之樂 加上於文王之樂 禹之爲天子 猶以揖讓而得 文王則去揖讓之時已遠 其樂自迥然不同 當時歷代之樂猶存 故高子得聞而尙論之 高子追蠡之言 誤認爲樂器有所分別 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則言城門之軌 由車之輪軸而成 非兩馬牽引之力 譬樂聲

之美善 關於制樂之所本 非樂器之節奏得而定之也

八月初十戊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光緒乙酉之冬 余與周夫人同讀孟子 至盡心篇可欲之爲善 周夫人問余曰 何謂可欲之謂善

余告之曰 此卽上章所言仁之於父子也 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 聖人之

於天道也 皆出於人之本性 是可欲者也 故謂之善 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 雖亦出於性 然有人欲存焉 是不可欲者也 當時彼此辨論 其

說甚多 今閱四十餘年 不能記憶矣 偶翻四書記有此事 因識之

八月十一己酉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七度

孟子謂高子曰 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集注

徑山路也 蹊人行處也 介然條然之頃也 楨謂介猶界也 山徑之蹊 人所常行 中有一路 其

左右卽界也 久無人行 則茅長而塞之 非條然之頃之謂也

八月十二日庚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告子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行拂亂

其所爲 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楨謂天之於人 既若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可謂歷試諸艱矣 此關於所遇 不可得而避免 是所謂天也 若吾之所爲 則吾之志足以主之 若亦有所亂 不將失其正道乎 竊疑拂當作弗 言其行事則弗亂其所爲 所以心雖動而性能忍 不以貧難而易其所操 乃能受天之重任也 易拂經於邱頤 釋文拂子夏傳作弗 是拂弗古字通用 朱子集注解作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 恐非

八月十三日辛亥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昨日見八兒承爓 教以此時閑居無事 正好用力於著書 余年衰多病 猶日夜讀四書不敢廢 若不能學 是卽不肖也 承爓對以近日正欲爲中庸作法 已得三分之一 余令取稿呈閱 不禁喜出望外 蓋余平日深以諸子不好學爲憂 此子能知著書 雖所著不盡足取 亦尙有一二說中者 姑令速圖卒業 再寫正呈閱 當爲裁正之

八月十四日壬子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 此言聖人之學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 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此言萬物之被聖人之德者 實指人而言 末一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則合三節而言之 前兩節朱子所講不謬 末一節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則尙未瑩澈 小德川流言人被聖人之澤 其德小者順潮流而成功業 其德大者猶盡心篤大而化之之謂聖也 如川之流焉 如土之阜焉 川亦順也 順潮流今世已成恆言 敦者爾雅郭注云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亦舉恆言 使人易明 敦爲積聚 亦爲大 厚大則能生物 是謂大而化之耳 今日與熾兒說中庸 順手檢得此章 因爲說之

八月十五日癸丑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 俞蔭甫羣經平議曰 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 詩緜篇自土沮漆 江漢篇自召祖命 毛傳鄭箋並曰自用也 大傳篇自仁率親 鄭注亦曰自用也 楨謂務財用則必用小人 用小人則蓄害並至 此解自爲用甚是 余昔著大學述義未見及此 今爲補述之於此 他日再刊大學述義 當爲削正也

大學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羣經平義曰 鄭注彼君也 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以彼屬君言 其義殆不可通 或疑其有闕文矣 彼當以小人言 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 言長國家而務財

用 所以必用小人者 以務財用之事 惟彼爲善之也 善與能同義 荀子勸學篇非能承也 楊注曰能善也 彼爲善之 猶云彼爲能之耳 楨謂俞說駁鄭注以彼屬君言 是也 其說惟彼能之 則非也 余著大學述義 以彼爲善三字連下之小人讀 言彼僞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則當害並至耳 上文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卽所謂僞善也 爲與僞通 論語子爲恭也 言其僞恭 與此僞善同意 因上條采俞說 遂連類而及此

八月十六日甲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注君子而時中者 其容貌君子 而又時節其中也 小人而無忌憚 其容貌小人 又以無畏難爲常行 是其反中庸也 俞蔭甫曰 鄭以容貌爲說 其義甚淺 蓋因句中而有字 當有兩義耳 今按兩而字皆當讀作能 古書能字作耐 又或省作而 周易屯彖傳宜建危而不寧 鄭讀而曰能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 虞翻本能作而 周秦間書以而爲能者 不可勝數 君子而時中者 君子能時中也 小人而無忌憚者 小人能無忌憚也 下文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 又中庸不可能也 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應 小人不能時中而能無忌憚 無忌憚者 鄭注所謂不畏難也 惟不畏難 故能爲人所不能爲 以求

合乎中庸 而不知正與中庸之道相反 是小人之中庸矣 小人之中庸 卽其反中庸也 王肅本於小人之中庸句 又妄增反字 大非經旨矣 楨謂鄭注以容貌爲說 固非經旨 其言是其反中庸也 則明明所見經文尙有反字 王肅本之有反字 非妄增也 君子之中庸 由其時時合乎中 以中爲常行 小人則以無畏憚爲常行 故反乎中庸 庸卽常 鄭注亦不能盡非 俞謂而當讀作能 則亦是也

余年十二 從少白七家兄讀書於桂林 每有一字不甚明白者必問之 一日持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問兄 何以謂之而時習 兄教余曰 此言學能時習則悅耳 余自此每見而字必作能字解 今讀中庸俞說 揜卷思兄 不覺深涕

八月十七日乙卯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 鄭注蒲盧螺贏謂土蜂也 蒲盧取桑蟲之子 去而變化之 以成爲己子 政之於百姓 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俞蔭甫從鄭注以蒲盧爲螺贏 而不從其說義 別爲之說曰 文武之政 不能自舉 必待其人 猶蒲盧不能自生 而必待桑蟲之子也 楨謂此經上文明言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 而以夫政也者蒲盧也釋之 則蒲盧屬於地之所產 樹本之類可知 朱子從沈存中筆

談以爲蒲葦 言以人立政 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 而蒲葦又易生之物 其成尤速 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 似較之鄭注以蒲盧爲蜾蠃實優

八月十八日丙辰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論語女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 俞蔭甫羣經平議曰 君子儒小人儒 疑當時有此名目 所謂小人儒者 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所謂君子儒者 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古人之辭 凡都邑之士

謂之君子 昭二十七年左傳 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 杜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是其證也

詩都人士篇彼都人士 臺笠緇攝 彼君子女 綢直如髮 士曰都人 女曰君子 互言之其義一也

都人謂之君子 故野人謂之小人 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 責樊遲曰小人哉樊須也 一責其野

一責其小人 語異而意同 禮記檀弓曰 騷騷爾則野 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爾 此孔子

所以欲子夏爲君子儒 而無爲小人儒也 然則孔子論禮樂何以又從先進之野人 而不從後進之君

子 蓋此就一時言 彼就先後輩言也 先輩之中 亦自有君子野人 孔子從先進 仍是從先輩中

之君子 豈舍其公卿大夫俯仰揖讓之容 而反從田夫野老箕踞叫呼之習乎 故以先進後進分君子

野人 則自可舍君子而從野人 若以同時論 則野人之不如君子 固不待言矣 兩章之意豈相妨

乎 楨前月日記曾有一說 謂小人儒與小人哉樊須也之小人相同 非謂貪利無恥之小人 與俞說暗合 其時在天津 無俞氏全書 故未稱引俞說 今特記之於此 俞謂古人稱都邑之士謂之君子 亦可爲余向日謂君子指君卿大夫之一證 惟俞解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謂野人不如君子 固不待言 則似失孔子吾從先進之意 余未敢贊同 大抵當時之君子 實有文過其實之弊 朱子集法未嘗不是 經文於先進後進 均明言於禮樂 則田夫野老箕踞叫呼之習 自不可舉以爲說耳

八月十九日丁巳 上午二時五十五分起 寒暑表八十四度

孟子離婁篇王使人闢夫子 果有以異於人乎 俞氏茶香室經說云 此人必精相人之術者 相人之術 春秋已有之 姑布子卿唐舉之徒輩出 其術必盛行 荀子所以作非相之篇也 楨謂此說未經人道 然甚合當時情事 大抵齊之君臣 震於孟子之名 疑其或有非常之舉動 故遣人相之耳 左傳王使內史叔服來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 此亦足爲俞說之證

八月二十日戊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八十三度

論語堯曰篇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何晏集解引孔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 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 此

有司之任耳 非人君之道 楨謂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歸於四惡之內 則凡爲君卿大夫者皆不當筦其出納 蓋不筦出納 則不見可欲 當官者皆廉而無貪 豈非有國者之美事 余昔著論 治民國宜將財政歸之於民 惜無能聽者 今年著日記言之亦屢矣 深願後人有採我說而行之者也 八月二十一日己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八十六度 余前撰陳春達墓表 引子貢不受君主之任命而貨殖焉爲之說 嗣七月二十七日回上海 車中讀論語 賜不受命一章 亦有所論 昨檢俞氏羣經平議 亦云不受命而貨殖 自是一事 古者商賈皆官主之 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 農攻粟 工攻器 賈攻貨 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 以周禮攷之 質劑掌於官 度量純制掌於官 貨賄之璽節掌於官 下至春秋之世 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榘以過於朝 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 蓋猶皆受命於官也 若夫不受命於官 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 逐什一之利 是謂不受命而貨殖 管子乘馬篇曰 賈知賈之貴賤 日至於市 而不爲官賈 此其濫觴歟 蓋不屬於官 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 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 子貢以聖門高第 亦復爲之 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 太史公以貨殖立傳 而首列子貢 有開必先 在子貢固不得辭矣 楨謂俞氏視余說尤詳 亟錄之於此 可見說經能合乎事理 必有

同心也

八月二十二日庚申 上午三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八十一度

論謂顏淵篇 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 兪氏羣經平議曰 失常讀爲佚 周官大宗伯鄭注以

防其淫失 釋文失本亦作佚 莊子徐無鬼篇若蚡若失 釋文失司馬本作佚 是失與佚通 言君子

敬而無敢佚樂也 敬而無佚 與恭而有禮對文 無佚申言敬 有禮申言恭也 若過失則敬與恭皆

不可有 不得專屬之敬矣 楨謂此句朱子集注解作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 敬固貴無間斷 然無

間斷究與無失有別 此自當以兪說爲是 古人手足均有容 坐立無敢慢 好安佚者皆不知之也

百體並弛 何有於敬 私居且不可 況交友乎 觀下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言 則此語爲交友而

發 晏平仲以善與人交稱 由其久而敬之耳 所以能久敬 則由其對人不敢放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辛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季氏篇 丘也聞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 兪氏羣經平議曰 寡貧二字傳寫互易

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 貧以財言 不均亦以財言 財宜乎均 不均則不如無

財矣 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 寡以人言 不安亦以人言 人宜乎安 不安則不如無人矣 故不患

寡而患不安也 下文云均無貧 此承上句言 又云和無寡安無傾 此承下句言 觀均無貧之一語 可知此文之誤易矣 春秋繁露度制篇 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可據以訂正 楨謂俞說是也 不患貧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 蓋古人恆言 而孔子稱引之 觀丘也聞一語可知 人民國以來 無人解此二語者矣 長國家者動輒擁資二三千萬 前年報紙言某巨公已擁至四千萬 此自有中國以來所未聞者 天地之財 只有此數 合數千萬人衣食之資 不足抵此一人之所擁 有三數人如此 則無衣無食者不可勝數矣 下文蓋均無貧 和無寡 安無傾 乃孔子解釋上二語之詞 財必均始無貧 無貧始不爭 不相爭始能和能安 而民有休養生息之日 則不患貧而亦無傾覆之憂矣

八月二十四日壬戌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衛靈公篇 子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 必失之 知及之 仁能守之 不莊以蒞之 則民不敬 知及之 仁能守之 莊以蒞之 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俞氏羣經平議曰 後漢書班固傳論 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 視今本爲長 知及之而不能守之 謂無仁以守之也 今作仁不能守 夫既仁矣 又何不能守之有 此蓋後人據下文改易 而不知其非也 楨謂俞以仁不能守爲疑是

也 其欲從後漢書改仁爲而 則尙未整 下文言仁能守之 而仍非莊以澁之不可 則仁不如莊矣 又非動之以禮不可 則仁更不如禮矣 兪尙未知所以疑 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竊謂此言仁守 與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同義 陸德明經義釋文曰 人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然則易本作何以守位曰人 王肅始作仁耳 諸經仁人二字多通用 論語此仁字亦當作人 知及之而人不能守之 雖得之 必失之 人能守之矣 而不莊 則民不敬 能莊矣 而動不以禮 亦未爲善 文義相 因 本甚易明 易言何以守位曰人 又何以聚人曰財 文義亦相因 作仁字則其義間斷不相因矣 八月二十五日癸亥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禮孔子閒居篇 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 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 鄭注 嗜欲將至 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兪氏羣經平議曰 中庸云禍福將至 此云嗜欲將至 嗜卽福也 以人而言 則嗜之欲之謂之嗜欲 以事物而言 則凡可嗜可欲者亦謂之嗜欲 獨好之謂之好 經典中喜好字是也 可好者亦謂之好 經典中美好字是也 樂之謂之樂 經典中哀樂字是也 可樂者亦謂之樂 經典中禮樂字是也 後人不通古訓 妄分音讀 今按上文云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 此五句一氣貫注 哀卽上文哀字 無異讀也 明乎此則知此篇

之嗜欲 卽中庸篇之福矣 凡美惡不嫌同辭 月令篇之節嗜欲 禁嗜欲 以嗜欲之不善者言之
祭統篇之興舊嗜欲 及此篇之嗜欲將至 以嗜欲之善者言之 猶好德好色同謂之好也 王肅作家
語乃改爲有物將至 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楨謂此篇言嗜欲將至 鄭注云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 增
字解經 意本難通 或者三代以後古人皆謂得天下爲大欲 猶齊宣王言將以求吾所大欲 故鄭以
王天下爲文武之嗜欲乎 俞氏以爲是福之將至 亦未疑鄭也 以字面論之 禍福將至 必有先兆
猶天降時雨 而山川先出雲 人之清明在躬者 其志氣如神 能先知之 如此說未嘗不可通
而究無解於王天下之爲嗜欲也

八月二十六日甲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禮鄉飲酒義 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 出尊長養老 而後成教 正義曰而后
乃能入孝弟者 人若知尊長養者 則能入孝弟之行也 民入孝弟 謂入門而能行孝弟 出尊長養
老 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俞氏羣經平議曰 上入字衍文也 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 而后乃
能孝弟 今衍入字 卽涉下句而誤耳 如正義所說 則兩入字文同而義異 鄭何得無說乎 楨謂
俞謂衍入字是也 此上句言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能孝弟 乃述教之之理 下句民入孝弟 出尊

長養老 而後成教 則述教之之效 經所述者鄉飲之事 故以尊長養老立言 論語子罕篇 出則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 彼不獨在鄉而兼在朝言之 故言出則事公卿矣 學而篇又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此則事父言入 事兄言出 弟子無公卿之事 敬長則隨其兄行之 言各有當也

八月二十七日乙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 天天如也 何晏集解 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 朱子集注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 天天其色愉也 程子曰爲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著天天字 今人燕居之時

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 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 惟聖人便自有中和

之氣 楨謂申乃自持之貌 說文云申神也 七月陰氣成體 自申東 从申自持也 漢書韋元成傳

畏忌是申 顏注申言自約束也 聖人雖當燕居之時 未嘗怠惰放肆 故有申申之容 孟子梁惠

王篇 申之以孝悌之義 亦言以孝悌之義約束之耳 馬不明其自有本義 乃與天天同訓爲和舒之

貌 程子遂有申申字說不盡之疑 不知論語先言申申 見聖人自持之貌 繼又以天天表其和舒自

得之狀 若祇見其和舒 亦非所以爲聖人也

八月二十八日丙寅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孟子梁惠王篇 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 趙氏章句 朱子集注 皆以罔爲網羅 俞氏羣經平議曰 爾雅釋言罔無也 此罔字當訓爲無 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 惟士爲能 然則無恆產而不陷於罪 得免於刑者 惟士而已 民則皆不免矣 故曰是罔民也 猶言是無民也 正與惟士爲能相應 民爲邦本 無民則不可以爲國 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爲也 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楨謂無民不可爲國 其義甚深 有民而自網羅之 義則太淺 恐均非孟子之旨 竊謂罔者誣也 君任其民放辟邪侈 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不教而誅也 不教之誅與誣之者無異 故曰是罔民也 下文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 蓋言民之從善 亦我有以驅之耳 我不驅之善 而治其不善 非誣之而何 論語雍也篇不可罔也 皇疏罔謂面相誣也 又罔之生也幸而免 皇疏罔謂邪曲誣罔者也 均此罔民之謂也

八月二十九日丁卯 上午五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梁惠王篇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 俞氏羣經平議曰 爾雅釋詁止待也 論語微子篇 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 是待與止同義 宣王問何以待之 猶言何以止之 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 楨謂俞說甚是 此字趙氏章句朱子集注皆無注 字書

亦無訓待爲止者 獨爾雅有止待也之訓 足以相證耳 說文云待俟也 儀禮士昏禮篇竣於門外 實言止於門外 而字書亦無訓俟爲止者 其意則可知也 近世動言對待 則含報復之意 爭競之風盛 而遜讓之意微 吾恐後人有持梁惠王之言而以對待爲說者 特錄俞言以爲止兵之誠

八月三十日戊辰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梁惠王篇 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 孟子答齊宣以爲 臣嘗聞有地但方闔七

十里 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俞氏羣經平議曰 政與正古通用 此政字當讀爲正 爾雅釋詁正長

也 爲政於天下者 爲長於天下也 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 既靜而又寧

可以爲天下正 高誘注正主也 此言爲政於天下 彼言爲天下正 文異而義同 正義謂爲王於

天下失之矣 楨謂俞說甚是 正與政古通用 亦可互訓 書湯誓篇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呂覽順

民篇 湯克夏而正天下 均言湯事 可與孟子之言相證 老子道德經亦有爲天下正之言 蓋爲天

下正 實古人恒言耳

學壽堂日記卷九

九月初一日己巳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學而篇 有朋自遠方來 包咸注同門曰朋 毛氏奇齡曰 朋是門戶之名 凡曰朋黨 曰朋比

比是鄉比 黨是黨塾 皆里門閭戶 學僮居處名色 故朋爲同門 此是字義本爾 不可易也

若朱注作同類 則他無可考 惟孟子有云聖人與我同類者 然是凡人泛稱 非朋矣 先君通介黨

經說曰 毛說誤甚 朋之本義起於兩貝爲朋 (漢書食貨志大貝十朋 蘇林曰兩貝爲朋 說辭說

文箋) 引申之凡相比對者皆曰朋 故兩尊爲朋酒 相交爲朋友 承習既久 省而言之但曰朋

包氏訓爲同門可也 朱子訓爲同類亦未爲非 毛氏謂朋爲門戶之名 斯失之遠矣 紹植少年講學

据之學 頗喜毛氏之雄辯 而懼其逞臆妄談 竊多所駁正 嘗備列其說曰四書捕蟬 此條門戶之

說 亦敬錄先君之說以駁之 後以專著一書 專攻一人 甚無謂 且厭書名小家 刻學壽堂叢書

時刪而未刊 今讀通介堂經說 輒記於此 非攻毛氏 懼誤後學也

九月初二日庚午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毛氏奇齡曰 爲政以德 是以德爲

政 北辰比德 衆星比政 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 譬之天象 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 若云以簡御繁以寡御衆 無爲天下歸之 則是無爲而治之譬 驢頭馬嘴矣 包注德者無爲 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 爲政以德 正是有爲 禮記哀公問爲政 孔子曰政者正也 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 君之所爲 百姓之所從也 君所不爲 百姓何從 夫子此言 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 故不憚諄諄告誡也 先君通介堂經說曰 北辰之象 本無動靜二義 毛說亦自可通 但夫子所以取譬 實因其有無爲之象 所謂樞機在我 鈞軸自運 卽無爲也 如曰有爲 則無須以此爲喻矣 無爲而治 論語本有明文 不得以爲攙和黃老 若哀公問則自爲一說 不必舍此取彼 故爲立巖也 紹楨少時嘗聞庭訓 論語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蓋言堯舜之政 任人政治 己則無所爲 但端其本而已 所謂恭己正南面也 紹楨對曰 然則泰伯篇稱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不與亦似有無爲之義 先君頗頌之 謹附記於此

九月初三日辛未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論語爲政篇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朱注曰 能養其親而敬不至 則與養犬馬何異 毛氏奇齡曰 包咸舊注原云犬能守禦 馬能服乘 皆養人者 彼所不尾

者敬耳 是以犬馬指人子言 卽何晏異說 亦云人之所養 乃至於犬馬 不敬則無以次別 謂人之養人 自妻帑僮僕以至於犬馬 雖所養不一 猶必以敬爲差等 而況於父母 是何氏亦並未嘗以犬馬擬親 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注 一朝改之 斥親以犬馬之名 遵經歟 抑垂教歟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 則養不一端 不止飲食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未有幼孩能飲食親者也 先君曰 包注本有未安 犬以守禦 馬以代勞 終不得謂之養人 不如何注爲長 朱子實本其說 惟云與養犬馬何異 以犬馬與親相提並論 未免小有語病耳 西河掇擊朱子不遺餘力 故並廢何說 而其所云自妻帑僮僕以至於犬馬 乃反爲之發明 蓋仰事俯畜 人道之常 自妻帑僮僕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 實未嘗以犬馬擬親 如此解說 義理分明 至於二字 更有著落 蓋本文雖無妻帑僮僕字樣 而夫子語意實然 斯不刊之定論也 毛氏意有所偏 故於其說之是者而自昧之 使其平心考索 烏有是哉 此條尤有關係 且最足惑人 故爲揭而出之 紹植竊謂朱子集注不敬何以別乎 正是警覺人子 勿以犬馬比親 宜從事於敬 若不敬則與養犬馬無異 直斥人子之不孝耳 先君所云實未嘗以犬馬擬親一語 學者不可不知也 至能之字義 猶今人之言必要 至於犬馬皆必要養之 故非以敬別之不可 釋名釋言語云能該也 今粵諺凡必要者皆謂之應該 正此字之

義 學者或有致疑於此字而從毛說者 亦不可不辨也

九月初四日壬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里仁篇 吾道一以貫之 先君曰 皇疏引王弼曰 貫猶統也 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

朱子所言萬殊一本之理 與此略同 一貫宗旨 自是如此 而學者於忠恕之說 猶有未達 既

太傅曰 爾雅貫事也 廣雅貫行也 此言孔子之道 皆於行事見之 非徒以文學爲教也 一與壹

同 壹以貫之 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 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 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說於忠恕有合 而一貫轉疏 且貫雖訓事訓行 但云吾道一以行之猶可 若云一以事之則不

詞甚矣 似未得也 今案夫子嘗語子貢 謂非多學而識之 予一以貫之 則貫謂貫通明矣 蓋

貫之道至廣至大 就學問言 禮樂射御書數一貫也 以修身行道言 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

亦一貫也 極而言之 則聖人之道與天地參 故中庸曰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此

則八達四通 而統貫無遺矣 夫能盡其性 能盡人之性 卽所謂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也 曾

子忠恕之旨 其在斯乎 是誠真積力久 默契心通 故唯然而無疑矣 紹楨竊謂此論忠恕一貫之

旨 可謂透澈無遺 孔子嘗言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 亦卽一貫之道也

九月初五日癸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鄉黨篇 必有寢衣 長一身有半 朱注曰 齋不解衣而寢 別有寢衣 其半蓋以覆足 毛氏奇齡曰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 說文曰被寢衣名 其曰必有者 以寢衣與褻裘對 褻裘以覆手而可用短 寢衣以覆足 則必長也 若謂齋時所衣 則遍考禮文 自明衣外 別無其名 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 先君曰 被兩名寢衣 而此寢衣不必是被 人未必無被者 何必聖人乎 毛氏謂必有云者以寢衣褻裘相對 亦強詞耳 朱子云 齋不解衣而寢 於理有合 此不必求禮文爲證也 惟云其半覆足 則無此制度 或曰寢衣卽今之中衣 長一身有半 謂一身之半也 此說似爲得之 然愚竊謂非惟齋服而然也 平居時恆服之 蓋聖人不裸體而寢也 如此則勿煩移置齋必有明衣布之下 而義理自通矣 紹楨昔官江西 內子周夫人嘗教諸女僕 寢必著衣 蓋其地習俗 夜恆裸體而睡 雖隆冬亦然 但外覆以被耳 女僕且然 無論男子矣 大抵當時山東一帶亦有此習 聖人則必不裸體 故曰必有寢衣也

九月初六日甲申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二度

論語鄉黨篇 寢不尸 居不容 孔注曰 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先君曰 容字所包者廣 踉蹌與與 朝廷之容也 恂恂鄉黨之容也 申申天天燕居之容也 非必衿莊肅恭 然後爲容 亦不必束帶執圭 趨翔進退 乃謂之容也 容貌出於自然 豈有爲敬難久而自放者乎 且燕居既有申申天天之容 則居不容非燕居之謂矣 今按居謂坐 (樂記鄭注居猶安坐也 魯語韋注居坐也) 容謂動言端坐不妄動也 少儀手無容 正義引盧植云不弄手也 又數噍毋爲口容 鄭注曰口容弄口 是容有動義 居不容與寢不尸正相對 非父黨無容之容也 釋文容誤作客 唐石經因之 臧玉林孫同元段若膺皆依客字爲說 夫人居家而以客禮自處 而其家人以客禮侍之 不成笑話乎 紹楨兒時先君家法 坐不許搖身 卽所謂居不容也 內子周夫人亦嘗教諸小兒云 人搖福薄 樹搖葉落 蓋坐不宜動 已成習慣 今之世人蓋鮮知之 或容字改爲客字有以誤之乎

九月初七日乙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論語憲問篇 莫己知也 斯己而已矣 朱注莫己之己音紀 餘音以 錢氏大昕曰 唐石經莫己斯己 皆作人己之己 而已作已止之己 釋文莫己音紀 下斯己同 與石經正合 集解此經經者徒信己而已 皇氏義疏申之云 言孔子經經不宜隨世變 唯有信己而已矣 是唐以前論語斯己字皆

不作止解 由於經文作己不作已也 宋儒讀斯己爲己 未免改經文以就已說 先君曰 斯己而已之己 讀爲人己之己 其說難通 何晏云徒信己而已 與上句文氣不接 且斯非徒字之義 或謂斯己者言己當自若也 如此則是莫我知也 斯我而已矣 頗覺不詞 且卽以己當自若爲解 亦與已止之己其意無殊耳 此何晏之誤 而陸氏作釋文末之審辨 唐石經因而書之 平心而論 當從朱子之讀爲長 不得謂之改經以就已說也 紹楨竊謂孔子嘗曰君子病無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與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語意實同 君子但病其無能 不自信其有能也 何晏信己之說 實非聖人之旨 此雖一虛字之誤 於人修己立身 殊有關係 不可不辨也

九月初八日丙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孟子告子篇 則其旦晝之所爲 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覆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趙注曰 其所爲萬事 有梏亂之 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 先君曰 趙邪卿釋梏爲梏亂 其義未明 朱子亦但云梏械也 而未詳其指 丁公著曰梏謂悔吝利害也 言利害之亂其性 猶桎梏之刑其身 故喻之 竊謂梏猶繫縛也 人旦晝之所爲 爲聲色貨利所繫縛 而善心由是而亡 久而陷溺愈深 不復自省 而夜氣遂無存矣 紹楨謹按山海經海內西經 帝乃梏之疏屬之山 郭注梏猶繫縛也 此卽先君

之說所本 說文云梏手械也 古者繫囚以械著其手 引申之凡繫縛亦謂之梏 孟子所謂有梏亡之者 有械繫縛其身心 猶聲色貨利繫著其身心 而使之亡也

九月初九日丁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六度

孟子盡心篇 孟子謂宋句踐曰 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 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

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趙注曰 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 朱子亦引趙說爲注 先

君曰 說文囂聲也 乃囂謹之義 與自得無欲不相涉 此非囂之本義也 蓋囂敖古字通 小雅十

月之交篇 讒口囂囂 釋文引韓詩作齶齶 潛夫論賢難篇作敖敖 大雅板篇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

忠篇亦作敖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楚莫敖 漢書五行志作莫囂 說文敖游也 宋句踐好游 故孟子

以敖敖語之 言不問人知與不知 我當敖游自若也 此惟尊德樂義者然後能之矣 自得無欲 卽

敖游自若之貌 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 蓋兀傲自肆之意 與此亦近 紹楨竊謂戰國之時多游說之

士 以窮而失其義 達而離厥道者多矣 故孟子囚宋句踐之好游 而教之以自得無欲之道 能自

得無欲 則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己不失志 民亦不失望也 世人不明囂囂之本作

敖敖 或有徒知讒口囂囂以爲游說 蘇秦張儀之徒滿天下 而天下事不可問矣 入民國以來 政

客置器 因以亂國 皆坐不能自得無欲也 皆坐不知置器之本義也 故紹楨謹舉先君之言揭之於世 冀世人省焉

九月初十日戊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三月十八日曾舉孟子形色天性也爲之說 駁告子以食色爲性 頃檢先君通介堂經說亦有云 人之體貌謂之形 視聽言動之見於外者謂之色 人性至善亦至仁 仁之立文 从人从二 因而重之之義也 人能盡爲人之道 則仁之至 義之盡 而順其性矣 是故體貌齊莊中正 視聽言動莫不循理 皆本乎天性之自然 而人之道盡矣 此所謂踐形也 故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竊謂得此然後踐形之理庶乎大明 因敬識之 以補前說之未盡

九月十一日己丑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九度

孟子公孫丑篇 天下有達尊三 爵一 齒一 德一 趙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 先君曰 祭義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殷人貴富而尚齒 (鄭注臣能世祿曰富) 周人貴親而尚齒 世祿宗親非常人所同貴 故爵齒德爲達尊 然齒尤尚矣 紹楨竊謂堯舜之世 尊賢讓能 不以爵爲可貴也 自夏后氏以世及爲禮 遂重爵 殷周又於重爵之中重其世祿宗親 則彌劣矣

觀孟子惡得有一以慢其二之言 則孟子固極不重爵 今民國已除世及之禮 達尊中可去爵矣

九月十二日庚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昨日經易門來坐 舉孟子數事爲問 內有萬章篇孔子集大成一事 余答之曰 此以樂譬聖 余於

樂律未嫻 不能答也 惟讀朱子集注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 而爲一大聖之事 猶作樂者集衆音

之小成 而爲一大成也 成者樂之終 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 聲宣也 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 振收也 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 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脉絡 指衆音而言也

智者知之所及 聖者德之所就也 蓋樂有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若獨奏一音 則其一音自

爲始終 而爲一小成 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 八音之中金石爲重 而特爲

衆音之綱紀 又金始震而至終詘然也 故並奏八音 則其於未作而先擊鈔鐘以宣其聲 俟其既闌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宣以始之收以終之 二者之間 脉絡貫通 無所不備 則合衆小成而爲一

大成 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金聲玉振 始終條理 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寬云 唯夫

子建中和之極 兼綜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 亦此意也 朱子此說已極詳明 似無可疑 唯下文智

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朱子云此復以射之巧

力 發明聖智二字之義 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 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以乎時中也 楨謂如此則三子者力足齊聖而巧反不及 豈非智之事在聖之前乎 宋儒呂東萊策問進士云 孟子論孔子集大成 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 譬之巧力 則聖至而智中 以智爲尙 則害前說 以聖爲尙 則害後說 王若虛作孟子辨惑 因據此說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 聖譬則巧 移易一字 其說未嘗不可通 但苦無佐證耳 以經傳考之 書多方篇云 聖者上智之名 洪範篇疏云 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 然則聖之與智 固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余反復思之 初未得其說 易門旋亦退歸晚臥榻上 更爲思之 蓋射亦有始之事 終之事 中道而立 引而不發 始之事也 射之術曰描準是也 不能描準 必失之正鵠 不可爲射 然此不須用力 但用巧而已 旣得正鵠之所在 乃發矢射之 是終之事也 此則非用力不能至 然終雖用力 非始之描準 亦不能命中 故曰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如此說 似聖智之分不至顛倒 勝於王若虛之改字 不知易門以爲何如 當更質之

九月十三日辛卯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昨經易門又舉孟子盡心篇二女果爲問 余答之曰 此字說文女部作嫫 云媿也 一日女侍曰媿

讀若騮 或曰委 从女果聲 孟軻曰舜爲天子 二女嫫 朱子作集注亦云說文作嫫女侍也 此字本無疑問 可不須記 趙岐作孟子注 亦有以堯二女自侍之言 唯孫奭爲趙岐作疏 則竟詆趙有惑於許慎之說 輒謂木實曰果 其云果者取其實而言 吾不知取其實是何指也 不通至此 一何可笑

九月十四日壬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四度

孟子盡心篇 詩曰憂心悄悄 愠於羣小 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朱子集注悄悄憂貌 愠怒也 詩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 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 隕墜也 問聲問也 本言太王事昆夷 雖不能殄絕其愠怒 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 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楨謂朱子集注是矣 唯所解亦不殄厥問 爲不自墜其聲問之美 則似未得詩意 詩蓋言太王雖不能殄絕其愠怒 亦不至斷絕其通問 (隕亦墜也 後漢書隗囂傳章懷太子注隕絕也 字亦作殞) 下云柞械拔矣 行道兌矣 則言交通之效 呂大臨曰 昆夷所以爲患者 恃其深林大箐 路塞不通耳 今柞械拔去 道可通行 彼失其所恃 是也 此亦前日經易門舉以爲問者 當時但從朱子之說 昨夕臥榻上思之 覺有未安 乃更定之

九月十五日癸巳 上午六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晚赴共舞台看戲 其演神仙之事 別以影戲繼之 人皆騰雲上天 在空中來往 頗有可觀 遂至夜一時始歸 今晨天明乃起 人甚倦 回思少壯時尚知樂不可縱 今以垂老多病 乃復深夜觀劇 豈非以性命作人情耶 懊喪殊甚 特記此以爲戒 竟未撰日記 惟隨手得日知錄一閱 有一條云 孔子言性相近 卽以性善而言 槓甚踳之 說文近附也 書五子之歌傳近謂親之 呂覽高誘注近迫也 凡親切附近 皆相同之意 性何以近 以其善也 若爲習所染 則漸去漸遠 集注引程子曰 此言氣質之性 非言性之本也 若言其本 則性卽是理 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是也 何相近之有哉 是直斥孔子矣 今錄日知錄於後 日知錄云 性之一字 始見於商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恆性 恆卽相近之義 相近近於善也 相遠遠於善也 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之生也直 卽孟子所謂性善 曲沃衛蒿曰 孔氏所謂相近 卽以性善而言 若性有善有不善 其可謂之相近乎 如堯舜性者也 湯武反之也 若湯武之性不善 安能反之 以至於堯舜耶 湯武可以反之 卽性之說 湯武之不卽爲堯舜 而必待於反之 卽性相近之說也 孔孟言一也

九月十六日甲午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七十度

日知錄曰 君子之言 非有意於厲也 是曰是 非曰非 孔穎達洪範正義曰 言之決斷 若金之

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 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 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楨謂說文厲旱石也

徐曰旱石羸悍石 玉篇磨石也 荀子性惡篇 鈍金必將礪厲而後利 旱石之用以爲磨礪 因之

凡學者砥厲相勸勉亦爲厲 漢書儒林傳以厲賢材焉 顏注厲勸勉之也 磨石之質取其羸惡 故引

中之爲惡 又爲猛 爲嚴正 爲虐病 皆後起之義也 論語子張篇曰 聽其言也厲 此之謂厲

蓋有砥厲賢材之義焉 不徒取其嚴肅也 述而篇曰 子溫而厲 威而不猛 恭而安 如解厲爲嚴

肅 則與威而不猛 意不甚遠 何取重言 此蓋言子之貌甚溫 而聽其言則厲 與子張篇卽之也

溫 聽其言也厲 未嘗不同耳

下午四時 偕栖筠甥及朱守一 赴新新公司看奇孩 據其廣告云 海上校書湘雲 嫁某姓 有孕

三年 至今夏六月始生一孩 入觀之 其啼聲甚雄 五官甚端正 眼目尤秀 啟其襟則肌肉白皙

而腴 唯胸膛之下 突出半體 伏抱其身 有兩手 小不盈寸 一臀大如碗 臀之前亦有勢 其

小如指 皆不通洩溺 兩足垂下 約合正體三分之一 蓋孕時本雙胎 數月之後 一胎不能長

僅留其臀足勢及手耳 余舊聞人之有胎 其鼻先成 今觀此孩之重胎 則鼻尙未成 或其勢先成耶 姑記此待講生理學者考之

九月十七日乙未 上午十二時半起 寒暑表七十四度

三月十二日記 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昔有人謂正心二字爲忘字誤 而不能舉其人 頃讀日知錄云 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 勿忘勿助長也 傳寫之誤 以忘字作正心二字 言養浩然之氣 必當有事而勿忘 既已勿忘 又當勿助長也 疊二勿忘 作文法也 按書無逸篇曰 自時厥後 立王生則逸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 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 禮記祭義 見間以俠鯁 鄭氏曰見間當爲覩 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 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 論語五十以學易 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 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急補之於此 積少壯時講考据之學 有一字之不協 必遍檢羣集籍而考定之 所坐書案 前後左右 無非書卷 今老矣 無此精神 閱書隨觸隨記 不能遍徵羣籍 因之遂難免與古人暗合而不能舉其姓名 如此條之勿忘字是矣 是亦可笑也

九月十八日丙申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日知錄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 則必求其實矣 君子豈有誤名之心哉 是以乾初九之傳曰 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 古之人求沒世之名 今之人求當世之名 吾自幼及老 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 無非爲利也 名之所在 則利歸之 故求之惟恐不及也 苟不求利 亦何慕名 楨謂顧亭林言疾名之不稱 則必求其實 此說是也 其謂苟不求利 亦何慕名 則有激之言 耳名與利無並立之理 愛其名者必無利 欲得利者必不顧名也 前明頗重功名之士 人苟爲秀才亦自有聲勢 倚其聲勢以凌轢百姓者亦有之矣 此之所謂名 直勢而已 不得爲名也 前清矯其弊 秀才乃不值錢 蒲留仙遂有明經不第何值一錢之論 今入民國 更無所謂矣 一切惟恃勢利 苟有其勢 立至千萬數千萬不難也 無其勢則雖有孔孟之道德 夷齊之節操 不餓死不可也 然其沒世之名 則愈久而愈彰 斯誠所謂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耳

九月十九日丁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人有終身之病三 曰好色之病 好利之病 好名之病 好色自知慕少艾以至於老病 有死而無悔者矣 斯爲病之最甚者 舉世由之而不能改者也 好利與好色相緣因 有以好色之故 而求利以濟其窮者 好利旣得 遂愈肆於好色而不知止 終亦必亡而已 好名之人未嘗不好色 未嘗不好

利 特好色與利則名往往隨之以敗 不能不有所忌憚 昔人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或其然乎
然亦不能止其好也 是日咳甚劇 發熱喉痛聲嘶 不能翻書 默坐思及 援筆寫此 以當日記

九月二十日戊子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八度

學可以無所不知 而不能無所不行 行者行其所知 所不知者不能行也 或曰人之行路 前途未
知之徑 亦有時直往前去 是行其所未知矣 余謂前途之徑雖未親歷 而此路爲行往何處 則已
先知之 亦是行其所知耳 世有探北冰洋者 謂之行所未行則可 謂之行所未知則不可 既知之
必行之 終有可至之日 學聖人者如探北冰洋也 其探而未至 則爲力所限 非爲知所限也

今日病未愈 隨筆略書 亦不能多

九月二十一日己丑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七十度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朱子集註云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 存之則進於聖賢 失之則入於禽
獸 故所繫爲甚大 楨謂朱子此注讀之亦可驚心動魄矣 然則人固不可無恥也 若至無恥之時而
始以爲恥 則已入於禽獸 尙何恥之有 故孟子上文有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一節 正可互
爲印證 趙解無恥矣爲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 如此則無恥是無累矣 楨著四書質疑 嘗疑無恥矣

之無爲慙 慙有也 人知以無恥爲恥 則有恥矣 然亦不如朱注之足以警人也 故復改之

九月二十二日庚寅 上午一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七度

昨說無恥一節 因思孟子尙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二語 蓋言無恥則不若人 而若禽獸 此而不若人 則何事若人之有 以病中不能詳考 姑記之於此

九月二十三日辛卯 上午五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王陽明傳習錄 徐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 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 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 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 雜以人僞謂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 道心之失

其正者卽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 程子謂人心卽人欲 道心卽天理 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 今曰道

心爲主而人心聽命 是二心也 天理人欲不並立 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槩謂此朱子

中庸序之語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 言有道心爲主 人心卽退 未嘗言二者

並立也 其上文不云乎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之私 或原於性命之正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此卽

陽明雜以人僞之所本 不可据其說而反以攻擊之也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皮

陽明傳習錄 陸澄問 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 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 性一而已 自其形體也謂之天 主宰也謂之帝 流行也謂之命 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 心之發也 遇父便謂之孝 遇君便謂之忠 自此以往 名至於無窮 只一性而已 猶人一而已 對父謂之子 對子謂之父 自此以往 至於無窮 只一人而已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 看得一性字分明 卽萬理燦然 楨謂此說性一而名至無窮 亦甚有理 余曩著仁說 謂性中只有一仁 其他皆相因而發 其實亦卽一善而已 與陽明說可互爲發明

九月二十五日癸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問良知 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 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滯於見聞 而亦不離於見聞 日用之間 見聞酬酢 雖千頭萬緒 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 除却見聞酬酢 亦無良知可致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 旣云擇 又云識 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 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 已失却頭腦矣 楨謂良知者吾性中所固有 不待外求者也 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 愛親良知也 不由見聞而有者也 然亦有因見聞而發者 見孺子入井

而生惻隱之心 惻隱良知也 不見則不發 不可謂此心自外來也 中庸至誠如神 亦良知之作用 禍福將至 善不善必先知之 是良知也 善先知之固是良不善先知之亦良也 知其不善而改之 此良知之所以可貴也 齊宣王見牛不忍其觳觫 亦是良知有觸而發 以羊易之 卽非良知 無復惻隱之心矣

九月二十六日甲午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昨經易門來 談忠字云 宋儒說忠字爲盡己之謂忠 凡辦事只求盡我之心 出我之力 便是忠 爲人謀而不出力 便是不忠 專制時代 臣之事君以忠爲主 無論其君所爲合理與否 而我對之 不可不忠 此不得爲忠之正義也 於文中心爲忠 中者在中心無偏向也 凡不在中心點 而對於東西南北各方 有所偏向 卽不得爲中 亦不得爲忠矣 楨謂此以東西南北譬中字 可顯出不偏之義 因錄記之 余昔在北京講經大會 曾有講忠字一篇 附刊於大學述義之後 今亦不具論 易門又論孝字云 古人以善事父母爲孝 是誠然矣 然孝不獨事父母之名稱也 中庸云 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 此人字不必專指其父母也 人有能發明一學理 一技術 竭畢生之心 力 而不足以盡之 則後人繼其志 述其事 以續成之 是亦所謂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 其

子孫有能世其業者固是孝 常人有繼續爲之者亦可謂之孝也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 从子
子承老也 又有季字 放也 从子爻聲 戴侗六書故謂季人子之達道 非但事老 然則孝季二
字當爲一字 子之初生無知識也 非效其父母 何能自立故孝實兼效法之義 槓謂易門此說極精
亟記之

易門又論天命之謂性 以爲天命固是 地亦有焉 人之性命 直是受之於天地 此不言地 簡文
耳 觀下文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又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又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 又建諸天地而不悖 又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皆以天與地並言之 天地猶父母也 人
得父母而生 不可謂獨得一人生之也 槓謂此說於理亦合 因並記之

九月二十七日乙未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六十三度

孟子滕文公篇云 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 使契爲司徒
教以人倫 槓謂今日天下之亂 由於人之性近於禽獸 非教以人倫 不能去其禽獸之性而復其
本性也 是宜專立人倫學校以教之 人家有子弟 必強迫之先入此學校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
專科 入學三年 然後令入各項藝術政事專門之學 此聖人之教也 願世之有教育之責者毋忽之

也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云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 在卽物而窮其理也 卽物窮理 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 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 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 求孝之理於其親 則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 抑果在親之身耶 假而果在於親之身 則親沒之後 吾心遂無孝之理歟 見孺子之入井 必有惻隱之理 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 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 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 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 是皆所謂理也 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 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 以是例之 萬事萬物之理 莫不皆然 是可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 夫析心與理而爲二 此告子義外之說 孟子之深闢也 務外遺內 博而寡要 吾子旣已知之矣 是果何謂而然哉 謂之玩物喪志 尙猶以爲不可歟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 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 卽所謂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合心與理而爲一 則凡區區前之所云 與朱子晚年之論 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槓謂王陽明此說 駁朱子格物致知之論 可謂詳矣 其自說致吾心之良知爲致知亦是 唯格物之

說則猶未明也 既不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則此事事物物之理 從何而得之乎 謂此吾心自有之理 則非物之理可知矣 且既謂吾心之良知 仍不能離物 此知也尙得謂之良乎 孟子謂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 又何說乎 是以愚謂格物乃格除物欲 人能格除物欲 則吾心之良知致矣 此所謂致知在格物也

九月二十八日丙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王陽明謂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 雖盜賊亦知不當爲盜 喚他做賊 他還忸怩 楨謂此說甚是 近時罵人動曰男盜女娼 聞之者無不反脣相稽 其人雖真爲盜爲娼 亦不承也 然雖不承 却未見能幡然而改者 是則雖有良知 尙不能再攻入一層 則所謂格物是矣 若解格物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之中 則是以吾心所良知不可爲盜娼之天理 置於人之所罵男盜女娼中 求其可爲不可爲 豈有此理乎 所以格物必當解爲格除物欲 斷不可以爲物之中有理而須格之者也 此與昨日日記可以參觀

九月二十九日丁酉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王陽明曰 性無不善 故知無不良 良知卽未發之中 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 人人之所

同具者也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禎謂孟子稱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旣謂之能 謂之知 則與未發之中究似有別 禎嘗以百練節制之師 駐於陣地 譬未發之中 雖未動員 而其一種森嚴不可犯之氣 誠非尋常烏合之衆可得而言 良知則已有動員令者 其氣象自不相侔矣

陽明又謂 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 是昏蔽未盡去 而存之未純耳 其不能不昏蔽於物欲 故須學以去其昏蔽 然於良知之本體 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禎謂去昏蔽卽格物也 實爲致知以前功夫 物不格則知不能致 吾心之本體已爲物欲所蔽 間或有一絲之光 亦微乎其微 此時只有切實去學 切實格之 使吾心之良知不致爲物欲所奪 則此爲首要之功 學者其嚴陣以克敵 勿使人儉營劫寨 墮吾百練節制之師也 勿謂不能加損於我 而自懈其防禦也

學壽堂日記卷十

十月初一日戊戌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王陽明曰 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 却是有根本的學問 日長進一日 愈久愈覺精明 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 却是無根本的學問 方其壯時 雖能外面修飾 不見有過 老則精神衰邁 終須放倒 譬如無根之樹 移栽水邊 雖暫時鮮好 終久要憔悴 楨謂陽明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 與宋儒教人在事事物物上窮理 似亦無大異處 不過彼但一知字 此則多一良字而已 彼所窮者理 亦不得謂之非良也 二者細爲分別 則良知似在吾心發出 窮理則是由事物上打入 陽明之勝於宋儒者 在識得頭腦 若言事事物物則無頭腦耳 但不能格除物欲 終久必爲物累 雖有良知 終須放倒 此亦猶移植無根之樹 徒以泥澤培壅 無可生之理也

十月初二日己亥 上午十二時三刻起 寒暑表八十二度

陸原靜書云 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 認本來面目 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 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 則已涉於思善矣 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 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 斯正孟子夜氣之說 但倏忽之際 思慮已生 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知之時否乎 今澄

欲求寧靜 愈不寧靜 欲念無生 則念愈生 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 後念不生 良知獨顯 而與造物者遊乎 王陽明答曰 不思善不思惡時 認本來面目 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 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 今旣認得良知明白 卽已不消如此說矣 隨物而格 是致知之功 卽佛氏之常惺惺 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 體段工夫大略相似 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 所以便有不同耳 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 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 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善之患 孟子夜氣 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 指出箇良心萌動處 使他從此培養將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 常用致知之功 卽已不消說夜氣 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兔 而仍去守株 免將復失之矣 欲求寧靜 欲念無生 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 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 良知是只一箇良知 而善惡自辨 更有何善何惡可思 良知之體本是寧靜 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 本自生之 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 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 澈頭澈尾 無始無終 卽是前念不滅 後念不生 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 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 入於稿木死灰之謂矣 楨謂此二書求良知之所在 反覆申辨 亦可謂不憚煩矣 然謂之已得良知之真諦 則吾猶不能無疑也 蓋良之本義爲善

與性善之善無別 惟加之於知字之上 則已在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時 不可謂良知是未發之中 特謂良知是自未發之中而出 則近之耳 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 認本來面目 其實既不思矣 何善何惡之有 直是自不思中認本來面目而已 同一不思之氣象 而聖賢與佛皆各有其面目 孟子所謂睜然見於面 盎於背者 自非常人所可同日而語 謂此面目自有良知在其中則可 謂此卽是良知則不可 以其究屬未發之中也 良知則是已發之知也 孟子說夜氣 陽明謂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 其言曰良心 而不曰良知 下語亦有分別 蓋心在內而知則已在外矣 但竟謂不消說夜氣亦非 人在天地中 無日無夜氣 雖聖人不能舍之 豈得曰我已有良知 可置夜氣於不問乎 佛氏常惺惺之言 自是常存本來面目 但陽明輒以自私自利之心斥之 則亦門戶之見 不可爲訓也

十月初三日庚子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六十七度

問修道說 言率性之謂道 屬聖人分上事 修道之謂教 屬賢人分上事 先生曰 衆人亦率性也 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 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 聖人亦修道也 但修道在賢人分上較多 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 楨謂此以率性屬之聖人 修道屬之賢人 其意似謂聖人性之 賢人則非修

不可 不知此章三句義皆一串 不能以一句分屬一人 上句云天命之謂性 言人之性得之於天也 人當循其性之自然者而行之 是謂率性之謂道也 然性道雖同 而氣稟或異 不可無教以齊之 故修其道而教之 斯之謂教也 下文則且舍性與教而專以道言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 朱子章句謂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 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也 此則不能以率性之謂道專屬之聖人分上可知矣 十月初四日辛丑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一度

顧東橋與陽明書云 人之心體 本無不明 而氣拘物蔽 鮮有不昏 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 則善惡之機 眞妄之辨 不能自覺 任情恣意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陽明答云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 蓋承沿舊說之弊 不可以不辨也 夫問思辨行 皆所以爲學 未有學而不行者也 如言學孝 則必服勞奉養 躬行孝道 然後謂之學 豈徒懸空口耳講說 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 學射必張弓挾矢 引滿中的 學書則必伸紙執筆 操觚染翰 盡天下之學 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 篤者敦實篤厚之意 已行矣 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 問卽學也 卽行也 又不能無疑則有思 思卽學也 卽行也 又不能無疑則有辨

辨卽學也 卽行也 辨旣明矣 思旣慎矣 問旣審矣 學旣能矣 又從而不息其功焉 斯之謂篤行 非謂學問思辨之後 而始措之於行也 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 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 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 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 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 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 知行並進之功 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 而不及篤行 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 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 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 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 故必仁極仁 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 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 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 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 學至於窮理至矣 而尙未措之於行 天下寧有是耶 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 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 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 則知行之合一並進 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 夫萬事萬物之理 不外於吾心 而必曰窮天下之理 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 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 以裨補增益之 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 雖甚困勉 至於人一己百 而擴充之極 至於盡性知天 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 良知之外 豈復有加於毫末乎 今必曰窮天下之理 而不知反求諸其心 則凡所謂善惡之機 眞妄之辨者 舍吾心之良知 亦將何所致其體察

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 拘此蔽此而已 今欲去此之蔽 不知致力於此 而欲以外求 是猶日之不明者 不務服藥調理 以治其目 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 明豈可自外而得者 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 於此心之良知而已 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 不容於不辨 吾子毋謂其論之大刻也 楨謂陽明此論 於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節 析理至精 其言謂盡天下之學 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彌爲確當 是以中庸言博學之 而繼之以問思辨之功 凡所以爲問思辨者無非行也 終之以篤行之 凡所行者無非問思辨而得之學也 世儒往往以知與行分而爲二 此學遂不明不行久矣 余得陽明此說 服膺無數 因記於此 與天下學者共勉之

十月初五日壬寅 上午四時三刻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語錄 徐愛問 在親民 朱子謂當作新民 後章作新民之文 似亦有據 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 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 作新民之新 是自新之民 與在新民之新不同 此豈足爲據 作字卻與親字相對 然親字義 下面治國平天下處 皆於新民字無發明 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 皆是親字意 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 親之卽仁之也 百姓不親 舜使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 所以親之也 堯典克明峻

德 便是明明德 以親九族 至平章協和 便是親民 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親民 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 說新民便覺偏了 楨昔年著四書質疑 亦引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左傳昭公三十年而親其民 漢書谷永傳以親百姓 以爲斯皆古人言親民之確證 無煩改親爲新 後歷四十年 著大學述義 復改從程子作新 以謂易舊邦之民 爲新國之民 謂之新民 康誥曰 應保殷民 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卽此之謂作新民 於義爲長 今讀王陽明集 輒錄記於此

十月初六日癸卯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語錄 徐愛問 至善只求諸心 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 心卽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 愛曰 如事父之孝 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 治民之仁 其間有許多理在 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 此說之蔽久矣 豈一語所能悟 今姑就所問者言之 且如事父 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 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 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 都只在此心 心卽理也 此心無私欲之蔽 卽是天理 不須外面添一分 似此純乎天理之心 發之事父便是孝 發之事君便是忠 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 聞先生如此說 愛已覺有省悟處 但舊說纏於胸中 尚有未脫然者 如事父一事 其間溫

涼定省之類 有許多節目 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 如何不講求 只是有箇頭腦 只是就此心去

人欲存天理上講求 就如講冬溫 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 恐怕有一毫人欲問雜 講求夏涼 也只

是要盡此心之孝 恐怕有一毫人欲問雜 只是講求得此心 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 是箇誠於

孝親的心 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 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 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 便自要去

求個涼的道理 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 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 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

譬之樹木 這誠孝的心便是根 許多條件便是枝葉 須先有根 然後有枝葉 不是先尋了枝葉

然後去種根 禮記言孝子之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須是有箇

深愛做根 便自然如此 楨謂陽明說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明明是格除物欲便見天理 足以

駁朱子卽物窮理之說 陽明本謂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 但又謂意之本體便是知 意之所在

便是物 如意在事親 卽事親便是一物 於朱子卽物窮理之言 仍是藕斷絲連 其牽合附會更覺

勉強 須知意之本體既是知 則知所以事親便是天理 其知卽生於意 不必另有一事爲意之所附

屬也 如謂意之所在便是物 則大學但云欲誠其意者先格其物 亦足矣 不必加入在致其知 然

則陽明致良知之理 又從何說起乎

十月初七日甲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書云 孟子言必有事焉 則君子之學 終身只是集義一事 楨謂此解必有事焉 似未協 法言必苟也 言苟有事耳 何得認爲終身之事 三月十三日記曾論孟子此章 今不復贅 王陽明語錄 先生又曰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是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本體之正 但意念所在 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 卽是窮理 天理卽是明德 窮理卽是明 明德 楨謂格君心之格 是在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正 以論格物 未嘗不可通 蓋去其物之不正者以存其正 與格除物欲之物 亦總是窒欲之功 然不得爲窮理之功也 或有問於余曰 君言格物是格除物欲 似乎物必不可有矣 何以中庸又有不誠無物之說 似物亦 有不可離者乎 楨謂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 蓋謂道貫乎天地人物 欲盡道不外求誠 苟其不誠 雖物亦不能有 乃是以物譬人 非言人不可離物爲道也 自有卽物窮理之說 學者多 致疑於不誠無物 輒謂不誠則無物 必有物始能誠 而格物窮理之疑 終不可破 或人乃有是問 故余不得不盡言之 其實余自少時爲講章之學 對於不誠無物 卽如此解 亦聞之師者 固非

余之創見也

十月初八日乙巳 上午四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與徐愛論博文約禮云 禮字即是理字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

只是一物 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 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 如發見於事

親時 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事君時 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

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 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 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 至於作止

語默 無處不然 隨他發見處 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 這便是博學於文 便是約禮的功夫 博

文卽是惟精 約禮卽是惟一 楨謂陽明言禮字卽是理字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 卽古人所謂文

以載道也 就文發見此道者學而存之 便是約之以禮 如爲人子之禮 冬溫而夏清 昏定而晨省

冬寒不知求其溫 則親必爲寒所中 夏熱不知解其暑 則親必爲暑所浸 昏臥矣 必爲齊整其

牀衽 欲親之體安也 晨起之時 已隔一宿 急起問親體之安否乎 亦孝子之心不容已者也 凡

此皆良知之發見 卽天理之所存 亦道之載諸文者也 古時尙質 或未有此文 而憑吾之良知亦

可發見 既有此文 則約之以天理 而知其爲孝子所必當學 此卽顏子所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

也 然周末文勝 士君子所行 或亦不免繁文縟節之弊 故文雖博 要必約之以禮 而後不失其道 此則事事求教於吾之良知 良知以爲善 則行之可矣 抑吾家亦重定省之禮 然諸子孫之來定省者 問其意實如何 亦或未知也 但以爲禮當如是而已 此則徒成虛文 非約禮矣 不求教於良知 文不繁亦是虛 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余六月初一日記 曾言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不可以文與禮對待言之 然尙未詳發其義 今見陽明說 因復縱論之

十月初九日丙午 上午一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七十三度

昨日擲升官圖 朱守一屢得雙么 其官屢起屢跌 至諸人皆大賀 猶未逾四品 或勸其捐升 朱守一曰 且猶他 似有漠然不動於中者 余甚喜之 蓋游戲之事 得如此程度 亦不易 在他人則慍且怒矣 余以此事爲試金之石 驗心之機器 故嘗以之自試試人

王陽明傳習錄 希淵問 聖人可學而至 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 共同謂之聖者安在 先生曰 聖人之所以爲聖 只是其心純乎天理 而無人欲之雜 猶精金之所以爲精 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 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人 金到足色 方是精金 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 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堯舜猶萬鎰 文王孔子猶九千鎰 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 伯夷伊尹猶四五

千鎰 才力不同 而純乎天理則同 皆可謂之聖人 猶分兩雖不同 而足色則同 皆可謂之精金 蓋所以爲精金者 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所以爲聖者 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 而肯爲學 使此心純乎天理 則亦可爲聖人 猶一兩之金 比之萬鎰 分兩雖懸殊 而其到足色處 可以無愧 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 學者學聖人 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猶鍊金而求其足色 金之成色所爭不多 則煅鍊之工省而功亦成 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 人之氣質 清濁粹駁 有中人以上 中人以下 其於道有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 其下者必人一己百 人十己千 及其成功則一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 是純乎天理 卽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 以爲聖人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 逐一理會始得 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 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 名物上考索 形迹上比擬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 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 有萬鎰精金 不務煅鍊成色 求無愧於彼之精純 而乃妄希分兩 務同彼之萬鎰 鉛錫銅鐵雜然而投 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 既其稍末 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旁曰 先生此喻 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 大有功於後學 先生又曰 吾輩用功 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 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何等輕快脫洒 何等簡易 楨謂此以鍊金比之學聖 論極精妙 余昔以處境窮蹙 謂是

天與我之試金石 嘗教諸子務求足色 毋使人一試便見其爲銅質所麤雜 今人之金器 來自外洋者 有十八開十四開之分 皆非十分足色者也 願毋以混吾之足色金也 又陽明謂堯舜猶萬鎰 孔子猶九千鎰 似謂堯舜之成就大於孔子 不知孔子爲萬世師 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 此亦陽明之失言也

十月初十日丁未 上午一時起 寒暑表六十六度

陸澄問上達工夫 先生曰 後儒教人 纔涉精微 便謂上達 未當學 且說下學 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 夫目可得見 耳可得聞 口可得言 心可得思者 皆下學也 目不可得見 耳不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 上達也 如木之栽培灌溉 是下學也 至於日夜之所息 條達暢茂 乃是上達 人能預其力哉 故凡可用功告語皆下學 上達只在下學裏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 俱是下學 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 自然上達去 不必值尋箇上達工夫 楨謂王陽明言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 學者只當從下學裏用功 正合論語下學而上達語氣 然則上達更無可學者矣 竊嘗謂下學是學之在下 上達則達而在上 只盡吾下學之功 能否達而在上 則有天命是不可強求者 達與學自是兩事 自來將達亦攙入學裏爲說 實有不妥 陽明知下學之功已足盡

人之所能 而不知上達又別是一事 輒以耳不可得聞 目不可得見 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 爲上達 實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耳

十月十一日戊申 上午四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曰 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 諸先覺考諸古訓 自下許多問辨 思索存省克治工夫 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 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效先覺之所爲 則只說得學中 一件事 亦似乎求外了 時習者 坐如尸 非專習坐也 坐時習此心也 立如齊 非專習立也 立時習此心也 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所說 人心本自說理義 如日本說色 耳本說聲 惟爲人欲 所蔽所累 始有不說 今人欲日去 則理義日浹 安得不說 槩謂陽明謂學而時習之是學去人 欲 存天理 不亦說乎是說理義之浹洽我心 此誠是 然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 亦未嘗非效 其去人欲存天理 但先覺如何去人欲 如何存天理 旣不得其耳提面命 非自下問辨思索存省克 治工夫不能得 未可以爲專求諸外之事 而一概抹煞也 坐如尸 固是坐時習此心 然如尸非專 習坐之容乎 立如齊 固是立時習此心 然如齊非專習立之容乎 習之旣熟 則坐必如尸 立必 如齊 敬卽存乎禮之中 二者所以爲主敬之目也 若不習此容 則坐時隨意傾側搖動 立時多慢

不恭 則何以爲敬 何以習此心使之去人欲存天理哉

十月十二日己酉 上午四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答王虎谷書云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 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吾道之幸也 喜慰何可言 宏毅之說極是 但云卽不可以棄去 又不可以減輕 既不可以住歇

又不可以不至 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 不得已之意 與自有不能已者尙隔一層 程子云知之

而至則循理爲樂 不循理爲不樂 自有不能已者 循理爲樂者也 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 知性

則知仁矣 仁人心也 心體本自宏毅 不宏者蔽之也 不毅者累之也 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

累 則自無不宏毅矣 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 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 蓋本分之內 不加毫末焉

曾子宏毅之說 爲學者言 故曰不可以不宏毅 此曾子窮理之本 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 學者徒

知不可不宏毅 不知窮理 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 作而強之以爲毅 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 其

去仁道尙遠也 此實公私義利之辨 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楨謂陽明言宏非有所擴而大之 毅

非有所作而強之 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 此語甚精 先王父春田府君 嘗有一經義文 以此立意

余少時曾熟讀之 自辛亥湖樓之火 先府君經義文稿 盡爲六丁攫去 入民國百憂滿腸 老而

善忘 竟不復能記誦 中夜閱王陽明文集 有所感觸 爲之痛心 先王父爲廣州府學廩生 姚文偉公文田督學 見其文 以爲宿儒 拔置第一 及進謁 猶少年也 生平治三禮及文選 所遺手澤 有八比文盈尺餘 又有六臣注文選一部 丹黃幾滿 均遭燬於湖樓之火 此皆紹楨之罪終古不能贖者也

十月十三日庚戌 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王陽明與楊仕鳴書云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 乃是孔門正法眼藏 於此見得真的 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 實諸鬼神而無疑 考諸三王而不謬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此者方謂之知道 得此者方謂之有德 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 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 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 雖千魔萬怪 眩瞽變幻於前 自當觸之而碎 迎之而解 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尙何疑慮之有 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 四面皆無倚靠 萬事不容染著 色色信他本來 不容一毫增減 若涉些意思 便不是合一工夫 楨謂致知是大學誠意以前之一段工夫 王陽明求之孟子而得一良字加入之 曰致良知 使學者不爲不良之知所誤 誠有功於學者 然謂得此已足 不須更誠其意 正其心 修其身 則世安得此生知安行之聖人 如其說知此者方謂之知道 可也

得此者方謂之有德 則尙難言也 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 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 可也 迷此而行 卽謂之冥行 則未見其行也 謂鬼魅魍魎無所逃其形 可也 謂千魔萬怪 觸之而碎 迎之而解 則未可信也 至舉中庸所言君子之道 本諸身 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 建諸天地 質諸鬼神 百世以俟聖人者 舉致良知三字便足以了之 抑何其言之易 而自信之太奢乎 陽明嘗言知行合一 此但有知而未見其行也 聖人可學 而非空言所能致也 學聖人者宜加深勉也

十月十四日辛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黃勉之與王陽明書云 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 看來大段不錯 不知宋儒何故非之 以爲愛自是情 仁自是性 豈可以愛爲仁 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 情卽已發之性 仁卽未發之愛 愛卽已發之仁 如何喚愛作仁不得 言愛則仁在其中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周子曰愛曰仁 昌黎此言 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 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 王陽明答曰 博愛之說 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 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 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 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 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 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 方可謂之仁 若只知博愛 而不論是與不是 亦便有差處 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 大抵訓釋字義 亦只是得其大概 若其精微奧蘊 在人思而自得 非言

語所能喻 後人多有泥文着相 專在字眼上穿求 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楨謂愛自是情 仁自是性 豈可專以愛爲仁 此說見伊川語錄 陳北溪字義云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 漢人只把作恩惠說 太泥了愛 將仁看得全粗了 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 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 謂仁是性 愛是情 然自程子此言一出 門人又將愛全掉了 一向求高遠去 不知仁是愛之性 愛是仁之情 愛雖不可以正名仁 而仁亦豈能離得愛 程子此說本有語病 北溪謂仁是愛之性 愛是仁之情 則分別甚瑩澈 陽明謂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 但亦有愛得是不是 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不是 亦便有差處 分別尤細 蓋愛本自仁之性發生 既發生則屬諸情 而不可謂其必如性之盡善也 十月十五日壬子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 問墨氏兼愛 何以不得謂之仁 先生曰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 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 然其流行發生 亦只有箇漸 所以生生不息 如冬至一陽生 自必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 若無一陽之生 豈有六陽 陰亦然 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 惟其有箇發端處 所以生 惟其生 所以不息 譬之木 其始抽芽 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 抽芽然後發榦 發榦然後生 枝生葉 然後生生不息 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 能抽芽 必是下面有箇根在 有根方生 無根

便死 無根何從抽芽 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生意發端處 如木之抽芽 自此而仁民 而愛物 便是發榦生枝生葉 墨氏兼愛無差等 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 便自沒了發端處 不抽芽 便知得他無根 便不是生生不息 安得謂之仁 孝弟爲仁之本 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楨謂陽明此論仁道發端處 極有理 孩提之童 只能識父兄 其不能遍愛及於途人者勢也 毋論孩提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故子貢問博施濟衆 孔子有何事於仁之答 苟愛途人如其父兄 則視父兄亦必如途人 其父兄視之且與途人無異 欲兼愛者反無所愛 所以墨子之兼愛 不得謂之仁也 然有發端 亦必有擴充 見人則愛 終不失爲仁之用心 若曰吾之愛只能施諸吾之父兄 更不他及 亦非仁民愛物之道也

十月十六日癸丑 上午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五度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 先生曰 且道如何是敬 曰只是主一 曰如何是主一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 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 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 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 日孚請問 曰一者天理 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 若只知主一 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 無事時便是着空 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 所以居敬卽是窮理 就

窮理說 專一處便謂之居敬 就居敬說 精密處便謂之窮理 却不是居敬了 別有箇心窮理 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 名雖不同 門功夫只是一事 楨謂陳北溪亦以心主這箇事 不別把箇事來參插是主一 文公謂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 正如此 大抵宋儒之說皆然 陽明謂飲酒好色 逐物非敬 至爲明白矣 其言一卽是理 尤精當 說文道立於一 道亦卽理也 知主一是此心在理上用功 乃所以爲居敬 乃所以爲窮理 否則逐物而已 陸澄問主一之功 陽明亦以專主一箇天理答之 但云一箇 則仍以一爲數目字 而不言一卽道 道亦卽理 是亦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 陽明又謂易言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敬卽是無事時義 義卽是有時事敬 兩句合說一件 如孔子言修己以敬 卽不須言義 孟子言集義 卽不須言敬 會得時橫說豎說功夫總是一般 若泥文逐句 不識本領 卽支離決裂 工夫都無下落 楨謂此以義與敬對勘 亦甚精透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 何以謂義內也 曰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此所問者義 而以敬答之 可見義亦卽是敬 易言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析言之雖有直內方外之分 合言之則誠如陽明所謂兩句合說一件也 梁日孚又問 窮理何以卽是盡性 曰 心之體性也 性卽理也 窮仁之理 真要仁極仁 窮義之理 真要義極義 仁義只是吾性 故窮理卽是盡性 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 至仁不可勝用 這便

是窮理工夫 日孚曰 先傳謂一草一木 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 如何 先生曰 夫我則不暇 公先去理會自己性情 須能盡人之性 然後能盡物之性 日孚悚然有悟 楨謂陽明此說窮理卽是黜性 尤精透 性是吾之性 可見更不須求之物 然陽明總不能盡擺脫其格物之說何也

十月十七日甲寅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北溪字義云 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 萬事無所不統 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 孔子所以學不厭者 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 孟子所謂盡心者 須是盡得極大無窮之量 無一理一物之或遺 方是真能盡得心 楨謂陳北溪言此心萬理無所不包 孔子所以學不厭 孟子所謂盡心須是盡得極大無窮之量 此言是也 然欲其無一理一物之或遺 則物由外人 而吾以此心逐之 不得爲盡心之道 此由宋儒誤解格物窮理 遂不知盡心知性之學耳 北溪又謂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 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聞 畢竟於此心無窮之量 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萍鄉胡氏曾駁之 謂時與地隔 耳目有窮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雖聖人有所不知 似未足爲孟子病 楨謂未學諸侯之禮 班爵祿之制 尤不足爲孟子病也

北溪字義云 繼之者善 乃是就其間造化流行生育賦予 更無別物 只是箇善而已 此太極之動

而陽時 所謂善者 以實理言 卽道之方行者也 到此者爲性 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 各成箇性耳 是太極之靜而陰時 禎謂宋儒以動靜說天理 說太極之道 實非天行健生生不息之理 惟自人物之生所受賦予言之 則有動亦有靜時 北溪所謂太極之動而陽時 太極之靜而陰時 此動靜尙合 但旣賦予於人 則屬諸人 不得爲太極之陰陽耳

十月十八日乙卯 上午四時起 是日赴南京未攜寒暑表

王陽明傳習錄 問知至而後可以言誠意 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 如何用得克己工夫 先生曰 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 則於此心天理上精微 日見一日 私欲之細微 亦日見一日 若不用克己工夫 終日只是說話而已 天理終不自見 私欲亦終不自見 如人走路一般 走得一段 方認得一段 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 問了又走 方漸能得到欲到之處 今人只管愁不能盡知 只管問講 何益之有 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 方愁不能盡知 亦未遲在 禎謂大學云知至而后意誠 未有知未至而可言意誠者也 其克己功夫則當用在致知之前 所謂格物是也 我之物欲方格去 則天理來 物欲來則天理去 無並至之理也 天理旣至 急誠吾之意 正吾之心 以存養之 毋再令物欲來侵 則得之矣 陽明謂克得自己無私可克 方愁不盡知 其實無私可克之時 已盡屬天

理矣 猶以爲未盡知 此則不自滿假 尤爲聖賢之用心也 但陽明以意之所著爲物 於格物致知 誠意三事次第 往往亂之 此則不可不細認也

十月十九日丙辰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傳習錄云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 此卽誠意之事 意既誠 大段心自正 身亦自修 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 修身是已發邊 正心是未發邊 心正則中 身修則和 槩謂陽明嘗答其弟子之問 以知之發動是意 意既爲知之發動 則正心自不得爲未發 其實格物致知亦皆在已發邊 未發則不能辨其孰爲天理 孰爲物欲也 功夫之難 亦正在格物欲存天理耳 此爲天理人欲之戰勝關頭 學者不可不知也 昨在南京 曾說陽明於格物致知誠意 往往亂其次第 此條亦當與前說參觀

十月二十日丁巳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傳習錄 問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 聖賢只是爲己之學 重工夫不重效驗 仁者以萬物爲體 不能一體 只是己私未忘 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 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 天下皆與其仁 亦在其中 如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亦只是自家不怨 如不

怨天不尤人之意 然家邦無怨於我 亦在其中 但所重不在此 楨謂此卽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 明明德者其工夫 平天下則其效驗 一日克己復禮其工夫 天下歸仁則其效驗 朱子以效驗言 未可以爲非也 天下豈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哉 然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自是聖賢之用心 不求其效而自然有效 則天理也 有時德已明而天下猶未平 則天之理必別有在 我之德固已不失 聖人自不怨天也 仲尼不有天下而爲百世師 非效驗乎 其效不更大於當時之平天下乎 至陽明謂邦家無怨於我 似尤不當理 豈有邦家皆怨而可爲仁者哉 孟子告子篇 孔子曰 操則存 舍則亡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唯心之謂與 楨謂此四句形容心之難存易亡 至爲精警 孟子曰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求放心 則心不逐物 可存而不可亡矣 學問之道 必以此爲著手工夫 亦卽格物是也 物格而吾心之良知可致 由是而意識 而心自正矣 孟子又曰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宮室之美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妻妾之奉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本心卽吾所本有難存易亡之良心也 孟子又有放其良心違禽獸不遠之言 則良心固可放失哉

十月二十一日戊午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論語憲問篇 不逆詐 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王陽明曰 不逆不億而先覺 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 而自陷於詐與不信 又有不逆不億者 然不知致良知之功 往往又爲人所欺詐 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 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以是存心 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 而只此一念 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 尙亦不失爲善 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 蓋良知之在人心 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 不慮而知 恆易以知險 不學而能 恆簡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違 天且不違 况於鬼神乎 君子學以爲己 未嘗虞人之欺己也 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 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 恆自信其良知而已 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 誠則明矣 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 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 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 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 不欺而誠 則無所容其欺 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信而明 則無所容其不信 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謂如神 謂可以前知 猶二而言之 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 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 若就至誠而言 則至誠之妙用 卽謂之神 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無不知 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楨謂陽明

言君子恆不自欺其良知 恆自信其良知 恆務自覺其良知 此說甚整澈 其論至誠之妙用尤精到 人世間欺詐之術 不相信之事 與聖賢之知行 本自背道而馳 不可相提並論 古之聖人 不逆計人之欺我 亦不臆度人之不信我 但求諸己而已 不問人也 如象謨蓋都君 方入舜宮 欲取其干戈琴張 乍見舜不能不有忸怩之色 此所謂天良發現之時 舜見其天良已發 故誠信而喜之 喜其當時之忸怩 更不復計其已往之謨蓋矣 此聖人不念舊惡之道也 若舜之於父母 只知共爲子職 固無疑父母不信己之心而億之 完廩浚井 既下既出 何所用其猜忌 此在父子天性 固當如是 卽對平人亦無他術 但問我之可欺不可欺 我之可信不可信而已 十月二十二日己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講良知之學 清儒如陸稼書張揚園皆痛詆之 不遺餘力 平心而論 良知二字 從孟子得來 亦非陽明所創立 孟子又有放其良心違禽獸不遠之言 良心亦卽良知也 近世流俗論人 動曰此人太無良心 已成口頭語 人之爲惡 其始念未嘗如是 一轉念間爲計較利害之心所勝 則惡念生而善念退矣 其爲惡之中 亦未必無悔悟之萌 而利害之機已成 憚於懺改 遂終於爲惡 亦有始發善念 一轉而遂消沮者 大學言小人見君子 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未始非良心之作用

也 以史事證之 類此者不勝枚舉 是良心必不可無 明矣 致知本是格物後之第一步工夫 能格除物欲 始能致知 然後有良知之可言 然後誠意正心有工夫可辨 陽明之誤 則以爲有我之良知則萬事已足 幾夫誠意正心之工夫亦可不講 自侈過甚 致招後儒之攻擊 實則陽明之失 尙有在彼而不在此者也

十月二十三日庚申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昨日記以陸稼書張揚園皆痛詆王陽明致良知之學 特爲辨之 頃檢黃黎洲所撰明儒學案云 有明學術 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 未嘗反身理會 推見至隱 所謂此亦一述朱 彼亦一述朱耳 高忠憲云 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 皆無甚透悟 亦爲是也 自姚江指點出良知 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 便人人有箇作聖之路 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脉絕矣 然致良知一語 發自晚年 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 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 說玄說妙 幾同射覆 非復立言之本意 先生之格物 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以聖人教人只是一箇行 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行也 篤行之者 行此數者不已是也 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 以救空言窮理只在知上討箇分曉之非 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 求見本體 只在知識上立家儻 以爲良知 則先生何不

仍窮理格物之訓 先知後行 而必欲自爲一說耶 楨謂黎洲此說自是持平之論 但陽明誤解格物 黎洲亦未有以訂正之 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與宋儒之卽物窮理 亦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耳 非格除物欲 則吾心之良知終不能發現 所謂致字行字皆空言也 雖有作聖之路 誰其行之

十月二十四日辛酉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度

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 楨謂備非美名也 禮祭統云 備者百順之名 無所不順者謂之備 世人且以備爲福 而不知物至而入化物矣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也 莊子亦有說云 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此聖人指當時之君主) 豈不可哀哉 孟子下文云 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蓋言斯時惟反諸己身而求吾性分之內真實之理 庶幾可得吾之大樂 或猶未至 則疆恕而行 求仁亦復不遠 不至以身殉物 大學言格物 其義本爲格除物欲 學者不察 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 遂并孟子此言萬物皆備爲美談 不知孟子說反字 本指人性自不善以復於善之稱 所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也 此言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正以萬物環伺於我 我之本性失矣 非反身而誠

不可復我之性也 否則但言萬物皆備於我 樂莫大焉 亦可矣 何必多此反身之說乎

十月二十五日壬戌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二月初八日記 薛文清說 天地間只一氣 因有動靜 故有陰陽剛柔之分 槓以爲天地之氣只是健 是以不能息 無有靜時也 昨思樂記言人生而靜 因悟天地之氣本是充塞無空隙 人之得之

則離天地而入人體 雖造化流行 理原一貫 而在人自不能無動靜 人生而靜者 蓋言天地之氣 周流不息 人得之而生 始有一靜 靜亦復動 則自人得之而有動靜之機矣 人生而靜四字

曲盡天地之氣生人之妙理

十月二十六日癸亥 上午一時半起 寒暑表六十五度

晚臥楊上 令朱姬取一書 告之曰此書放在某處 朱姬果取來 因思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求放心亦如吾之取書矣 (論語隱居放言 何晏註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 吾粵至今皆謂置爲放) 然則放心亦有善不善之分 放心於安宅 放心於義路 此放心之善者也 武成言放牛於桃林之野 亦未嘗不善也 放心於酒池肉林 放心於酣歌恆舞 則不善矣 余少時頗習八比 謂欲應試 此則繫心於利祿 不得爲善者也 年未弱冠 卽著成四書質疑 爲問此爲明道計乎

或發蒙計乎 實不敢存此心 問此爲好名爭勝計乎 雖未自訟 其實亦不離於此也 孟子加一求字於放心之上 當求放心之地爲何如 分別其善不善而已 人之所處 亦有可爲善可爲不善者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放心於富貴貧賤患難之中 求其道而處之 置此心於安樂之地 則得耳 放亦有棄之逐之之義 書舜典放驩兇於崇山 棄逐之也 人之心則不可棄與逐之也

十月二十七日甲子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七度

離婁篇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朱子集註以孝子之事親爲說 前者

易門來坐 談及此章 謂恐不獨指親喪 孔子朋友死無所歸 曰於我殯 亦未嘗不重之 當兼朋

友言也 楨當時無以答之 頃讀子張篇士見危致命 竊疑孟子言送死 亦猶之致命耳 人之得生

固恃夫養 故世人恆視養生爲大事 不知致命之時 一生之事已畢 死有重於泰山 亦有輕於

鴻毛者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生死之際 豈不大哉 孟子見世人祇知重其生 而竟自亡其有死

之一日 故以唯送死足以當大事警之 送死言己之死 非指人之死也 漢書食貨志下集註引應詔

云 送致也 是送有致義 然不有易門之一談 余素未注意 讀書之不可無朋友講習也如此 顧

余之交游滿天下。安得人盡易門哉。余撰此說與八兒承焉閱之。承焉曰。論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中庸國無道至死不變。足證古人以死殉道之理。亦所謂送死足當大事也。余喜其能知引申其義。因並記之。

十月二十八日乙丑 上午四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度

程伊川語錄云 致知在格物 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 因物而遷 迷而不悟 則天理滅矣 故聖人欲格之 楨謂此可見格物正是格除物欲 因物而遷者 吾心之理因物而遷也 迷而不悟者 吾之知爲物所迷而不悟也 非由外鑠 我固有之 此自指吾心之理而言 指吾心之知而言 不能指物也 語錄又云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 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君子之學 將以反躬而已矣 反躬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此言天下之理得 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 誠哉是言也 反躬者 蓋謂吾之躬先有非理者在 反之而理得也 反躬在致知 則知此理而已 致知在格物 依吾之說 則必爲格除物欲 依宋儒之說 則爲窮物之理 此物之理方窮 彼物之理又至 萬物有萬理 永不能窮盡 則聖人君子之學 永不能得矣 何從而反躬 語錄又云 理猶窮也 物猶理也 窮其理然後可以致知 不窮則不能致也 物格者適道之始歟 欲思格物 則固

已近道矣 是何也 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此解格爲窮 字書固無此訓 解物爲理 則宋儒旣指天爲理 指性爲理 物豈不與天無異 與性無二乎 則何不逕曰致知在知天知性乎 思格物者猶在思想之中 不得遽爲近道 亦不得謂之已收其放心 竊疑程子於格物之說 本不如此 後爲卽物窮理之言所惑 遂並其前此之說是者亦復自相矛盾 故不憚臚舉而辨之

十月二十九日丙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大學格物 余昔解之 不從程朱卽物窮理之說 以爲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矣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此說見禮樂記 以之疏證大學格物 可以毫無疑義矣 惟禮緇衣又載子曰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學者於此 尙不能無疑 余昔亦嘗疑之 後乃頓悟此亦非卽物窮理之謂 蓋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義 言有物學之博也 行有格 則卽其物而別選之 除其不善者而存其善者 約之義也 所謂行有格也 何嘗不與余說融會貫通哉

十月三十日丁卯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曰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雖荀楊亦不知性也 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 性卽是理 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 氣有清濁 稟其清者爲賢 稟其濁者爲愚 楨謂程子此說是也 黃百家援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 及爲不善非才之罪兩語 謂明明言無不善之才 麩麥播種 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 就其中之生意爲性 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 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 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 然而上知下愚 實不可移 將謂才無不善 降無爾殊乎 嗟乎 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 最難剖斷 於是後儒遂有氣質之性 義理之性 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 氣質之性也 孟子之言 義理之性也 將一性岐而二之 不知氣質中指其義理之名 義理無氣質 從何託體 氣質無義理 不成人類 氣質義理一物也 卽一性也 試爲從本言之 易傳不云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自繼之而言 陰助之流行 尙著於人物 其時道體之冲和於稷 粹然至善者也 及其有所賦予 或成而人或成而物 就人之氣質 得陽陰天命之全 而性善焉 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 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 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 將一粒麥種看 生意是性 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 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 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 曰性善 氣質不善 然而愚賢不肖 生來不等者 天命

至精 著於生初 當其在胎之時 卽有習染 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 如此麩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之不齊 說不得麩麥之性不同也 孔子言習相遠 習不僅在墮地之後 其在胎卽有習矣 總之於天命之性無與也 楨謂黃百家此說 竟欲將孔孟以來性善之言 一概推翻 謂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 又謂孔子言相近 言上知下愚 皆是氣質之性 人之氣質 得陰陽天命之全 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 然則孔子言性相近 孟子道性善 中庸言天命之性 皆非矣 其所憑以肆其口舌者 不過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一語 豈知孟子也字 當讀作耶 正謂其爲不善是才之罪耳 其上文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耶 (四書用也字當作耶字解者甚多 余舊有說 今不復贅) 其語意本無可疑 孟子之所以提出才字者 正以見人性皆善 其不善者由於氣質之變 而氣質之作用 則全在才 然才亦有可爲善者 下文言仁義禮智之心 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 其人之相去 至於倍蓰無算 皆由不能擴充而盡其才也 若能擴充其仁義禮智之心 而盡其才以爲之 才亦何嘗無善哉 下文曰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 孔子曰 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 此言天之生民 有物欲之不善 必有法則之善 而民之常性 則本是好茲懿德者也 其能盡其性者才爲之 不能盡其性而爲不善亦

才也 朱子集註亦謂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爲才無不善 似於也耶二字之辨 亦有未明 此字之誤會 所關豈不大哉

學壽堂日記卷十一

十一月初一日戊辰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伊川語錄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甚矣慾之害人也 人之爲不善 慾誘之也 誘之而弗知 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 故目則欲色 耳則欲聲 以至鼻則欲臭 口則欲味 體則欲安 此則有以使之也 然則何以窒其慾 曰思而已矣 學莫貴於思 惟思爲能窒慾 曾子之三省 窒慾之道也 槓謂程子既知欲必有所使之 則必絕其使之者始可言窒慾 樂記不云乎 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然則窒慾非絕其物之至不可 絕其物之至 則利用格矣 苟不能用格 則繼日以思無益也 余往者嘗言樂記此章 爲講性理之學第一要讀之書 宋儒輒不注意 此猶家有奇寶 爲賊所据 不去逐賊 而思入寶山以求之 寶何曾得 空寄其思而已

十一月初二日己巳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云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 敬不可謂之中 但敬而無失卽爲中也 槓謂

喜怒哀樂當未發之間 原無所謂何喜何怒何哀何樂 卻自有其喜也怒也哀也樂也之根在其中 平時不知所以持之 則發時必不能中節 程子以敬無失持之 是也 此卽敬以直內之道也

十一月初三日 庚午上午六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一度

徐節孝曰 天能命人之性 而不能就人之性 唯人能就其性如此 則與孔子之意合 孔子曰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 楨謂此言天能命人之性 而不能就人之性 用就字極有意味 就猶孟子言水之就下 有因其勢而利行之之意 人得繼之者善以成其性 更須因其性所得之善而有以成就之也 繫詞所謂成性存存 亦卽此義也

十一月初四日辛未 上午八時起 寒暑表四十度

昨夜乍寒 風甚大 就寢已十一時 四處風聲 驚擾不能合目 又禦寒具未備 身發抖 牙自相擊 只得起飲白蘭地酒 直至四時復臥 今早八時始起 飲酒時持徐節孝荀子辨讀之 有欲爲之訂正者 其說甚詳 不能登記 俟諸異日 又閱石徂徠文集 有救說云 道大壞 由一人存之 天下國家大亂 由一人佚之 古言大廈將顛 非一木所支 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 顛而不支 坐而視其顛 斯亦爲不智矣 曰見可而進 量力而動 其全生苟安者歟 楨讀此甚服徂徠之氣量

先生固自謂勇過孟軻者也 然此事亦總由天耳 天不欲平治天下 孔子孟子終無如之何也 道之爲道 則非國家之比 有幾希之存卽復生 卽無一人之存 終在天壤間耳 故孔孟之力能維萬世垂絕之道統 而不能救瀕於喪失之國家

十一月初五日壬申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三十七度

昨在呂岳泉家讌飲 十時始歸 就寢甚遲 早起甚晏 得睡有七小時 此爲從來罕見者 心甚愉快也 讀伊川語錄有曰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 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學之至也 楨謂意必固我皆聖人所絕無 而學者未講誠意之學 則四者必不能絕 喜怒哀樂之發 亦皆不能中節矣 大學致知之後 卽以誠意爲主 能誠意則必固我皆忘 而喜怒哀樂之性亦不至爲所累 學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十一月初六日癸酉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朱子曰 伊川說話 如今看來 中間窳無小小不同 只是大綱統體 說得極善 如性卽理也一語 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 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楨謂宋儒說性理 發揮甚爲透澈 固是有功 然謂伊川說性卽理也一句 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者 則亦太過 賈子六術道德篇云

性者德之理 雖加了一德字 然不可謂非性卽理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此雖連性情爲說 然亦有理字 不可謂其非理

十一月初七日甲戌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七度

伊川語錄云 張天祺嘗自約數年 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 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像 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只管念箇中字 此則又爲中繫縛 且中字亦有形像 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 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 禎謂觀此說足見心之易放難收 旣收得來 必須繫縛住 是所謂旣入其筥 又從而招之矣 君實之術用中字 其實能持敬便得之耳

敬之義主一無適 卽是中也 余曩者祭祖 必默誦如神在千百遍 儼然吾祖端坐其上 然拜他神無形可象者 此心仍外馳 思他事 後得一法 拜時默自贊禮 曰跪拜興 跪拜興 然心雖不念他事 終不得謂之敬也 卽此一端亦爲之數十年不能純熟 仁在夫熟 豈不難哉

十一月初八日乙亥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五十五度

伊川語錄云 居敬自然簡 居簡而行簡 則似乎太簡矣 然乃所以爲不簡 蓋先有心於簡 則多却一箇簡字矣 居敬則心中無物 是乃簡 問人之燕居 形體怠惰 可否 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

者 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 楨謂大戴禮記小辨篇 通道必簡 盧注簡約也 論語居敬行簡簡字 亦當訓爲約 卽約之以禮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 此之謂約 蓋約束之意 說文約纏束也 自行束脩 亦是也 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 亦取其能自檢束耳 宋儒多誤認簡爲簡省之簡 或認爲簡慢之簡 故程子有先有心於簡之言 或人又有怠惰之間 不知居敬正所以藥其簡慢 此不必言也 學者先有心於簡 而以敬持之 斯亦可矣 有心於簡而不知敬 斯所謂居簡而行簡 毋乃不可乎

十一月初九日丙子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伊川語錄曰 孟子養氣一章 須是實識得 方可勿忘勿助長 只是養氣之法 如不識怎生養 有物始言養 無物又養箇甚麼 浩然之氣 須是見一箇物 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 孟子言躍如也 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楨謂伊川言有物始言養 浩然之氣須見一箇物 反覆思之 尙不得其解 以楨之愚 固以爲物不可至 尤不可逐 物至則與之化 逐物尤易亡其心也

十一月初十日丁丑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六十度

荀子曰 今人之性 目可以見 耳可以聽 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 徐節孝辯曰 奚物而不可學也 赤子之性也 不匍匐矣 旣匍匐也 不能行 必須左右扶持 猶曰姑徐徐云爾 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 其故何哉 蓋曰學而已也 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 其始也目不能視矣 耳不能聽矣 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 聽可以辨五聲之和 卒能如此者 其故何哉 亦曰學而已 夫奚物而不可學邪 楨謂二子之說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耳目之能視聽 手足之能運動 才爲之也 人之初生也 墮地開目 卽能視矣 有聲入耳 卽聞之矣 手足亦能動矣 其僅僅能如是者待血氣之充長 非待教也 血氣之充則自視自聽自運動 以至於見泰山之大秋毫之末 聞聲音之粗細 手則能舉百十斤之物 足則能行百十里之地 皆不待教 亦其才爲之也 然才之能自得者如是而已 亦有所限也 目之所見 何爲紅 何爲黃 無人告之 則不知也 耳之所聞 何爲五聲 亦非告不知也 手能舉 但知取食而已 足能行 但知向有食之地而已 此其才之所自得者 視其力而已 禽獸亦自能之也 惟人則有天命之性 與禽獸不同 率其性而爲之 則有道可由 聖人又修其道而教之 乃至於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其所成者雖其才 然實則由其性有以就之也 無此善性 則其才亦但能充其力之所至 而無所用其巧 故孟子論聖人 譬之於射 有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之說 然則力爲才之所固有 而巧

則非受之於性不可明矣。黃百家於宋元學案有附說云：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繼以規矩以爲方圓。因聰繼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爲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黃百家固尚才而不尚性者。余於十月三十日所記，已駁之。此說獨尚性善而不言才，亦甚難得也。

十一月十一日戊寅 上午六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伊川語錄云：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又云：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槓謂此卽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此當指行言。就學言亦是行。非僅於知便爲學也。

十一月十二日己卯 上午七時起 寒暑表五十五度

夜不能睡 又復飲酒 一時始睡 臥中憶及前月日記曾言萬物皆備於我非美譚 蓋萬物環伺於我 我將從物而化也 此時唯有反身而存其誠 庶可抵禦此萬物 世人以物欲爲樂 而不知其爲戕身之具 故唯反身而存其誠 乃爲至樂也 存卽易所謂閑邪存其誠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爲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以養心言 存其心養

其性 卽存其誠也 孔子曰操則存 雖亦惟心之謂 然程子解此以敬以直內爲言 則亦誠也 又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存之者存其心存其性 亦卽存其誠耳 又孟子曰 存乎仁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言存仁猶言存誠也 豈無仁義之心哉則義亦言存矣 前所記只論反身而誠 未及存字 今再爲說之 又萬物皆備於我矣 矣字亦有深味 蓋世人莫不喜萬物之備於我也 勞勞擾擾 幸而皆備 孰知幾並吾之身而殉之 並吾之性而去之乎 非急急反身自存其誠 不可自保 尙復何樂焉

十一月十三日庚辰 上午五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陸象山與曾宅之書云 存誠持敬二語 自不同 豈可合說 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

書言曰嚴祇敬六德 又言文王之敬忌 又曰罔不克敬典 詩言敬天之渝 又言敬之敬之 又言

聖敬日躋 論語言敬事而信 又曰修己以敬 孟子言敬王敬兄 未嘗有言持敬者 觀此二字 可

見其不明道矣 楨謂此所爭辯者持字 非敬字 若以敬言 則經典可臚舉者何止此十一文 持乃

就學者用工夫說 論語言居敬居處也 止也 雖古無訓持者 然持之義爲執而不釋 執敬不釋

亦近於言處言止矣 詩序言持盈守成 盈可言持 敬何不可言持 禮謂執虛 虛可言執 敬何不

可言執（北溪字義曾以執虛解敬字）象山有意吹求亦殊無謂耳

十一月十四日辛巳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陳古靈文集答徐洪云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 長而與萬物俱化 終身與萬物浮沈 以是而求至於聖人 難哉 楨謂此說人與萬物若有憾焉 余前日論孟子萬物俱備於我矣之言非美譚 古靈其亦知言哉

古靈又云 古之聖賢 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 一夫不獲 則不能安乎身 曰天假手於我以養之 吾何忍弗顧也 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 伊尹五就桀 太公七十歸周 孔子皇皇諸侯之國 彼豈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 一畝之宅可以終身 訢然而忘天下哉 楨謂禹稷伊尹太公固是當時得行其志者 不可比孔子也 以孔子之聖 而皇皇諸侯之國 蹙蹙靡所騁 悲天命 憫人窮 固亦無如之何也 天不欲平治天下 則何必生孔子 當時之孔子 雖欲不忍亦忍而已 不隱亦隱而已 然退而著書 卒以救萬世 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者矣

十一月十五日壬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孟子公孫丑問 伯夷伊尹於孔子 若是班乎 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爲也 是則同 楨謂堯舜之道 以選舉揖遜而得天下 誠不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矣 自夏啓後 以征誅而取天下 欲不殺人可乎 武成之血流漂杵 孟子固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然不多殺或有之 無有不殺人者也 今民國定有總統選舉法 本可以不殺人 大局初定 袁世凱欲得總統 孫中山遂讓之 余見中山譽之曰 君以天下讓 此中國三千餘年所未有者也 中山曰 吾但見歐美民主國 每屆選舉總統 各出競爭之術 舉國若狂 殆非盛德所有 使中國永無此爭總統之事 豈不美哉 余聞此言 中心服之 民國七年 中山回粵 邀余相從 時余方隱於神戶 遂翻然而歸 嘗爲粵民言此事 亦無不以爲堯舜再見也 其不能爲堯舜 則天也 至於今日則反其道而行 并總統而無之 人之所屬意者 不在爲總統 唯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已 余甚痛之 余尤痛中山之先死 不得見今日之情狀也

十一月十六癸未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六度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 息禮義 性惡則興聖王 貴禮義 徐節孝辨曰 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 男有室 女有歸 人倫之常道也 君必有民 民必有君 所以爲天下也 不然 何以爲天下 聖

王之興 豈爲性惡而已哉 故性善則聖王愈治 得禮義則愈興 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 性善而得禮義 如物萌而得膏雨也 勃然矣 有何不可哉 楨謂荀子以爲人之性惡 是以爲之起禮義 若性善則無所用禮義 故可息禮義 息禮義則聖王亦可去矣 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誼實相同 徐節孝以爲民必有君 乃所以爲天下 聞去聖王三字 卽若孔子之失其乳母 不得不驚而訝之 不知無君而治 孔子時如荷蓀丈人 孟子時如楊朱之徒 均甚主之 民必有君固不能視爲一定不易之理也

十一月十七日甲申 上午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度

昔在游子大中丞幕府 談及武王夢帝與九齡之事 游曰齡卽鈴也 蓋武王夢見天帝以九鈴與之 醒而告文王 引爲撫有九國之兆 文王不以得國爲事 故教武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爲鈴 齒亦鈴也 我得年百 爾則九十耳 百與九十亦不過圓夢時姑言之 不必據以爲實也 傳經者將鈴字概認爲齡 其義遂不可通 楨攷孔疏亦言皇氏以九齡爲鈴鐸 於理有疑 今得游說 固無可疑之理也 禮文王世子此節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之下 尙有吾與爾三焉 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而終 十九字 疑後人因文武終後所得之年 妄爲加入 鄭氏不能辨 遂有文王以憂勤損壽

武王以安樂延年之註 且以與爾三者爲傳業於女 受而成之 亦可謂不顧其安矣

十一月十八日乙酉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陳古靈謂人不可爲人所容 楨謂爲己所容尤不可也 爲己所容 則不知克己 而不可爲仁矣 書

君陳篇 有容德乃大 泰誓曰實能容之 均就容人說 陳說得自宋元學案 註云見晁氏家語 余

則未暇求家語讀之也

十一月十九日丙戌 上午二時二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王開祖儒志編云 情本於性則正 離於性則邪 學者離性而言情 奚情之不惡 楨謂此數語說情之邪正極明澈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 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邪 蓋才本於性 亦是正的 離其性而隨情以行 則邪矣 或曰才之離性隨情之際 於何辨之 此則問吾之良知可耳 世人於性情與才多不甚能分析 故余不憚煩而爲之說如此

十一月二十日丁亥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孟子離婁篇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夫子與之游 又從而禮貌之 敢問何也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

也 好貨財 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 以爲父母戮 四不孝也 好勇鬪
狠 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
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爲得罪於父 不得近 出妻屏子 終身
不養焉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 清雍正間翁復講義云 章子無不孝之事
而人之以不孝稱之者 亦非無因而致也 夫章子但以子責父之善 而不相遇合 爲父所逐 故
人以不孝稱之也 然責善不相遇之後 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 彼身有夫妻之配 子有子母之屬
章子豈不欲有此 只因得罪爲父所逐 而不得近父 以奉養之 故逐出其妻 屏斥其子 終身
不受妻子之養焉 原其設心 以爲不能幾諫回親 既有罪矣 乃又不若是出妻屏子 而安受妻子
之養 豈非罪之愈大乎 夫其設心如此 是始焉責善於親 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實 繼焉引咎於己
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 是則章子之所爲而已矣 楨謂此講義亦已委曲詳明 而章子之以子責父
之善 究爲何事 則經無明文 終是千古疑案 章子既無世俗所稱不孝之事 則五倫之中 父子
一倫 已無可說 朋友之道 如孟子者且與之游而敬禮之 亦可謂無憾 至於兄弟妻子之間 則
未聞其有兄 至其逐妻屏子 則孟子固已爲之明其設心 所未詳者獨君臣耳 責善之說 或出於

此乎 專制時代 動多忌諱 或其中尚有委曲 爲傳者隱去 亦未可知 論語荷蓀丈人留子路宿 余疑其必有持論 故子路以不仕無義一節曉之 但論語尙有蛛絲馬迹可尋 此則不着一字 其說如何正亦無從懸揣 謹舉所疑於此 待學者攷之

是日益社諸君邀赴華安公司八層樓上演說 爲論立國之道 大抵皆就余平日讀書所得者拉雜言之 多有已見日記道德經大學述義共和論諸書 姑亦記之於後

說曰國於地球之上 必有所以立國之道 以歷史攷之 大約不出三種 一曰君統 一曰師統 一曰道統 君統者選賢與能 尊有道者爲天子 行共和之政 如堯舜之道 (孟子離婁篇 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堯舜之道 指其國體如是 不能行仁政 則國體雖用堯舜之制度 亦不能平治天下也 萬章篇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而樂堯舜之道 是時天下已屬桀 伊尹欲以堯舜之制度革命也 以選舉之法 選賢與能 相與圖治 卽所謂共和也 周書殷祝篇云 湯放桀而歸於亳 三千諸侯大會 湯再拜從諸侯之位 湯曰 此天子者有道者可以處之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 唯有道者紀之 唯有道者宜久處之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 莫敢卽位 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此時湯以征誅得天下 猶不敢盡廢選舉之制 以此讓三千諸侯 是堯舜

之道殘留者也 史記五帝本紀有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之言 亦推舉之制也 此道行之不知幾何年

至於五帝本紀所載炎帝侵陵諸侯 軒轅與之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然後得志 蚩尤又不用命 與

戰於涿鹿之野 諸侯乃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 是爲黃帝 此可見黃帝時已多亂象 列子稱黃

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其國無帥長 其民無嗜欲 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 不知親己 不知疏物

不知背道 不知向順 都無所愛惜 無所畏忌 既寤怡然自得 又二十八年 天下大治 幾若華

胥氏之國 此言黃帝欲效華胥之國 幾於大治而已 實不能盡如之也 禮運載孔子曰 大道之行

也 天下爲公 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 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 不必爲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 此孔子所舉

大同之道 常在炎黃以前 堯舜之時 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矣 及夏啓傳子而不傳賢 遂行家天下

之專制 孔子刪書 斷自唐虞 蓋有恫於此時也 唐虞以後 無非暴虐時代 故後儒無不想唐

虞 而稱述堯舜之道 其實堯舜之道已非其至者矣 (仲尼祖述堯舜之意 隨處流露 論語稱子

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又稱子謂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蓋古人功成

作樂 形容其功德之盛 舜紹堯致治 以揖遜而有天下 武伐紂救民 以征誅而得天下 成功各
自不同 仲尼之意 蓋喜揖讓而惡征誅也 孟子稱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 民無所安
息 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 此自堯舜既沒 直說到及紂之身 則是歷夏商兩朝 民皆無安息之
日也 莊子載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爲諸侯 禹往見之 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 不賞而民勸 不罰
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漢王符潛夫論 賢難
篇有云 虞舜之所以放殛 據此則舜似爲禹所放 致遠狩蒼梧而死 禹之德衰 蓋猶不僅在傳子
而不傳賢矣 禮運所載 孔子既述大同之美 復太息言之曰 今大道既隱 不可得而覩 爲人
君者以天下爲一家之私產 於是無人無自私自利之心 各親其親 而不知人之亦有親也 各子其
子 而不知人之亦有子也 地有貨 己出之 而不爲人得也 己有力 自謀之 而不爲人計也
爲諸侯之大人 既死必傳其子 以世及爲一定之禮也 懼其爲人所奪取 則築城郭濬溝池以自固
也 大同之世 以道紀綱 無人不由大道行者 今則無道之可言 而制禮執義以爲之紀 懼君臣
之有失也 則以禮義定君臣之分 知天性之日薄也 則以禮義而篤其父子睦其兄弟和其夫婦 更
復設制度立田里以範圍之 養之 以勇知爲賢而舉之 以爲己爲有功而賞之 大同之世本尚無

爲 至是而謀用作 而兵由此起矣 兵由此起而天下大亂矣 自禹傳天下於其子 而商周繼之 皆以禮義爲紀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此六君子者 用禮義成治之差強人意者也 其治民之要 則必謹守其禮 明著其義 稽考其信 民之有過者咸著明之 爲之型仁焉 講讓焉 定爲常法以示之 如有不由此而行焉 在勢位之人 得去之 而衆亦以爲殃禍所當得 不敢抗焉 是謂小康 小 康者言由此可以小安 欲求長治久安亦不可得也 此孔子之言見於禮運 余就經文譯述之如此 至於孟子嘗與其徒萬章論交際之禮 萬章以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其交也以道 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爲問 孟子答之曰不可 而引康誥殺越人於貨 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讞 是不待教而誅者 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乃曰 殷受夏 周受殷 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 今之諸侯之取於民也 猶禦也 此則直以殷受夏周受殷比之於受禦 孟子固亦無詞折之 但以非其有而取之爲盜乃充類至義之盡爲之解嘲 殷受夏周受殷世舊稱湯武仁義之師 尙不能免賢者之指摘 則漢唐以後更不待言矣 自夏而殷而周 凡歷一千九百三十八年 (或云一千四百九十六年) 雖有小康之時 而亂多治少 民受世及專制之流毒 亦云久矣 有道之士 無不欲易此無道之天下 爲有道之天下 孔子之時 如楚狂接輿今之從政者殆而之諷 長沮桀溺誰以易之之言 雖其主義如何不可

知 而欲革命改制則甚明矣 更有荷蓀之丈人 留子路宿而發子路無君爲亂大倫之談 則其主張無政府亦可見 至於晨門謂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 譏其知君統之不可而欲爲之也 接以荷蓀深厲淺揭之言 亦未嘗非商量政體淺深之宜者 後有孟子 固亦宗法孔子 祖述堯舜 尊尙君統者 如藤文公爲世子 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此章蓋指孟子勸藤文公學堯舜之制度 以治其國 觀下文猶可以爲善國之言 固不徒與之空談性理而已 藤文公一再疑問 孟子復以有爲者亦若是曉之 且引書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爲言 則其意在革命改制 亦昭然若揭矣 當時天下之士 無不以專制爲苦 而欲革之 豈圖不能革而更甚焉 且易封建而爲郡縣 其專制之大權 索性歸於一人 流變之奇 則又殷周以前所未有 洎後又歷二千餘年 至清季始有革命之實現 當辛亥十月 余率江浙聯軍 底定南京 甚願見無政府之制度 商之黨人 以爲此則太早 不如行共和之制 採歐美民主立憲 余謂堯舜之道卽共和之制 亦與今日之民主相合 未嘗不可行 譬諸天時 君主專制 猶隆冬嚴寒 人方瑟縮披裘 而遽欲易之以葛 必無之事 當先易之以綿帛 然後蒙彼縐絺 此除專制而仍尙君統之意也 然其和君主 能延幾何之統 則當視前古曾經若干時期 苟堯舜以上之君統 已歷幾千年 則此不得再有君統 或僅見於堯舜之際

其前亦皆專制君主 則此時正爲醞釀共和之時 堯舜之道 殆必有千百年之歷 不待著卜也 或者見今日國事之紛亂 軍閥之專橫 疑共和政體之不適用於 謂非有雄才大略之君主 不足以定之 不知專制已經三千餘年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之時 又反專制 是倒行逆施 無如是之天道也 前此袁世凱曾謀復君主之制 張勳亦謀爲前清復辟 是皆違天 故不旋踵而就破滅 後此想不能再見 卽或劫運當爾 偶一發見 亦不能久 有睿知者所必不爲也 余曩在桂林 爲門人講老子道德經 以爲東周之季 世界生三聖人 曰孔子曰老子曰釋迦各有其所以平天下之道 欲援斯世入於極樂世界 孔子者寄師統於君統者也 釋迦者寄君統於師統者也 老子則無所謂君統無所謂師統 而直寄斯民於道統者也 孔子當君主家天下之時 自天子以至方數十里之小國 皆專制之君主 徧於赤縣神州 不得已因君主之名 藉君主之術 以救君主之弊 取公天下之君主 以革家天下之君主 而行共和立憲之制 卽上所述堯舜之道 所謂寄師統於君統 不得已者也 時爲之也 釋迦處婆羅門教盛極之時 倡爲平等主義 扶種族藩籬 四大皆空 無有住着 其爲學也 無聲色嗅味 無夢幻恐怖 無議論思想 由是而無人相 無我相 無衆生相 無壽者相 乃至於無等等相 謂凡一切衆生 不問所出 能皈依佛教 脫離世網 同歸於極樂世界 此其

學說 亦幾幾乎納斯民於道統之中矣 然其所謂極樂世界者 雖無政而不能無教 可無君而不可無師 故余以爲是寄君統於師統者也 或曰以教爲主 則歐洲亦嘗有教皇矣 乃因爭教之故而戰 卒之教皇之勢亦不能行 又將奈何 此則緣當時教皇兼問政治 故不能杜戰爭 若只問教而不問政 則無可爭矣 且教皇祇一人 其位獨尊 久之乃至論位而不論人 若專制之君主焉 安有不爭之理 若以教爲人類之統系 推選當時一方道德最高之人 隨地可推 而不限於一國一人 則更無爭矣 余甚願中國共和君統之後 卽見此師統之制 然有師統卽非無政府 必經師統若干年後 教化齊一 人羣更無高下之分 舉全世界皆由於道統之中 無所謂賢 亦無所謂愚 無所謂善 亦無所謂惡 更無有貴賤貧富之不均 亦不待於君與師之教 斯則爲老子所主張無爲之真諦耳 孔子之時 憂世之士 咸思易無道爲有道 如荷篠丈人之類 上文已略記之 至孟子之際 處士橫議 如許行陳良陳相夷之徐辟之徒 亦各有主張 許行二陳爲神農之言 未始非勞農政策之濫觴 而其勢不張 孟子亦未深拒 其最爲孟子所拒者 則莫如楊墨 至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則其勢之大可知 然自孟子言拒之後 由秦漢至於明清 未聞其黨有復昌者 則孟子之力實亦不小 然楊朱所主者無君之治 使其說得行 則君主專制或不致又

綿互二千餘年未可知耳 此中豈亦關天意耶 老子釋迦皆以無我爲宗旨 楊朱則以爲我著稱 其宗旨微有不同 然楊朱固自有爲我之道 非徒爭自利者 列子楊朱篇所謂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 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此固與專制之君主 祇知奉一身而不能利天下 大不相侔 大抵楊朱平生實持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而不能並無我之身 有我之身 必思所以養之 思養之而不知所以爲我之道 則人人爭所養 從此多事矣 故其言曰 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 一爲壽 二爲名 三爲位 四爲貨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 (遁欺也) 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 (此言制我者在外在人 可活我亦可殺我) 不逆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 不貪富何羨貨 此之謂順民也 天下無對 制命在內 (此言制我命者在內在我 外物不能如何也) 故語有之曰 人不婚宦 情欲失半 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 (此言人爲衣食計 於是有君臣之道 若我能自給 則此道息矣) 周諺有之曰 田父可坐殺 (殺治也 言田父可坐以自治 不須政府爲我爲之) 晨出夜入 自以性之恆 啜菽茹藿 自以味之極 此晨出夜入四句 卽言田父自治 猶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均無政府之說也 楨謂無政府而能如此類者亦庶幾矣 若

孟子答白圭二十而取一 所舉貉道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饗餼 無百官有司 世人認此爲無政府之道 無政府則是矣 何得二十而取一也 世更有傾倒政府 別立公共機關行 政者 有機關卽是政府 此則非吾所論於楊朱之無政府 更非老子之道統之謂也 今日承諸君邀 至益社演說 竊以爲時事急矣 非講求立國之道 不可以爲國 謹舉平日所知 求教於諸公

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孟子滕文公篇 匡章曰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居於陵 三日不食 耳無聞 目無見也 井上有 李 蟠食實者過半矣 匍匐往 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 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 吾必 以仲子爲巨擘焉 雖然 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 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 伯夷之所築與 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 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 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 兄戴蓋祿萬鐘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 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 己頻顛曰 惡用是鵝者爲哉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與之食之 其兄自外 至 曰是鵝之肉也 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 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

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楨謂此章問陳仲子之匡章 卽昨論離婁篇通國皆稱不孝之匡章也 觀其亟稱陳仲之廉 再觀其子責父善出妻屏子之行爲 亦何殊於於陳仲子之辟兄離母 孟子稱仲子爲齊之世家 則其兄之祿 世家之祿也 其兄之室 世家之室也 仲子以爲不義 亦夷齊棄孤竹而逃之意耳 其身織屨妻辟纊以易食 與許行之以粟易衣冠釜甑 正自相同 然則仲子者蓋亦許子之流亞與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固陳良之徒 所謂悅周公仲尼之道 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者也 孟子則責陳相師死而遂倍之 所謂逃墨必歸於楊是矣 孟子旣稱陳仲子爲齊國之巨擘 復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 蓋主張各自不同 孟子不以與楊朱同距 則以仲子尙未至楊朱之程度耳

經易門以喪母回籍營葬 月餘不見 昨歸同赴益社 告余曰曩者談金聲玉振一節 近見僧衆作佛事 其始一僧擊金鐘 衆僧聞鐘聲 乃各披袈裟歸案前 出經卷 此卽所謂始條理也 旋又擊玉磬 衆僧乃齊聲朗誦經文 此卽所謂終條理也 擊磬猶是開始而非告終 大抵凡奏八音 皆有始有終 金聲爲開始 俾衆知所準備 準備完全 然後衆聲齊舉 乃所謂集大成也 孔子固是集大成之至聖 伯夷伊尹柳下惠亦未嘗無所集也 朱子集註謂 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 是也

其謂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後人遂謂磬乃八音已畢之尾聲 亦不免誤會耳 易門好學
深思 凡有所疑 必拳拳不忘 所至有見 卽觸類而發 如此說誠亦可佩 因特爲記之

十一月二十二日己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五度

光緒庚寅在揭陽縣 爲十三弟紹桓講學 十三弟問余 程伯純見神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此
用何術防之 余曰閑邪存其誠而已 當時爲說誠字之理甚詳 載在庚寅筆記 今不復能憶 姑記
大略于此

上言閑邪存其誠 意有未盡 記得大程子有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 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之語 因
檢其識仁篇讀之 內有云 若心懈則有防 苟不懈何防之有 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 存久自明
安待窮索 然則大程子實以存誠存敬 爲防檢窮索之術 易但言存誠 是存諸內 加以存敬 則
并內外言之 更不獨敬以直內而已 能存誠則是存其心養其性 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爲
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如此則尙何患理之不得 而待窮索哉 後之學者 不於閑邪存誠
加之意 遽言不須防檢窮索 則大誤矣 識仁篇又云 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須反身而誠 乃爲
大樂 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 以己合彼 終未有之 又安得樂 揣大程子之意 以彼己

物我對待立言 則物非所取可知 余嘗謂萬物皆備於我非美譚 載於筆記屢矣 蓋自謂實有苦心也 安得起大程子而爲之執經受教耶

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度

程明道陳治法十事 內一事云 天生蒸民 立之君使司牧之 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 經界必正 井地必均 此爲治之大本也 唐尙存口分授田之制 今益蕩然 富者田連阡陌 跨州縣而莫之止 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 俸民猥多 衣食不足 而莫爲之制 將產齒日繁 轉死日促 制之道所當漸圖 楨謂井地之不均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一畝之值 亦復懸殊 近上海黃浦江一帶 有畝值三十餘萬者 浦東虹口以外 則畝僅百元或數十元而已 吾鄉廣州城之地價 與上海亦已不相上下 論值則以井而不以畝 方六十尺爲井 一井之地 有值數萬者 至於香港則以尺論 更駭人聞聽矣 近二三年 香港與省會交通斷絕 地價乃一落千丈 地主有朝富而夕貧者 此外通都大邑 如天津則駸駸有與上海爭衡之勢 然亦不過畝值一二十萬 無上海之奇貴也 北京距天津亦云近矣 而房屋則不甚值錢 近一二年無政府之時 則更不須問矣 今日講平天下之道 非先均井地不可 講共產者亦主張均地 但彼以爲宜先由官登記其價值 所登記唯地主所報

後有查出賤於時價者 則得由官收買之 仍不脫專制時代官貴民賤之故智 民不能樂從也 當有何者便於民之策 願天下之憂民者 急起而籌之 余正月十二日記 有論古人封建井田之制 可與此事參觀

十一月二十四日辛卯 上午四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劉戡山曰程子首言識仁 不是教人懸空參悟 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 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

便好容易下功夫也 楨謂戡山此語深得大程子之意 丙申歲余在桂林教門人學問必求其有用

或問曰 吾輩多有窮而在下者 不能有所開濟 將從何處用之 余曰吾識得一仁字 能教人亦識

得一仁字 這便是我的學問有用了 天下人不得其位者多 若人人皆有位方有用 則天下皆無用

之人矣 或問教人識得一仁字如何是有用 余曰他若識得仁字 便知愛人 便不去害人 使天下

人人皆知道愛人之理 不做一害人之事 其用處孰有大於此者乎 今世人識得此字 並不照此字

去做 平日所作所爲 總是害人 雖識盡典籍之字 有何用處 故人貴識字 必以得其用處爲主

不能身體而力行之者 不算識字之人也 此於大程子之意 不知何如 劉戡山又曰 識得後只

須葆任法 曰誠敬存之而已 而勿忘勿助之間 其真用力候也 蓋天理微妙之中 著不得一毫意

見伎倆 與之湊泊 纔用纖毫之力 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 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 楨謂大程子言以誠敬存之者 存其仁也 中庸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卽以誠存之之說也 然猶恐執之或有未固 而以敬輔之 敬警也 恆自警肅也 蓋未嘗一時稍懈 則用力已多矣 識仁篇云 以此意存之 更有何事 其意殆謂更不須助長之事 而致纖毫之力 此纖毫之力乃指助長之力 非以誠敬存之之力也 劉氏謂天理微妙 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 纔用纖毫之力 便是以己合彼 以己合彼 楨謂便是己與物合 此以己合彼誠不可着力 但不合彼而專事拒彼 則亦是格物之功 不可不着力也 講宋學者以格物爲窮理 不得不權且放過 是何異開門揖盜乎 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或問 識仁篇先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後又云此道與物無對 何以謂之同體也 曰此言其元氣流行 人之所得 與物之所得 一而已矣 非真有一物體在也 中庸謂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 體物而不遺 亦是此意 下云大不足以明之 則指其與物無對而言 若曰以大譬之 猶不足以明之也 又接云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 則以天地與人同體而言 猶之上文謂人與物同體 凡我之所 用 何一非天地之用 可見天地人物皆一氣也 後又接云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須反身而誠 乃

爲大樂 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 以己合彼 終未有之 此蓋謂萬物雖備於我 却不可謂萬物卽我 須反求乎我之身 然後渾然與物同體之元氣 可以有得 若反身未誠 則我與物有何干涉 於此而以己合彼 不特不能有之 我且爲物所化矣 程子此篇狀仁體 語簡而意賅 朱子謂其乃地位高者之事 學者難看 又謂程門高弟 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 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 他們只瞞見上一截 少下面著實工夫 故流弊至此 其實此篇何嘗有流弊 止坐學者不能細心體認耳

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上午一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大程子定性篇 謂性無內外 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 楨謂此語最精 能兩忘 則內情不出 外物不入 而性定矣 上文云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 是也 動而定易 靜而定難 此張橫渠所以有定性未能不動之問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甲午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大程子語錄曰 性與天道 非自得之則不知 故曰不可得而聞 楨少時讀公冶長篇 嘗疑子貢明明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則非夫子罕言可知 聞似不當作聽聞解 秦策義渠君曰謹聞令 高注聞

猶受也 此章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受之 蓋其道高深 非自得之亦不可 今人稱受業亦猶是也 讀大程子非自得之則不可之語 歎爲先得我心 余當時因朱子誤解作夫子罕言以爲宋儒之說大都如一邱之貉 竟未一攷大程子之言 亦疏矣

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大程子語錄曰 中庸言誠便是神 禎謂中庸言至誠如神 非言誠便是神 大抵誠與至誠亦有分別

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至誠之極功 所謂至誠如神 亦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旣言天之道 自不必加至字 若人之道 則不能謂之至誠 更不能謂之如神 故但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人之道只能盡其性 由盡其性而盡人之性 其道雖可自然必於己之性無絲毫之未盡然後可 其由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 雖亦可相因而至 而其道則難之又難矣 顏子之未達一問 未始非天人之間未能盡得耳 孟子稱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此萬物亦待我盡其性者 但我不能盡其性 則不能成物 而轉有物至而化之弊 譬諸衆生環伺 乞食於我 我不能有以食之 則與身飼餓虎何異 故必須急急反身 萬物皆備於我直是危境也 人

能反身而誠 以造於至誠如神之域 則萬物皆備我自有能力足以制之 斯是樂地 所謂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也 大學開宗明義說格物 宋儒卽以窮盡事物之理爲言 只知求物至 而不知防物化 物至而人化 則己且不成 何以成物 故余生平不從宋儒格物之學 而以格除物欲爲第一誼也 余講此學數十年 物欲終不能格 故畏物如虎 願以身受之痛苦 爲學者言之 中夜秉筆 猶覺慄慄焉談虎色變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申 上午一時三刻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王安石新法 司馬光逆疏其利害 邇英進講至曹參代蕭何事 宋神宗曰 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對曰寧獨漢也 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存可也 楨謂易言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天下無不變之法也 但須自然之變 人因其故而行之 則可耳 參以人僞 則變必不能通 卽通亦不能久

十一月三十日丁酉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經易門來 指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則爲狼疾人也 謂朱注但言狼善顧 疾則不能意有未明 趙注謂醫養人疾 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 此爲狼藉亂 不知

治疾之人也 此或可通否 楨謂趙注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 此誠可通矣 但謂狼疾爲狼藉則無徵 且亂治人病謂之狼藉 亦屬強解 孟子有樂歲粒米狼戾之言 而狼疾之與狼戾 能否通用 經傳亦無可攷 竊疑狼疾蓋當時疾病之名詞 孟子舉恆言以曉學者 其疾則是肩背失養之病 埤雅云 狼善逐獸 將遠逐食 必先倒立以下所向 (獸之立以四足踏地爲正 其人立則謂倒立) 狼恆倒立遠顧 用肩背之力多 故往往肩背有疾 不能倒立逐食 人之肩背有疾 亦謂之狼疾 今有患羊癩者 亦猶夫患狼疾耳 余臆測之言 亦殊無據 不敢自以爲是 姑記之 以質經君

學壽堂日記十一月

學壽堂日記卷十二

十二月初一日戊戌 上午十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司馬溫公自言 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 楨謂此亦談何容易 吾嘗自省 對於君不必言矣 事親之道 卽多不可對吾親者 已抱終天之憾 吾親有志未逮之事 吾何曾一一奉持而謹行之 事兄尤多缺憾 卽以夫妻而論 生平雖以相敬如賓爲事 至今垂老 見吾妻未嘗不起立 吾妻見吾亦必起立 然問吾此心 果出於至誠至愛者乎 毋亦謂有禮持之 無爭詬之事耳 四十年糟糠之侶 至今猶日在廚竈間 未有一日享夫人之福也 所求乎子以事父 則望之奢而教之甚疏 所謂責善之過 亦恆有之矣 朋友之能周吾急者 吾其有以盡報之乎 中夜閱溫公本傳 得此語以之自况 感然皇然赧然 不知何以自處也

溫公迂書曰 智愚勇怯 貴賤貧富 天之分也 君明臣忠 父慈子孝 人之分也 僭天之分必有天災 失人之分必有人殃 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 周公輔相致太平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 顏淵簞食瓢飲 安於陋巷 雖德業異守 出處異趣 如此其遠也 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楨謂溫公之說誠是 惟以智愚勇怯爲天之分 僭天之分必有天災 則不無語病 似未可同日而語 人之

智愚勇怯 固由天賦 然中庸則有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教 苟自知之 何嘗不可學而能之 豈學之亦爲僭天之分乎

十二月初二日己亥 上午三時三刻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伊川語錄 問仁與聖何以異 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 便謂仁小而聖大 殊不知此

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 問得來事大 故曰何止於仁 必也聖乎 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 聖

則其極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 倫理也 既造倫理之極 更不可以有加 若今人或一事是仁 亦可

謂之仁 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 此通上下言之也 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此又却仁與聖兩大

也 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 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 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 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 曰此語固無病 然措意未是 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 道一也 豈人道自是一

道 天道自是一 中庸言盡己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 此言可見矣 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此亦不知道之言 豈有通天

地而不通於人者哉 如止曰通天之文 與地之理 雖不能此何害於儒 天地人只一道也 纔通其

一則餘皆通 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 便是亂道 論其體則天尊地卑 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楨謂程子此說分別仁聖甚細 古人以仁聖并稱者 論語若聖與仁之外 如大戴禮仁者爲聖 荀子以爲仁則必聖 皆未嘗有所等差 以訓詁言之 說文云聖通也 書多方疏云聖者上智之名 列子黃帝篇注云聖治世之名 其言聖皆就治事上說 三代以後 且專以聖人屬之人君 其名義愈難能 而聖反不足重矣 大抵仁爲性分所固有之德 自我求之無不至者 聖之爲聖 則關於事功 非盡人可得 余昔著仁說曾有仁與聖之辨今復記於此

十二月初三日庚子 上午一時十五分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孟子滕文公篇 吾爲此懼 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 放淫詞 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 公孫丑篇 何謂知言 曰詖詞知其所蔽 淫詞知其所陷 邪詞知其所離 遁詞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 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 此兩章同一詞義 一則距楊墨 一則論知言 皆欲正其言以閑先聖之道 所懼者懼其害於事 害於政也 或先言事 或先言政 見於事則必害其政 見於政則必有其事 不必過分先後 所重者生於其心而已 當時楊墨之言雖盈天下 然孟子但懼其害於事與政 則似尙未實行 不致如俄之共產黨 禍及全國也

十二月初四日辛丑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六十度

周元公通書誠上第一云 誠者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誠斯立矣 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 利

貞誠之復 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 楨謂此言誠者聖人之本 性命之源 學聖人之事 無有過於

誠者也 能得其誠 則聖人之道得之矣 天之道亦得之矣 大矣哉蓋誠之外更無學也

通書誠幾德第三云 誠無爲 幾善惡德 愛曰仁 宜曰義 理曰禮 通曰智 守曰信 性焉安焉

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楨謂此章但論幾而已 誠之道前兩章

已言之盡 此更無可言 故以誠無爲系之 而說幾 其實幾之本亦在於誠也 中庸不云乎 至誠

如神 易擊詞不云乎 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 顏氏之子 有

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 故孔子許其庶幾也 吉之先見 唯幾乃見之 不善亦唯幾乃知之

故周子曰幾善惡之德 幾能察善惡之德 而非幾有善有惡也 唯顏氏子庶幾 顏氏子能先見先

知也 他人則不能 故文言曰知至至之 可與幾也 知至至之 他人所不能 故不可與幾 唯幾

能成天下之務 而非深亦不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 故易繫詞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皆能之則神矣 故繫詞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所謂速與至者 卽見與知之理也 人能如顏氏之子 復其善者 而不復行其惡者 則庶幾哉 幾善惡德之下 接言仁義禮智信之五德 唯聖人生知安行 所謂誠無爲者也 賢者則非擇善固執不能復性 斯則全恃此幾矣 此幾之發甚微 不可見 而擴充之則不可窮 中庸所謂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也 舜之授禹所謂道心唯微也 然無非至誠之功用而已 至誠之功用豈不神哉 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 通書一篇詞極奧 其理亦至賾 後人讀者或有不盡明澈 於所謂幾尤忽略過去 唯明儒薛氏謂其發前聖所未發 然只數語 亦不能詳也 中夜讀此 思之良久 乃爲釋之如此

通書聖第四云 寂然不動者誠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 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 楨謂此釋上章所言誠神幾爲聖人之道 其理更顯無餘蘊矣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 聖人也 不勉不思者 寂然不動之謂也 中矣得矣 感而遂通之謂也 其所謂感者動而未形 在乎有無之間 所謂幾也 此非聖人不能 易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但言庶 則近之而已 非聖人不能幾也

通書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用而和曰德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邪動辱也 甚焉害也 故君子慎動 此承上章寂然不動而言 動則必出於正而合於道也 中庸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是也 然道以體言 有體必有用 用而和 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 則天地位矣 萬物育矣 此聖人之道也 然能閑邪存其誠 塗人可以學之 仁義禮智信其學聖人之具也 苟匪仁義禮智信則皆屬於邪 動必辱 甚者且害焉 故君子必慎動 而未動難知 已動不及 其要在未動已動之間 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動者亦猶慎獨而已

十二月初五日壬寅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通書幸第八云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 大不幸無恥 有恥則可教 聞過則可賢 楨九月二十一日記 曾言 朱子注孟子恥之於人大矣 謂無恥則入於禽獸 然則恥顧不重哉 論語子路篇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孔子教以行已有恥 問其次 則教以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 又問其次 乃教以言必信 行必果 是則人而無恥 則孝弟信百行皆非 直入於禽獸之途而不可爲人矣 是故聖人教人以有禮 知自別於禽獸也 孟子教公都子曰 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 恥卽羞惡之心 周元公

於得師之後 繼之以幸 而以大不幸爲無恥 其教學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余孩提時 凡有不合之事 先母必以手指面曰 醜醜 或教以歌曰 羞羞嗒嗒 無臉面 無譔謔 大抵羞羞嗒嗒是羞恥之意 余彷彿余母之音而記之 不知其本字是如此否也 書至此 余心痛矣 擲筆不復能考究矣 十二月初六日癸卯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一度

通書思第九云 洪範曰思曰睿 睿作聖 無思本也 思通用也 幾動於此 誠動於彼 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 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容則不能無不通 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故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幾也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 劉戡山曰 通書此章最難解

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 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 是畫龍點睛也 思之之功全向幾處用 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 知幾故通微 通微故無不通 無不通故可以盡神 可以體誠 故曰思者聖功之本 而吉凶之幾也 吉凶之幾 言善惡由此而出 非幾中本有善惡也 幾動誠動 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 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 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所以謂之知幾其神 繼非幾也 言發動所由也 又曰聖誠而已 誠之動處是思 思之覺處是幾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處卽是神 誠神幾曰聖人 故曰思曰睿 睿作聖 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 曰思無邪 楨謂周子此

章指出思字爲作聖之功用 劉蕺山爲之疏釋亦極詳明 余無言矣 此所引易 余於第三四章亦屢有稱引 初未閱及此章也 此章所論 正可與前三四章參觀 其理亦一以貫之耳

十二月初七日甲辰 上午三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濂溪學案附錄云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 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 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 楨謂誠之道大矣 能盡人之性 能盡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豈有養心而不可者 若謂既誠則心不須養 豈知心不養則不能存 欲卽不能寡 誠卽失之 蓋誠者聖人之極功 而誠之亦賢人學道之第一步功夫 所謂閑邪存其誠也 閑邪卽大學格物論語克己之學也 邪旣去而誠乃存也 荀子不識性善耳 其言養心莫善於誠 則未嘗不是 朱可并此而非之也

十二月初八日乙巳 上午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宋元學案涑水家學司馬康附錄云 姚福曰 溫公平生不喜孟子 以爲僞書 出於東漢 因作疑孟論 而其子公休 乃曰孟子爲書最善 直陳王道 尤所宜觀 至疾甚革 猶爲孟子解二卷 司馬父子同在館閣 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 然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 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楨謂性善之說 啟自孟子 若無孟子 則荀子性惡之言 不知若何橫決 此其有功於萬世者也 溫公以爲

僞書 雖其子公休亦不能從 翻因溫公之疑而別爲解之 且因邇英進講而請哲宗讀其書 名父子
是非之公如此 亦足爲世法也 或曰此非子父責善乎 余曰異世言論 非同立身行己 更非父攘
子證可比 余年十八時 先君著通介堂經說 每一通成 必以授楨 楨有所見 亦令直陳 一日
論春秋春王正月 欲從夏時之說 楨竊以爲春秋經明言王正月 左傳則以周正月釋之 似非夏時
可知 先君遂燬其草 逾月疾革 易簀之時 猶握楨手曰 春王正月之言是也 夏時不可以論春
秋也 歲己丑 余曾爲于風八言之 涕不可仰 平時則不敢觸及此事 觸及必深痛也 夜分閱溫
公父子疑孟之事 復觸及此 爲之大慟 執筆記之 無異在坵塊時矣

十二月初九日丙午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明道學案云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 便是教以聖人事 楨謂母誑卽誠也 幼子常示母誑 及其長
也 并不知有欺人事 非誠之至乎 然而難言矣 今世無家庭教育 其教幼子 動曰騙騙某兒
使勿啼 見幼子能爲騙人之事 則以爲聰明而喜之 安望其長而能誠也 習慣旣成 欲求其知至
而意誠 不可能矣 大學所謂小人閒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 皆自家庭教育之不良 有以致之也
十二月初十日丁未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八焉承焉從事中庸兩年矣 昨見其說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以爲天下國家可均者 言天下國家可平也 爵祿可辭者 古人固有視棄天下如蔽屨者 能平天下 卽能棄天下也 白刃可蹈者 殺身可以成仁也 一行之名 一時之事 有志者足以成之 唯中庸之道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爲聖神之極功 則難矣 並引余舊著四書質疑論致中和卽中庸以證中庸之所以不可能 此說甚是 小子亦未爲無見 因爲記之

十二月十一日戊申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八度

張橫渠正蒙誠明篇云 義命合一存乎理 仁知合一存乎聖 動靜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黃百家曰 義命合一存乎理一語 此先生破荒之名言 先儒多忽略看過 不得其解 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 而有悟於先生斯語之精 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 別有一種氣運之命 雜糅不齊 文介謂 孟子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是在天氣運之行 無不齊也 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 顧有不齊乎哉 蓋一氣之流行往來 必有過 必有不及 故寒暑不能不錯雜 治亂不能不循環 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 當死生得喪之際 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 寧有可齊之理 然天惟福善禍淫 其所以福善禍淫 全是一段至善

一息如是 終古如是 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 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 此卽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真詮也 楨謂孟子萬章篇言 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 橫渠本其說而加以存乎理三字 則體認更真 若但知義而不知命 則爲孔子計 得所主而衛卿可得 衛卿可得則可藉以行其道 雖子路亦以爲宜若可爲矣 但知命而不知義則如蔡澤之流 且有富貴吾所自有之說矣 必以理斷之 乃進以禮退以義可學孔子也 十二月十二日己酉 上午一時一刻起 寒暑表六十二度

張子正蒙神化篇云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 學至氣質變化 方是有功 朱子曰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 極有功於聖門 有補於後學

前此未曾說到 故張程之說立 則諸子之說泯矣 楨謂天生人物 賦之以性 本所同有者也 惟人則獨善 物不能有 於是張程又有氣質之說 氣質本亦人物所同有 但人更有善之性 物則無之 由是物之性可以謂之氣質 而不復謂之性 性遂爲人所專矣 人以善爲其性 其不善者則氣質也 若人而不善 則只有氣質 與物無異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存者存此善也 善之不存 則無以異於禽獸 其別甚微 易所謂君子見幾而作也 幾者

其乃人禽之界乎 亦卽性與氣質之所以分乎

十二月十三日庚戌 上午二時三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孟子離婁篇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

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 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 此兩章乃孟子一時之言 禹字上不宜重出孟子曰三字 殆衍文也 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殆古之恆言 故孟子屢引以爲說 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盡

心篤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大抵言其相去極微耳 易繫詞其殆庶幾乎 王注幾者去无入

有理而无形 不可以名尋 不可以形觀者也 此說幾字可謂得其真諦）蓋言人與禽獸之分別

獨此幾希之善性 唯君子能存之 乃可入於聖人之域 庶民不知存之 而日以去 則直與禽獸無

異耳 古之聖人如舜者 明於庶物之理 尤能盡人倫之理 由能盡己之性 以盡人之性 推之至

於盡物之性 而萬物育焉 天地位焉 所謂堯舜性之也 由仁義行 謂其日在仁義之中 非以仁

義爲美而勉強行之者也 繼之以禹惡旨酒好善言 亦爲得好惡之正者 槓囊嘗言大學平天下之道

固在德 其所以能成此德者尤在明好惡 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 無不以明好惡爲主 說詳大學述義 可知好惡之關於平天下之要也 然禹之平天下 但可謂之行仁義 而視舜之由仁義行 亦有不侔者矣 自餘湯及文武周公 似亦各有等差 所謂由百世之下 等百世之王者 學者沈潛思之 當自見

十二月十四日辛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論語先進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 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求赤各以爲國行政對 而曾點則曰 暮春者春服旣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楨往時讀此 以爲曾點知時事之不可爲 浩然有歸隱之志 與長沮桀溺之徒同此懷抱 今夕思之 猶有未盡也 古之隱者 如許由務光之流 與之天下而不受 高則高矣 然亦僅僅獨善其身而已 天下之人 未聞被其澤也 孔子之道 則視天下飢溺 猶己飢之溺之 知其不可而必爲 至於萬不可爲 然後退而刪詩書 定禮樂 修春秋 以傳於後世 前乎孔子而出者 達固足以行其道矣 未聞其處而傳道於後世也 孔子之道 世稱傳於曾參 據此則實傳自參之父皙 其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皆傳道之器也 不必以五六人六七人爲限 猶求之言

治國 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言 亦遜詞耳 曾皙言之孔子聞所對則喟然而歎 許點有同志 爲傳道計也 公冶長篤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此與曾皙之念冠者童子 亦同意耳 且修道須教 教育豈不重於行政 若徒知溺情於山水之中 游心於宇宙之外 又安足爲聖門之高弟哉 此章記曾皙於子路之次 當是以齒論 其不記顏淵 則短命死矣 後世張良從赤松子游 先出而後處 其事漢高 未爲得行其志也 不得其志而復隱 其心亦良苦矣 張良已封留侯 其視夏后之世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亦或似之 然不知爲傳其道計 亦大可惜也 程子曰 張良亦是箇儒者 進退間極有道理 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 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 楨謂張良始用高祖以定天下 天下定而知其無可爲 遂去之耳 伊尹之事湯 亦是欲用湯以行舜舜之道 其後卒不能行 而亦不能去 則伊尹亦失策也

十二月十五日壬子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三度

張橫渠正蒙有德篇 歸罪爲尤 罪己爲悔 言寡尤者 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楨謂歸罪爲尤罪己爲悔二語 頗合修己之道 宋儒講訓詁如此者亦殊難能 荀子議兵篤罪人不郵其上 卽張子所本也

十二月十六日癸丑 上午四時一刻起 寒暑表五十度

中庸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植生平歷試諸艱 大抵還是貧賤易於自守 能經經焉自矜細行亦庶幾矣 所謂桑榆燕雀 不知高飛 一飲一啄 亦足以樂 四十以前皆此境也 不知如何 忽遇天魔 驅入仕途 遂覺身非我有 人謂富貴可得 我則如納罟獲 如入糞坑 學問之道 亦因之大變而不自覺 昔之講率性修道 都不能踐履 自得自失 尤悔遂多 十年之間 薦至開府 無異舞臺之上 喜怒隨人 無一能得我之真性情也 此皆辛亥革命以前 行乎富貴之境也 入民國大夢初醒 亦知解除兵柄 還我初服 而志意既多惶惑 持之不堅 遭丁巳復辟之變 又應中山之召 神山迴棹 浮沉珠江 妄思救民水火 其實一事無成 今則亂象日深 恐非至全國鼎沸後 不能再見太平矣 哀我生民 就使功名蓋世 何忍處耶 此則人民國以後 所謂行乎患難之境也 中夜危坐 袖手沈思 惟有涕淚 聊復書此 以當自訟

十二月十七日甲寅 上午四時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七度

中庸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材而篤焉 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 此言天之生物 必因其氣質而使之

得受完全之化育 故其氣完固可植者則培之 若傾朴而無生意者則覆蔭之 使之必得生機 此所以爲天地好生之德也 鄭注訓培爲益亦得之 訓覆爲敗 則非是 中庸屢言覆載 以見天地之大 第二十六章云博厚所以載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 第三十章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 大抵以載喻地 以覆喻天 豈有天之德以敗爲事者哉 朱子作章句亦知鄭注之不安 改云氣至而滋息爲培 氣反而游散爲覆 然氣散亦不得爲覆也 漢書董錯傳集注引如淳云覆蔭也 又鬼谷子本經陰符神之覆也 注覆猶衣被也 是可取以說中庸

十二月十八日乙卯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謂子貢賢於仲尼 子貢旣以宮牆譬之 又以日月爲喻 謂人雖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 亦可謂至明至盡矣 而陳子禽猶以爲子貢僞恭 晏子齊之賢相也 而有尼溪阻封之事 陳蔡之厄 孟子以爲無上下之交 俗諺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非此之謂乎 柏舟之詩云 憂心悄悄 慍於羣小 孟子引以比孔子 爲貉稽之不理於口解嘲 聖門如子路者 則公伯僚愬之於季孫矣 孟子亦爲臧倉所沮矣 孔孟處此 亦復無可如何 唯有歸之於天命 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宋時程朱二夫子 亦庶幾聖人之徒矣 然當時如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

皆號賢者 亦彈程伊川有五鬼之目 說見邵博聞見後錄 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亦載劾朱子疏 斥其逆母欺君 至於元祐黨籍碑 所列者皆當時指爲奸黨者也 而後來則反籍此表其賢 毀譽之無定如此 楨嘗以爲天之與人名 視利尤倍重 世之擁厚資者 幾見有歷百數十年而不散者乎 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 亦極人生之奇榮矣 而一身之安享不過數十年 亦有僅僅數年者 縱延及其子孫 亦不過數百年 盡歸於烟銷火滅 絕不如得名者享之久也 孔子爲百世師固矣 次之如顏曾思孟 以逮於漢唐宋元諸儒 孰不負千秋之望 卽明清以來可共信其必有千秋者 亦不乏其人 必歷久而始定 有當時不免含垢忍尤 論定則光昭日月 大抵抑之愈力 則反響愈大 其所得愈厚 此亦必然之理也

十二月十九日丙辰 上午二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章句云 費用之廣也 隱體之微也 君子之道 近自夫婦居室之間 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 可謂費矣 然其理之所以然 則隱而莫之見也 楨謂朱子此說 於理固通 而費之本義則爲散財用 爲耗爲損 無廣遠之義也 偶閱日本人大田元貞九經談云 費而隱 費光明也 隱幽微也 下文所謂小大是也 淮南子扶木在陽州

日之所噴 注噴猶照也 音費 字書噴與噴同 日光也 費與噴噴通 是予之舊說 後讀毛奇齡
中庸說云 道原有此顯著者 卽謂之費 道原有此隱微者 卽謂之隱 與子說合 楨謂下文君子
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謂察卽光明之謂 亦卽所謂費也 此說似可從
大田元貞自謂於詩學用力最久 所得最多 著有大序十謬六義考續考三緯微管諸書 然余皆未見
所見九經談 議論尙平正通達 日人講經者如此 誠亦不可多得者也 其說詩以爲風雅頌詩之
體也 賦比興詩之言也 國風爲風 大小雅爲雅 周魯商頌爲頌 詩之編次區別如此 則體裁之
異自可見矣 若夫賦比興 則每章每句有之 故孔穎達朱晦菴三經三緯之說 確然不可易 而程
伊川張橫渠呂東萊何異孫唐仲友諸公 及近世古學者一詩六義之說 斷屬誣妄矣 賦者直鋪陳其
事 而不假比喻是也 比者凡比喻他物 而不直言其事是也 詩詞無出此二者 而所謂興者 其
名在此二者之外 而其實不出此二者之間 難得而知 故毛鄭以下解詩者實無知興之一字者 毛
朱所謂興者 其實非興 予通觀三百篇 沈潛多年 始得其解 自以爲啟千古之幽祕 楨謂大田
此說雖近誇 亦未嘗無理 然清惠氏周惕所爲詩說 亦有云 風雅頌者詩之名也 興比賦者詩之
體也 名不可亂 故雅頌各有其所 體不可偏舉 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 毛公傳詩獨言興 不言

比賦 以兼比賦也 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 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 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 毛氏之意 未始不然也 詩或先興而後賦 先賦而後興 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 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 則又拘于法矣 文公傳詩 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 無乃失之愈遠乎 植生平說詩 頗宗惠氏此說 今見大田之說 亦頗可互爲發明 因記之於此

詩大序程子以爲孔子作 其誤可不待辨 朱子則斷爲衛宏 此尙近之 後儒又有以一句爲小序毛公作 二句以下則爲續序 衛宏作者 先君據標有梅序而斷作小序亦非毛公 唯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 見後漢書儒林傳 尙較有根據耳 余少治詩 多以一句之序爲本 然亦有不可從者 二句以下 固多從之 亦有全棄之者 唯以詩義爲主 而不敢有所偏尙也

十二月二十日丁巳 上午四時四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五度

詩大序知其爲衛宏作 非出僞撰 則可矣 以東漢人之手筆 傳受有自 鄭康成且爲之箋 則不可廢也 關雎大序有云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愛在進賢 不淫其色 卽論語所謂樂而不淫也 又云哀窈窕 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 卽論語所謂哀而不傷也 是孔子釋關雎之義也 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者 不致傷其性之善也 質言之則不致因哀而失其本性耳 鄭康成指哀窈窕

之哀字爲衷之誤 不知哀字本可訓愛 本謂思念之 不必改衷也 釋名云哀愛也 愛乃思念之也 足以爲證 衛宏作序援論語以說詩 後人且可援衛宏序以解論語 衛宏此序誠有功於經矣 而日人大田元貞 笑其序拆論語爲四事 且以哀當爲衷 始合於中心念之 何其疏陋乎 十九日以前日記 皆談四書爲多 此後則擬說詩 不復談四書 緣八兒承焉近從四書着手 用力甚勤 余欲留此待其攷訂 其所說或有不能得 乃爲訂之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 上午二時起 寒暑表四十二度

毛詩凱風序云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 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於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 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 楨讀其詩前三章言母氏劬勞 母氏聖善 母氏勞苦 末一章則云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明是孝子自責以慰其母 若出自他人 則莫慰母心之言 轉是刺之而非美之矣 由是觀之 則詩序首一句亦有不可從者也 竊謂讀此詩者但知爲孝子欲慰其母 作詩自責 斯爲得之 更不必論及衛俗之淫亂 庶合詩人忠厚之道 况所謂不安於室 亦可解作貧不能自養 何必以衛之淫風流行 無端而加七子之母以淫亂之罪乎 前說寫訖就靠椅少息 又思及詩中吹彼棘心吹彼棘薪兩句 以棘爲比 當有用意 因檢素冠之詩 有庶見素冠兮棘人變變兮之

語 素冠刺不能三年 居喪稱棘 蓋自周秦至今猶然 此七子之母 殆亦新喪其夫 懼無以自養而不能安 其子乃作是詩以慰之 序有而成其志之語 蓋成其不改適之志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己未 上午十二時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古之聖人 以禮樂治天下 禮之用寄於節文 樂之用寓於詩歌 司馬遷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論語載子曰 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所 得其所者安詩之謂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爲之歌邶鄘衛 爲之

歌王 爲之歌鄭 爲之歌齊 爲之歌豳 爲之歌秦 爲之歌魏 爲之歌唐 爲之歌陳 自鄘以下

無譏焉 又爲之歌小雅 爲之歌大雅 爲之歌頌 此於風雅頌之詩 蓋無不歌之矣 孟子又謂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三百五篇經孔子刪定 至今猶存 而謂之亡者 實樂亡也

春秋以後各國 大抵無解樂歌 詩之存者 徒以供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偶然講學則斷章取義

而已 豈知春秋以前 樂歌之在學校 同於專科 人無有不習樂者 禮少儀云 問大夫之子長幼

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 未能正於樂人 學記云 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

孔穎達疏云 此教詩法 是樂歌也 古人必以能從樂人之事 能安詩 然後爲得詩之用 今詩三

百篇雖存而不入樂無異詩亡矣 宰我欲短三年之喪 而以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爲言 其視禮樂之重如此 殆亦枉尺直尋之意乎 今二千餘年 不知歌詩 禮壞樂崩 何由以平天下 民國近日各等學校 均立唱歌一門 此亦佳事 惜所用樂器 取外洋之鋼絲琴 而非弦歌 所歌詩詞 但取通俗 甚至有鄙俚不堪 或且近於淫褻者 則不唯無益而且有損矣 楨向嘗與學部中人言 謂宜選取詩經 編爲樂歌 其樂器驟難盡改 則姑仍鋼琴 或俗樂所用之絲竹 亦且將就 但取詞嚴則其義自正 編成遍授各等學校 雖蒙學亦特編一種淺近者授之 此事行吾知詩教必盛 昔人稱詩以理性情 必歌詩然後性情可理 匪細故也 先君樂律之學甚深 著有樂律考二卷 志欲興古樂 嘗教楨古人學詩實皆學樂 然楨於樂律則殊所不解 亦可謂不肖矣 唯十餘歲時 以家學所傳 曾作孟子詩亡題制義一通 頗爲同學所傳誦 今輒附記於此 以教吾之子孫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制義

作春秋以維王迹 重有慨於詩亡焉 夫詩何以亡 樂亡也 樂亡而王者之迹不可見矣 能不作春秋以維之乎 且我夫子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 說者謂詩與樂相表裏 正樂 卽所以正詩也 夫使

東周可爲 則樂既正而詩教以明 行之朝廷 頒之邦國 王政其庶幾可復乎 無如用我無人 越兩歲而西狩遂有獲麟之事 不得已見諸著述 將以一王之大法 垂爲百世之常經 此春秋一書所爲維王迹而作也 吾嘗讀詩至鹿鳴以下二十二篇 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 征伐朝聘宴饗之禮 與夫物產陰陽盛衰之理 蓋洋洋乎可以考見王政之大經焉 自厲王盡廢其樂 而四夷交侵 中國遂微 及夫宣王北伐 周道中興 幽王又不能守之 而有犬戎之敗 周室於焉東遷 平桓以下 益無復自振 蓋樂亡而詩亦與之俱亡矣 春秋一書 卽託始於平王之時 是則是 非則非 與先王作樂教民 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者 未嘗不若合符節 凡所謂審樂以知政者 讀春秋而治道亦無不備也 則謂樂雖亡而未亡 王者之迹 雖熄而未熄 無不可也 而或者曰 春秋之爲書 賞罰褒貶 一視乎筆削之權 詩之爲教 美刺貞淫 一託乎歌謠所詠 是以春秋重周正 而匪風先有周道之思 春秋貴朝王 而宛柳早有不朝之刺 則春秋固繼詩而作 似無與於樂矣 豈知民勞板蕩之歌 作於厲王之際 則西周之亂 未嘗無詩 黍離葛藟之什 作於平王之間 則東周之衰 未嘗無詩 而且詩經聖人刪訂 可傳誦於後世 卽可立教於當時 亦復何亡之有 蓋古人詩歌無有不入樂者 聲音之道 其感人也深矣 樂既亡 則詩雖存 而不能得其鼓舞鏗鏘之節

卽無以契乎輿觀羣怨之微 雖謂之詩亡可耳 而春秋之所以亟亟維持之者 固不獨在勞人思婦
一二諷刺之詞已也 吾於是讀春秋 而益以歎古人歌詩 有關於世道人心爲不小也 綜覽二百四
十年間 始而諸侯僭竊 王室遂微 繼而大夫擅權 諸侯亦弱 試使歌江漢之詩 而知釐圭瓚者
必尊王命 初非諸侯所得專 則維邑何有問鼎之譏 河陽何有請隧之事 試使歌常武之什 而知
省徐土者必奉王靈 更非大夫所敢預 則無駭何有入極之舉 武子何有入鄆之書 而且歌天保而
知下之報其上 歌南陔而知子之養其親 又何至亂臣賊子 接踵而起 乃迄於今朝廷未聞舉其樂
有司早已失其傳 徒使一二詩詞 見諸斷簡殘篇 以供學士儒生之記誦 又何怪人倫之日廢
刑政之日苛乎 有王者起 因孔子之作春秋 明乎得失之迹 而以其既正之樂 舉而措之天下
則先王陳詩觀風之意 庶可大明 而孔子之春秋 亦不徒作焉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六度

關雎之時 程子謂爲之者其周公 王應麟謂近世說詩者以爲畢公作 朱子則謂關雎之詩 非民俗
所可言 度是宮闈中所作 楨以爲不特關雎也 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皆可謂爲宮闈
中所作 或后妃自言 或宮闈中人爲之 正亦不必執求其人耳 關雎言后妃之德 已成千古定論

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樂在進賢 故論語稱其樂而不淫 詩中言寤寐求之 至於展轉反側 出自后妃則屬至公 若在君王卿大夫 則男女之別 終不能無嫌 誰諒其爲宮闈中求治理而非淫 欲者乎 中一章寤寐思服 鄭箋云求賢女而不得 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 此爲后妃寫其求 賢之心則誠切耳 若君王求淑女 則亦何以自解 疏謂此詩言文王行化 始於其妻 故用此爲風 教之始 古人無異說也 若謂作者爲周公畢公 則全失其旨 故余深韙朱子之言 而不敢從程王之說也

關雎五章 比而興也 序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 南言自北而南也 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 而不淫其色 哀窈窕 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 首章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言彼摯而有別之王雎 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 我之后妃 幽閒貞靜 實維君子之好匹 夫亦似之 此以關雎比文王后妃之和諧 而窈窕淑女 則實指后妃也 二章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毛傳云 荇接余也 流求也 后妃有關雎之德 乃能共荇菜 備庶物

以事宗廟也 鄭箋云 左右助也 言后妃將共苜菜之菹 必有助而求之者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 楨謂然則左右者 蓋指三夫人九嬪之下 寤寐求之 求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賢女 非求窈窕之淑女也 淑女仍是指后妃也 鄭箋于下章特出賢女 以別於淑女 蓋有意耳 三章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展轉反側 鄭箋云 服事也 求賢女而不得 覺寤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楨謂此言窈窕淑女 求賢女以其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職 左右相助 至於展轉反側 非文王思淑女 不可誣也 四章參差苜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此章言所寤寐以求之者 亦既得之 后妃之左右有人 可以助采參差之苜菜 以備祭祀 后妃遂以同志視之 而琴瑟樂之矣 毛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 鄭箋云同志爲友是也 五章參差苜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此章與四章詞意皆同 采之爲苜之者 有采必有擇也 琴瑟易鐘鼓者 其樂更盛也 此詩自來說者 皆以寤寐求之 爲求窈窕之淑女 既以淑女爲后妃 又以指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賢女 未免混雜不清 今爲分析之 淑女實指后妃 左右則指共事之三夫人九嬪 庶宮闈之等級以明 夫婦之人倫益正 關雎之詩 所以爲經夫婦 成孝敬 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之基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辛酉

上午三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四十四度

葛覃三章賦而興也 首章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此章言 葛之蔓生 移滿於谷中 其葉則萋萋然茂盛也 亦有黃鳥 飛集於叢木 喈喈而鳴 是直賦其景物 次章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 是刈是漙 爲絺爲綌 服之無斃 此言葛之滿於谷中者 葉更莫莫然茂密矣 於是刈取之 漙漙之 緝治之 以爲絺綌之衣 服之無斃焉 是直賦其景物 兼述其事情也 三章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薄汚我私 薄澣我衣 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此章因其所衣絺綌之布 則師氏所目視者 故舉以告于師氏 述其初嫁之時事 詩之詞曰 薄汚我私 薄澣我衣 曷澣曷否 述其衣服之恆有澣濯 因而興起其思親之情 而有歸寧父母之念 但此亦不過寄其孝思 亦非卽歸也 此詩序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 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 服澣濯之衣 尊敬師傅 則可以歸安父母 化天下以婦道也 楨因此序之意 以說此詩 亦似當時情景歷歷如繪 無此序則說之亦有不能達者矣 後儒謂其在父母家一句 若指未嫁之時 則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 若謂詩中先言刈葛 後言歸寧 亦不相合 不知詩由未嫁之前 述至旣嫁之後 數語之中 包括無限情事 此詩之所以不可及 而序亦不容廢也 俗儒固難與言耳

十二月二十五日壬戌 上午四時一刻起寒暑表四十七度

卷耳四章 賦而興也 序云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助君子 求賢審官 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

進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 至於憂勤也 首章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 采采不一采也 頃筐欹筐也 以易盈之器 采之又采 而不能滿 我之心不在采矣

然則我之心何往乎 則懷人耳 懷之之切 且更無心於采 則置之大道之旁 是賦其采采之事而

兼懷人之興也 二章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三章陟彼高岡 我馬玄

黃 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此二三章言所懷之人 方且陟彼崔嵬高岡 其馬亦皆病矣 行

路之苦可知矣 何時功成而反 則不可知 我姑取金罍兕觥 以待設饗燕勞有功之時用之 維以

解我此時之長憂而已 是賦懷人而興起其功成而反之樂也 四章陟彼砠矣 我馬瘠矣 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此言行人之陟彼砠者 不獨馬病 僕亦痡矣 何時而可功成而歸乎 云如之何 唯

有憂之思之嗟嘆而已 是亦賦而兼興也 此詩僅四章章四句 而寫其望遠之懷 行人之苦 慰勞

有功之殷勤 憂來無端 哀樂均感 殆亦歷歷如繪 序云后妃輔助君子 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進

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 至於憂勤 此其志甚可嘉也 後儒顧有謂嗟我懷人 其

言親暱 非后妃所得施於臣下者 楨謂其言出於至公 固無害耳 所懷者爲團體而無專屬 知非私謁之人 疑之者未免迂矣 古臣下有謁其后妃之禮 論語言子見南子 子路不悅 亦不得謂非私謁 孔疏云 私謁是婦人之常態 聖人猶恐不免是也 序謂言后妃之志 未指作者何人 察酌彼金壘之句 毛傳謂人君用黃金壘 則非常人可知 朱子謂后妃所自作 或當然也 論者又謂首章之我 獨爲后妃 後章之我 皆爲使臣 首尾亦覺不相銜應 楨謂我雖施身自謂之詞 然經傳所用 亦有但爲主宰之名 而不必定是自指者 易繫詞上傳注云 造之非我 疏云我謂宰主之名是也 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 辭害志 以意逆志 斯爲得之 又我姑酌彼金壘之酌字 若泥酌酒行觴之稱 則亦不免以文害辭 禮坊記云 上酌民言 鄭注酌猶取也 此之姑酌金壘 姑酌兕觥 皆取字之意 非卽酌酒之謂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癸亥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樛木三章 均是比而兼興 序云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首章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以樛木比后妃 葛藟比衆妾 又以樛木之下曲葛藟得以纏繞之 興起后妃之逮下衆妾得以親附之 更以逮下之后妃得衆妾之親附 興起樂只君子得福祿相從

一層深一層 意旨微遠 故詩可以興也 詩中君子 疏謂文王 朱子則謂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 似於詩義爲長 二三章詞義與首章略同 不必再說 惟葛藟荒之之荒字 朱子從毛訓奄 說文云 奄覆也 葛藟覆於樛木之上 誼自可通 楨更攷說文云 荒蕪也 一曰草掩地也 草掩地爲荒 故樛木爲葛藟所掩謂之荒矣 誼與覆雖亦不甚相遠 而覆爲天覆地載所用 今以喻草 究不如用 許說爲細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子 上午二時一刻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螽斯羽三章 均是比而兼興 首章螽斯羽 詵詵兮 宜爾子孫 振振兮 二章螽斯羽 薨薨兮

宜爾子孫 繩繩兮 三章螽斯羽 緝緝兮 宜爾子孫 蟄蟄兮 以螽斯比子孫 以螽斯之詵詵兮

薨薨兮緝緝兮 興起子孫之振振兮繩繩兮蟄蟄兮 序云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若螽斯 不妒

忌 則子孫衆多也 序意蓋謂人欲如螽斯 唯不妒忌則可 非若螽斯之不妒忌也 螽斯有妒忌否

人安得而知之 鄭箋云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 無不妒忌 維蚣蝮不耳 鄭能知蚣蝮不妒忌 固

無以證之 亦不足信也 毛傳云螽斯蚣蝮也 朱子集解云螽斯蝗屬 一生九十九子 或問云螽卽

春秋所書之螽 切疑斯是語辭 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 則恐螽斯是名 楨謂螽斯蚣蝮蓋卽一聲

之轉 斯不當爲語辭 疑此與春秋所書之螽 或非一物 螽爲蝗屬 食稼害民 人方以爲不祥之物 絕之惟恐不速 豈有以之頌其子孫之理 孔穎達云螽之種類甚多 郝懿行爾雅義疏臚舉三種 又舉所謂土螽者二種 則有五種矣 楨兒時嘗得一種爲玩物 土人呼之蛸蛸 音若襍詐 夜懸之樹上 得吸清露則鳴 其聲甚清可聽 余任江北時 值山東有蝗成災 飛入轄境宿遷界 檄地方官捕之 獻其所捕 驗之則與兒時所玩者大同小異 土人云此類不善鳴 以私意決之 則翅長能飛而不善鳴者螽也 食稼者也 翅短而善鳴者蛸蛸之屬也 不食稼者也 然則螽斯其不食稼之一種乎 其生子之繁 則大抵蟲類皆然 臭蟲一夕可見八代 蒼蠅經八晝 可填滿地球圓經線 皆流俗相傳之說 則螽斯可想而知矣 螽斯羽以羽稱之者 正以其鳴之時非美其能飛也 此蟲鳴時必鼓其兩羽 或開或翕 與蟬無異 余曾親見之 足舉以證詩 說說兮毛傳謂衆多也 當非望文爲說 薨薨兮則不必又訓衆多 蓋言其聲也 揖揖兮則毛傳訓會集亦甚合 侯世屏謂振振奮發 壯盛意 繩繩胎息不絕意 蟄蟄無盡藏意 亦均可取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上午五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桃夭三章比而賦也

首章桃之天天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二三章詞旨並同

皆以桃

天比之子 一章見其華灼灼然盛 二章見其實蕪然而碩 三章則綠葉成陰子滿枝矣 序言桃天后妃之所致 劉瑾通釋駁其非是 楨謂此必周南之國 以桃夭爲婚姻之時 男女以正 國無繆民安得不紀其實 周南固以寫后妃風化爲事 故序以爲后妃所致耳 不可厚非也 序有不妒忌三字 尤爲劉氏訾議 其實不妒忌者言其心德純正 贊成此事 若妒忌之人有已無人 亦復何能解此 其後周官著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之制 卽本諸此 所以爲風化之始也

兔置三章 皆賦而兼興也 首章肅肅兔置 楛之丁丁 趕趕武人 公侯干城 兔置所以捕兔 肅肅稱其嚴整 楛之言楛其杙以布其置 有聲丁丁然也 二章詞義略同 言此置施於中逵九達之道 兔所往來之地也 三章則言施於中林 兔所伏藏之處 當事者見此置布置之周密 因以興起其防寇戡亂之心 言安得似此之趕趕武夫 爲我公侯之干城 爲我公侯之仇逮 爲我公侯之腹心乎 亦是聞鼓鼙而思將帥之意耳 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 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 此似按之詩旨未爲切合 然因見兔置而興起戡亂之心 更因以興起爲政求賢治國之道 序之意豈不亦深遠哉 毛鄭朱之說 就置兔之人爲言 似有未協 余之爲此參以大田元貞之見也

采芣三章 首曰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次曰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 采采芣

苜 薄言擗之 三曰采采芣苢 薄言桔之 采采芣苢 薄言櫛之 皆直陳其事 是賦而無比 亦無興 而興則在言外也 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 首章言始往采之 有之則既采之後之稱 所謂自無而有爲有也 二章言采時之態 或掇拾之 或擗取之 卒章言采有之後 收藏於衣襟而執之 執衽曰結 扱衽曰櫛也 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和平蓋有國家太平之意 后妃之美在化行南國 而此則非專指后妃之和平也 正義曰 若天下亂離 兵役不息 則我躬不閱 於此之時豈思子也 今天下和平 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毛傳芣苢馬鳥 馬鳥車前也 宜懷妊焉 楨謂此詩但寫婦女羣采芣苢 各有自得之樂 而太平之景象 如在目前 所謂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也 余八兄季同善繪事 往嘗求其繪爲一圖 羣姝拾翠 嬉笑無猜 殊有天游之樂 今不知此圖何往 而所謂太平景象 亦渺不可見 思之能不傷心 近日上海風俗 競言制育 售制育之藥者 明登報章 殆亦以天下亂離 婦人不樂有子乎 歐戰之後 各國皆患婦女多而丁男少 有提倡多妻之說 望其多男者 中國則否 亦可以觀世變矣

十二月二十九日丙寅 上午四時五十分起 寒暑表五十四度

漢廣三章 比而兼興亦有賦也 首章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 不

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此以喬木比游女 以喬木之不可休息 比游女之不可求 又以漢

之廣不可潛行而往 江之永不可乘洑而濟 興起游女之貞潔 不可犯禮而求 是比而兼興也 思

皆語辭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本亦作思 楨謂休本有息義 禮月令百工休是也 不必作休息始爲息

也 作思則全詩皆一律 似較長 二章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言喬木之外

亦有錯薪 翹翹然高不可攀也 吾欲取其楚楚者 之子其于歸乎 吾且爲之秣其馬以迎之 此

是以楚比其衆女 而于歸秣馬皆賦其事也 然漢之廣終是不可泳 江之永終是不可方 亦不可求

而得之也 三章與二章同意 措詞亦略同 唯楚改爲萋 馬改爲駒 則每下愈况矣 然最高者固

不可干求 卽不得已而思其次亦不可也 漢之廣 江之永 依然不可泳 不可方也 蓋不問高下

貴賤貧富 皆不可以非禮干而已 然則如何然後于歸乎 曰未有媒灼之言 父母之命 六禮未備

終是淫奔 序云 廣漢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 被於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無思犯禮 求

而不可得也 文王之化 固有如是者 此廣漢之詩指漢之廣 序中德廣所及則謂德之廣 言各有

當也 劉氏通釋乃斥序爲謬誤 亦固矣哉

汝墳三章 賦而兼興也 序云 汝墳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 行乎汝墳之國 婦人能閔其君子 猶

勉之以正也 首章遵彼汝墳 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此言大夫之妻 身自循彼汝水之側 伐其條枚枚幹之薪 是賦也 伐薪非婦人事 以是興起已之君子 處勤勞之職 亦非其事 我則以不見君子而爲此事 誠有惄然如朝飢之思食 是賦而兼興也 次章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肄者斬而復生之薪也 既斬復生 則已逾歲矣 所思之君子 亦既見之矣 以我之不忘君子 知君子之不棄我也 是亦賦而兼興也 三章魴魚鱣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以魚勞尾赤 興起王室多難 然所謂王室 雖則如燬 我之父母則固甚近 終必有以拯我也 是亦賦而兼興也 朱子謂父母指文王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故汝墳之人 猶以文王之命 供紂之役 其家人見其勤苦而爲是詩 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 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三章詞旨皆同 首章麟之趾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次章麟之定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三章麟之角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蓋以麟比公子公姓公族 振振傳云信厚 于嗟歎美之辭 歎美麟卽以歎美公子也 是比而兼興也 詩中或稱趾 或稱定 或稱角 舉一端以概全體 不必分析趾如何 定如何 角如何也 陸璣疏云 麟麇身 牛尾 馬足 黃色 圓蹄 一角 角端有肉

音中鐘呂 行中規矩 游必擇地 詳而後處 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 不羣居 不侶行 不入陷
窄 不罹網羅 王者至仁則出 此物世不恆見 姑采陸說以曉學者 余固甚盼世人皆如此麟也

序云 麟之趾關雉之應也 關雉之化行 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 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時 殆指麟見於世之時 非作詩之時真見此麟耳

以上周南之國十一篇 趕除夕前說訖 年事迫人 憂心如擣 而猶爲此不哀 欲假以自遣耳 詩
云風雨如晦 鷄鳴不止 亦獨何心 而爲此人所不講之務哉

丙寅下半年日記刊誤表

四頁二行第五字掣誤擊

六頁十一行第三十二本字下奪文字

十二頁五行第二十九字自誤白

十四頁二行第二十字似誤以

十八頁四行第一二字刊之誤之刊

二十一頁十二行第十二字記衍又第十三字原誤源

二十二頁二行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字乘方誤方乘

三十八頁十三行二十七字柏誤拍

四十四頁三行第二十五字謂誤爲

四十五頁一行第二十七字苦誤若

五十四頁十行第三十五字猶誤獨

五十五頁十行第十四字老誤者

六十頁八行第三十四字致誤政

七十二頁六行第一字申誤中

七十三頁四行第三十字下奪之字

八十八頁七行第二十四字數誤數

九十五頁十行第二十六字別誤值

一百零三頁八行第三十二字入誤人

一百十頁七行第十四字人誤入

一百一十一頁九行第三字榻誤楊

一百一十五頁十行第四陽字誤助

一百三十六頁十二行第二十八字共誤其

一百四十一頁二行第十六字仲下奪子字

一百五十七頁十二行第二字機誤繼

一百五十八頁八行第二十二字未誤朱

一百五十九頁九行第十二字第三十七字毋均誤母

一百六十六頁十行第六字尼誤尼

是
文
卷
之
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727B

16/1/20

上海图书馆

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下半年日記全部壹冊

著述者

番禺徐紹楨

校對者

龍巖陳政平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